

省委班子（1）

从瀚林书记办公室出来，普天成心情沉重，短短二十分钟的谈话，让他心里起了好几道波澜，身上也有了汗。时值五月，海东的天气有点燥热，南北相间的气候，热来得早，俗话说五月热，六月闷，七月八月不出门。但瀚林书记的办公室是装着空调的，让人出汗还是少有的事。

普天成努力将这份沉重压在心底，没事的，真的没事，一切都会过去。他这么安慰着自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往楼下去。

普天成的办公室在八楼，瀚林书记在十二楼。从八楼到十二楼，可以乘电梯，也可以不乘，平时普天成都选择不乘，他习惯走楼梯上去。走楼梯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乘机看看，超然副书记还有部委的同志们在做什么，大家平日都说忙，忙得吃饭时间也没有，但普天成总认为，这忙至少有一半是做出来的，是说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的，真要是忙到吃饭时间也没有，海东的工作就不是现在这样。但这些话是不能说的，只能藏在心里，有时心里也不能藏。他这个秘书长，心里藏的东西本来就多，再要把不该藏的藏进来，那是会出问题的。不过观察还是必需的，不随时随刻掌握其他同志及主要部委的工作情况，

他不能算是称职。这些，是他在政府做秘书长时养下的习惯，虽说因此开罪了不少人，但在主要领导那里，他始终是称职的，这也是瀚林书记力排众议将他放在省委秘书长这个位子上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好处，普天成可以借这个机会思考。

普天成平时太忙了，他的忙是真忙，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演戏给谁看，秘书长这个位子不容许演戏。这么说吧，只要一进办公室，这个批示那个文件，就把他绑架了，想动一下身子都没空。还有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每一个都要他亲自接，电话里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大到全省的方针政策，小到某位领导家里的保姆从哪找，他都得一一作答。有些问题实在回答不了，他会记下来，该请示哪位领导，他得在规定的时间内请示到。光请示还不行，还要把领导的指示批转下去，有些用文件批转，有些在电话里批转，文件和电话都不能批转的，他要把相关人员约在某个地方，认认真真跟人家谈上一次。一次贯彻不好，得两次，两次贯彻不好，得多次。总之，他要把领导的指示不打折扣地传递下去，还要负责落实。如今传达指示容易，难的是落实。下面这些部门，你稍一放松，它就偷懒，或者打折扣。一个人打不要紧，如果一级一级打下去，事情就很麻烦了，走样不说，还会给你办得不伦不类。省委调整班子前，前省委书记吴玉浩通过秘书长郭顺安给他交代过一件事，广怀市下面有个副县长，是吴玉浩妻子的远方表侄，这人以前从没找过吴玉浩，听说中央要调整海东省的班子，

吴玉浩很可能要调走，于是他费了不少力气，终于找到了吴玉浩家里。如果是以前，吴玉浩也不可能为一个副县长说话，但这次他真要调走了，就想在海东留下些什么，于是就让秘书长郭顺安跟广怀方面打个招呼，把这件事办了。郭顺安那段时间太忙，海东调整班子，搞得省委、省府两个大院人心惶惶，谁都在找自己下一步的位置。郭顺安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连任省委秘书长，到外省去希望更是渺茫，一门心思就在人大和政协寻找自己的位置，实在抽不出精力去办吴玉浩交代的这件事。再说郭顺安也把这事当成了小事，没怎么在意，正好普天成那段时间在广怀，陪瀚林同志督查广怀的非公经济发展。郭顺安就在电话里将这事托付给了普天成。省委、省府两个秘书长互相之间托付事情，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反正两人都是为领导服务的，一个服务不过来，找另一个帮忙，很正常。普天成欣然答应，并按照郭顺安在电话里说的，如此这般跟广怀的领导明示了。可是两个月后，原书记吴玉浩离开海东，到中央任职，临行前特意将普天成叫去，先是感谢一番，说他办事认真，有一丝不苟的精神。夸奖之词比平常多了几倍，听得普天成脸红，很不自在。正要谦虚，吴玉浩话头一转，带着批评的口吻道：“天成啊，你在政府秘书长位子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两年时间了吧，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有分寸的同志，没想到，这一次，你把大家的分寸都丢了。”普天成一头雾水，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又不好明问，只能弓着身子不断地做检讨。做到最后，吴玉浩不耐烦了，摆摆手道：“行了天成，我也没有怪罪你的意思，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以后办事，稳妥点，千万别把一件小事办成大事，这

样不好，对大家都不好。”

这是吴玉浩当书记三年来第一次批评他，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二天，吴玉浩就要离开海东，到中央某部委任职了。这批评普天成挨得很不舒服，也觉得憋屈。等吴玉浩走后，他调查清事情的原委，才知道吴玉浩批评得一点不过分，该批。你猜怎么了，那位副县长托吴玉浩，是想为自己大学毕业两年的女儿安排工作，他在广怀能力有限，女儿想进市建设银行，他努力了半年都没努力成功，迫不得已，才求到吴玉浩门上。普天成也确实是这样跟广怀方面叮嘱的，让他们跟银行通融一下，能办就给办了。没想广怀方面大显神通，不但让副县长女儿进了银行，还把副县长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将他从临安县调到岭南县，从副县长一步到位提拔为县委书记。

这样的破格提拔，在政界是很少有的，所以吴玉浩听了，也感到震惊。当然，这事不叫打折扣，叫什么呢，普天成也想不出一个好词。

有了这样的教训，普天成就变得格外小心。他跟着宋瀚林从省府挪到省委，虽说还是秘书长，但手中的权力还有肩上的担子，明显比以前大得多、重得多了，如果再犯类似愚蠢的错误，他就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省委班子（2）

要想不出错，唯一的办法就是事必躬亲，特别是眼下这关键时期，大小事都不能马虎。马虎出人命，这是对法官说的，对普天成，则是马虎出大乱。大乱其实不比人命差多少，有时候，更严重呢。这样一来，本就忙得不可开交的普天成就更忙了，几乎没有时间去揣摩领导的心思，更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秘书长必须思考的问题。走楼梯给了他机会。普天成走楼梯有两种情况，一是领导叫他，二是他有重要工作向领导当面汇报。不管哪种情况，他都是要见领导的，而且这时候的领导不再是一个泛义词，他成了具体的某个人，比如瀚林书记，比如超然副书记。这样，他复杂的脑子一下就简单了，他可以把其他事暂时从脑子里请出去，专心致志去想这个领导。他叫我什么事？如果他问起某件事某个人来，我该怎么应答？有时候领导们或许什么也不问，就把他叫去，随便聊上几句，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这种时候就更要小心，越是不谈事情的时候，就越是有大事要发生的时候。

这一天普天成却破例进了电梯。还好，电梯里没人，普天成摁了一下“8”，长长出了口气，跟瀚林书记谈话的内容又冒了出来。普天成刚要思考，电梯停了，进来两个人。普天成赶忙调整一下表情，就听原孙涛书记的秘书秦怀舟问他：“秘书长好。”普天成冲秦怀舟微微一笑，算是打过招呼。后面紧跟着进来的，是人大副主任郭顺安。这两人怎么在一起？普天成皱了下眉，冲郭顺安道：“一大早就上这边来，有事？”郭顺安表情木然地说了一声：“有事。”然后就盯着电梯

里那幅张贴画。那张贴画是普天成担任省委秘书长后通知办公厅后勤处贴上去的，上面是修改过的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五要五不要。郭顺安当秘书长时没贴这个，贴的是电信部门的广告，普天成认为省委办公大楼电梯内贴广告不妥，跟副秘书长李源交换了下意见，就把新印制的张贴画贴了上去。

郭顺安一定是才注意到，要不然，神情不会那么专注。郭顺安不理普天成，普天成也不好硬理人家，目光扫向秦怀舟。秦怀舟大约没想到会在电梯里碰上普天成，显出几分尴尬，脸上是想笑不敢笑的那种表情。普天成理解地扭过目光，心里再一次问，这两人怎么会在一起？

电梯很快到了八楼，普天成如释重负地出口气，冲郭顺安点点头，也没说什么，挺着腰杆走了出来。

秘书曹小安说，刚才吉东市委副书记马效林来过电话。普天成哦了一声，没问什么事，问了曹小安也不会知道，没有人会跟领导秘书谈具体事，最多问一声领导去了哪儿，什么时候有空，等等。普天成分神的空，曹小安又拿来一份文件，说是政府那边刚拿来的，急件，要他今天就给个意见。普天成再次哦了一声。曹小安从普天成的语气里觉出了什么，默站了一小会儿，给普天成的杯子续满水，轻轻出去了。普天成听见了一声锁门的声音，他知道曹小安为他锁上了门。

瀚林书记的谈话就在这时候冒出来，普天成软倒在老板椅上，感到口干，舌也燥，想喝水，拿起杯子，却喝不下去。他刚把杯子放下，板桌上的电话响了。普天成没有急着拿起，等了一会儿，铃声仍然不断，这才拿起话筒，不紧不慢问了声：“哪位？”

电话那头迅速传来马效林的声音。

普天成咳嗽了一声，“是效林啊，刚才是不是打过一次了？”

马效林嗯了一声，声音不大正常地说：“秘书长，说话方便不？”普天成下意识地朝门望了一眼，道：“方便，你讲吧。”

“最近他们又在活动。”马效林的声音有点变形，听上去像是被什么吓住了。普天成不满地摇了下头，又听马效林道：“挑头的还是那几个人，不过……”马效林顿了一下，又道：“姓徐的这次好像在暗中支持。”

普天成本不想打断马效林，一听他又用姓徐的三个字，恼怒地提醒一声：“什么姓徐的，他叫徐兆虎！”

“秘书长您别生气，我也是一时激动。对了，昨天我还见徐兆虎

跟王成化他们一起吃饭，这事，您要早着手啊。”

马效林说完这句，就等普天成做指示。普天成拿着话筒，一时不知说啥。他脑子里涌出很多张脸，有些是曾经很熟悉、很亲切的面孔，有些虽然不亲切，但也不能算是敌人。除王化忠跟李国安几个，普天成自觉都对得起他们，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冲他下黑手，要置他于死地？

普天成最后什么也没说，略带几分黯然地挂了电话。

然后，他就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失神起来。

省委班子（3）

刚才瀚林书记找他，也是这件事，王化忠他们把举报信写到了省纪委，纪委化向明书记又把信转到了瀚林书记手里。瀚林书记说：“如果我没记错，这是第五封了。天成啊，你怎么搞的？”瀚林书记很少用这种责备的口气跟他说话，自从瀚林书记把他从吉东调进省政府，他们之间便有了一种新的默契，关系也比以前更进了一步。如果说以前他只是瀚林书记跑在最前面的一条腿，帮瀚林书记征战沙场，平定天下，现在他就成了瀚林书记的另一个大脑。在省府两年，他的智慧和谋略发挥到了极致，靠着这些智慧和谋略，瀚林书记创下了一个又

一个佳绩。在是非面前，他的镇定与果断又成了一把剑，帮瀚林书记扫清一个又一个障碍，最终宋瀚林以骄人的政绩和无人可争的绝对优势，顺利地到了省委，做上了江东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他跟瀚林书记的默契，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瀚林书记由单纯的欣赏他、器重他变成依赖他。前几次王化忠他们的举报信，都是瀚林书记强行压掉的，当然，已经离任的吴玉浩书记也起了不少作用。总体来说，吉东那边的风波能平息下去，跟两位主要领导的关心和保护分不开。可是谁知，本来已经灭了的火，最近突然又死灰复燃，而且大有燎原下去之态势。

“控制不好，是会出乱子的！”这是瀚林书记刚才跟他说的话。但是怎么控制，由谁来控制，瀚林书记没有说，也不会说，普天成就得费心费力去揣摩、去思考了。

普天成起身，来到那尊陶器前。

省委秘书长普天成有一件陶器，就摆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书架上，马恩列斯毛选集下面。此陶器形状酷似不倒翁，下部面积较大，重心偏低，上部为弯月型，宛若妙龄女子的手臂，婀娜升起，托起一球状物。球状物酷似古时男人头顶之发冠，也有说其形状更似男人生殖器之顶部。总之，是让人浮想联翩的那么一个物件。这物件是普天成在龟山县做县长时得到的。那时普天成年轻，四十岁不到，是省里少有

的青壮派之一。一日，龟山发大水，洪水肆虐，卷走房屋无数，牛羊数千只，山民被迫退缩到龟山山腰处，普天成在一个名叫白云观的道观里设起了临时指挥部，指挥干部群众抗洪救灾。那场洪水持续了整整半月，交通中断，通信设施全部被摧毁，他们就像困在孤岛上的战士。所幸，因他指挥得当，那场洪水只卷走了两名抢险干部的生命，山民无一受伤。事后，普天成受到重奖，官升一级，被提拔为龟山县委书记。又是半年后，普天成忽然想到白云观去看看，顺便想跟道长妙山真人商量一下，县里想拿出一笔钱，重修白云观。哪知到了龟山，白云观依旧，只是不见妙山真人。问观内道人，皆说十日前踏云而去，不知何时回来。普天成站在观前那棵参天大树下，望着曾经被洪水包围的龟山县城，发了一阵感慨。正欲下山，一小道人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黑木匣子，双手捧给普天成，说真人离开时，曾嘱托他，农历腊月十三若有贵人来观，必送此物。小道人还说，此物乃白云观镇观之宝，据说在道家手中传了已有八百多年。普天成听了好奇，当着小道人的面，打开黑木匣子。掀开层层叠叠的包裹，一缕青烟从双手间飘出，随后，普天成看到了陶器。

此陶器为青釉色调中最古朴的一种，素称“秘色”。普天成捧着这件形状怪异结实笨拙的陶器，看着它青中发灰的颜色，脑子里忽然记起《高斋漫录》里的一句话来：“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造，为供奉物，臣庶不得用，故曰秘色。”

普天成虽不爱收藏，对古董也没啥兴趣，但凭白无故得到这么一件宝物，还是十分珍爱。况且小道长随后又说，妙山真人还有句话留给他：世间之理，皆在陶中，坚守本色，扶摇直上。

普天成一路带着这陶器，也带着妙山真人这话，从龟山干到了海州，由当初的县长，干到了现在的省委秘书长。真可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因其独特的从政理念和老到的官场艺术，在海东官场中享有“官场教父”之美称。不少人以为，当年妙山真人因为一场洪水，窥到了天机，早就料到普天成会出人头地，才将那宝物馈赠于他。也有人说，普天成沾了“不倒翁”的光，他一路能逢凶化吉，一定是冥冥中有无形之手在保护他。普天成对此始终保持缄默，不过他对这件宝物的爱惜程度，却超乎人们的想象。每次升官换地方，别的都可以不带，独独这陶，他定是像请神一样要请来。有人信誓旦旦说，普天成每日都像拜佛那样，虔诚地拜陶三次。还有人说，普天成每每遇到苦恼或解不开的疙瘩，就跟陶请示，陶能让他走出迷津，化凶为吉。对陶器颇有研究的省委副书记马超然一开始也觉得这陶神奇，因为他压根儿没想到普天成会来到省委，还做起了省委大管家。后来他到普天成办公室，刻意对那件酷似“不倒翁”的陶器研究半天，最后忍不住捧腹大笑。

马超然说，这陶虽是古董，实际上却是古时缠足女子的专用溺器。旧时缠足幼女双脚疼痛难忍，不能下地，白天有家人搀扶，夜间小便

只有用这种溺器了。类似的器皿，在性文化博物馆中就有。

普天成听了并不生气，早在马超然鉴定之前，他就将陶器带到北京，请一专家鉴定过。专家大惊，说此物价值连城，这件陶器是唐代瓯窑青瓷釉的代表作，宫廷所用，是皇太子花重金买来送给皇父的，意在祝愿皇父的江山永远不倒。专家又说，这物一直在达官贵人中间流传，清乾隆时，被和珅妻子、宰相相英廉的孙女意外得到，带进了和府。和珅非常喜爱，摆在床头夜夜把玩。至于和珅死后，此宝物怎么又到了民间，又怎么被道人所得，专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不过他再三叮嘱普天成，但凡稀世珍宝，必是祸福各半，要普天成善待此物，最好将它交到国家博物馆去。

因为没有第二人知道，普天成便将专家的话藏了起来，表面上他故意信着马超然的话，别人问起便说，一件尿壶，不值钱的，之所以摆在那里，是它跟了他多年，有了感情而已。别人听了，也就一笑了之，并不认为普天成真就拥有一件宝物。

普天成自己，却是将它视为神物的，且不说它给自己带来那么多好运，单是这物的颜色，还有它的象征意义，就够他琢磨一辈子。

此物色泛灰蓝，釉面无光，最不引人注目，却最耐时间考验。

省委班子（4）

想想看，官员脸上哪个没有这样的色彩？

陈旧而不耀眼，古朴而不张扬，老成持重，四平八稳，虽左右摇摆却不失中心。头颅高昂，预示着要想戴红顶子，就得伸头去要，去争；大肚稳重地放在地上，意味着要想做得稳，还得根基深。无论色调还是造型，都蕴藏着官场大智慧。

普天成静静盯住那陶器，像是盯住某个遥远的地方。这已成了他的习惯，每每遇到棘手的事，脑子里一时没了主意，普天成就会盯住那陶器。仿佛，那陶器会提醒他，给他暗示，给他智慧，给他渡过难关的办法……

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省政府秘书长于川庆打来电话。于川庆跟普天成是老关系，老朋友。普天成在吉东市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于川庆是另一个市的市长，两人的交情自那时开始，后来又因普天成顺利做上了海东省政府秘书长，成了省府领导，这份友谊便日渐加深。这次中央调整海东班子，原省长宋瀚林接替吴玉浩，出任海东省委书记，原省委常委、海州市委书记路波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路波放弃若干热门人选，最后还是把自己的老部下、老搭档、海州市常务副市长于川庆带进了省政府，做起了政府那边的总管。这样，普天成跟于川

庆，又由朋友变成了搭档。

“领导忙啥呢，刚才我让小丁拿过去一份文件，请领导牺牲一下时间，抓紧看看，这边催呢。”于川庆说。

普天成对着话筒呵呵了两声，“还能忙啥，你忙啥我就忙啥呗。文件小安跟我说了，马上就看。”

于川庆知道普天成忙，也不敢多打扰，打这个电话，一方面是礼节，另一方面，也有提醒的意思，他怕普天成一忙，把事情耽搁了。省长路波催得紧，这文件本周就要发下去。临挂电话，他又说：“有些日子没一起坐了，这周如果有空，聚聚？”

普天成依旧呵呵了两声，“周末再定吧，现在说了不顶用。”

挂了电话，普天成拿过材料，十分投入地看起来。普天成有一种过人的本领，不管遇了啥事，有多严重，只要回到工作中，立马就能定下神来。于川庆就羡慕普天成这个本事，说他定力好，排除障碍的能力更好。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于川庆身上，于川庆是没有定力坐下来看材料的。

材料其实也不是多紧，省政府要在全省政府机关开展作风纪律整治活动。前段时间，也就是路波省长还没上任之前，省政府发生了一起可怕事件，省统计局一位副局长带着三名下属还有自己的小情人，到某风景区游玩，中间下属喝醉了酒，跟景区工作人员发生口角，副局长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出手打了景区工作人员一巴掌。这一巴掌正好让到景区拍摄照片的一位摄影师拍到，凑巧的是，摄影师是一位老纪检，又是省政协委员。副局长发现后，强行要摄影师删掉照片，摄影师不从，双方差点再次发生冲突，幸亏景区管委会领导赶到，才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摄影师把照片还有事件全过程贴在了网上，引发了一场网络大战，有网友把此起事件称为“巴掌门”，更有好事者采用人肉搜索的办法，将副局长多年来的一些不良行为全都贴到网上，其中就有他多次在上班时间去小情人开的酒吧聚众赌博的违纪事实。“巴掌门”事件让政府蒙了羞，也让海东的形象在网友面前一落千丈，如今事件虽说过去了，副局长连同几名下属都得到了处理，但后遗症仍在。省政府决定借此事件，在政府各工作部门及直属机构开展一次作风纪律整治活动，仔细检查省政府机关作风中的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顿，从而建立起机关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同样的活动省委这边已先行一步，文件是上个月下发的，工作也开展了不少。政府所以慢了半拍，是上个月路波省长到中央党校参加一个短训班，其他领导一时又拿不定主意，路波省长回来后很生气，听说已在政府几次会上点名批评了两名副省长，特别是他学习期间主持政府工作的常务副省长周国平。

普天成很快就把文件看完了，这样的文件一般不会有啥问题，要开展的活动是在常委会上早就定下的，具体实施内容也经几次讨论，加上省委这边又在先，有范本可以参考，政府那帮笔杆子如果连这么一份文件都起草不好，笔杆子这碗饭就白吃了。普天成只加了两个字，原文件有段话是这么写的，围绕促进科学发展和建设中部强省的工作大局，如何如何，他在强省前面加了“大省”两个字，将原来单纯的强省改为大省、强省，让文件的高度一下就上升了不少。普天成很有成就感地盯了一会儿那两个字，然后抓起电话，要打给于川庆。号拨一半，他突然停下，想了那么一会儿，拿起文件，就朝楼上走去。

省委班子（5）

普天成这一次没乘电梯，他习惯性地走了楼梯。副书记马超然办公室是在十楼，普天成想让超然副书记再为文件把把关，虽说这是政府的事，但也是海东省的事。超然副书记本身就是秘书出身，他对省委、政府两边的文件和材料要求很严，经常亲自动手，为文件润色和把关。普天成敲门进去时，超然书记正在发短信，看到普天成，把写了一半的短信废了，手机合上，问：“秘书长有事？”

普天成就把自己来的意思说了，双手顺势将文件呈给马超然。马超然说：“行啊天成，两边的心你都操到了。”普天成客气了一下，道：

“川庆让我把把关，我哪有那个水平，就想请马书记过过目，毕竟这事是常委会上定的，马虎不得。”马超然嘴里说着“好的，好的”，接过文件，放桌子边，眼睛却盯在普天成脸上。他的目光有些怪味，普天成被他看得很不自在。这中间普天成就看到一样东西，一个刚刚打开的手机包装盒，三星牌的。普天成猛就联想到前面电梯里看到的秦怀舟，秦怀舟的妻子在电信部门工作，担任市场推广部的副总经理。普天成下意识地瞅了一眼桌上的手机，是部新的，三星，高端产品，价格应该在一万以上。

马超然注意到了普天成的目光，并没回避，而是意味深长地又盯了他几秒钟，道：“天成啊，最近怎么气色不好，可别太累了，注意身体。”

普天成的脸就阴了，马超然这句话，还有说话时的表情，让他忽就意识到什么。他硬挤出一丝笑：“最近身体是不大对劲，马书记您先看，我就不打扰了。”

马超然也不挽留，只道：“天成，别把自己累着了，工作要大家干，我看你下面那些人闲的，就你一人在忙。文件我马上看，过会儿你让小曹来拿。”

普天成又说了句：“谢谢，辛苦书记了。”然后就告辞出来。

普天成再次回到办公室，感觉就跟前面完全不同。前面从瀚林书记那儿回来，他是怕，是怵，是被一股莫名的不祥笼罩；这次，心里就怪怪的，好像生出一些不该生出的东西。

普天成自信，他脸上是绝无半点不好气色的，不管多大风浪，他心里都装得下，也必须装下，不会也不能挂到脸上。官场风雨二十多年，他也算是久经考验了的干部，要不然，别人不会送他“官场教父”这个雅号。普天成明白，马超然这样说，是故意，带着挖苦的意味，这就是人跟人的不同。海东班子中，要说普天成树了敌，那也只能是超然书记。这跟他无关，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结局一开始就摆在了那里，由不得你选择。正职跟副职是天生的对手，这在官场已成铁的定律。你一心一意跟着正职，在副职眼里，自然就成了敌人。他们是拿你当“帮凶”的，而不是别人眼里神圣的“幕僚”。你尽管对他们也毕恭毕敬，从不抱什么阴暗的目的，但仍不能阻挡他们把你划到敌对的那一面去。普天成已习惯了这种划分，事实上你想做所有人的朋友，那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傻到放弃跟正职的良好关系，而刻意去跟副职套近乎。谁能舍本求末呢？

普天成不明白的是，马超然从哪得知的消息？没有消息，马超然不会把幸灾乐祸写在脸上，他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明里暗里，总在做着手脚。宋瀚林曾形象地讽刺过他，说他像一只跳蚤，就怕同仁不

出事，同仁出事，他比自己升官还高兴，忍不住就要跳起来。普天成脑子里反复闪现着马超然刚才说话时的表情，闪着闪着，忽然明白了。墨彬，一定是墨彬跟马超然说了什么，马超然后面那句话，明显是替副秘书长墨彬说的。墨彬是马超然书记的专职秘书长，上届就是，他跟马超然的关系，众人皆知。最近墨彬突然表现得跟普天成不太配合，时不时还要闹闹情绪，故意给普天成制造点麻烦。

所有这一切，都跟来自吉东的检举信有关。

也许，他又要面临一次人生大风暴了。

省委班子（6）

晚上十点，吉东市委副书记马效林来了。普天成下午有应酬，中央文明办来了几个人，调研海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本来由省委常委、宣传部叶部长陪就行了，临吃饭前，叶部长的秘书给曹小安打电话，让曹小安请示一下普天成，能不能一同陪陪中央来的领导。按常规，这种电话是不能打的，中央来检查团，省上由谁汇报工作，由谁陪同参观，都是事先定好的，包括一日三餐，具体由哪些人陪同吃饭，在哪里吃，吃的规格与档次等，都有规矩。但叶部长让秘书打了，就证明他想让普天成也去。普天成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人家好心请你，不能不赏脸，况且，叶部长是京派干部，以前在团中央工作。对京派干

部，普天成向来是尊重而又敬畏的，他跟叶部长虽然都是省委常委，但人家排名在前，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常委是为叶部长这些常委服务的。下午的招待宴安排在后海山庄十二号小楼，级别很高，菜的档次是按接待正部级领导的标准定的，酒是茅台特供酒，烟是海东地产烟中档次最高的“海东”至尊，一条五千多哩。可惜文明办的领导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就少了敬酒的麻烦。吃饭多了，你才发现，敬酒是件很麻烦的事，有时候客人未必想喝，但只要酒摆在那里，你就得敬，敬来敬去，不想喝的人也给喝多了；有时客人想喝，而你又实在喝不下，你还得豁出命来喝。这还算是好，伤胃不伤工作。要是敬酒过程中弄不好出个啥疏漏，哪怕是极细微的，那也会伤及到整个工作，有时还会连累你个人的前程。普天成吃过这方面的亏。他在吉东当市长时，就因敬酒过程中不慎把酒杯打翻了，酒溅到了副省长衣服上。副省长当时没说什么，很热情地跟他碰了杯。但是不久之后，他便听说副省长对他有了意见，意思是他狂傲自大，缺乏谦虚精神。那年的考评有两项工作吉东在全省垫了底，两项都是这位副省长分管的。普天成从市政府挪到市委的时间，也因此延长了一年半。一年半时间，对一般人兴许不算什么，但对官员来说，却是致命的，因为你的黄金档期就那么几年，错过一次机会，有时一生就没了。

调研组组长是中宣部一位巡视员，副部级，此人不爱说话，他不说话，其他人也不敢说，饭吃得就有些闷。叶部长倒是想搞活一下气氛，几次提议开瓶红酒，助助兴，那位顽固的老头儿就是不表态，害

得他下面一位司长直冲叶部长和普天成吐舌头。老头儿很快吃完走了，那位司长不想散去，叶部长给普天成使个眼色，他陪老头儿回了宾馆，让普天成留下继续陪其他同志。这时候气氛才活跃起来，但酒终还是没喝，司长胆子再大，也不敢犯这个戒，不过段子倒是讲了一大桌。普天成没想到，表面斯文说话文绉绉的司长讲起段子来，却是既经典又好笑，普天成甘拜下风。后来他才得知，司长原来是位诗人，为了仕途，忍痛把诗割舍了，大约是激情没处施展，只好发挥在段子上。

陪完客人，打算回家时，叶部长说了一句让普天成感动的话：“谢谢你啊秘书长，我最近肝脏不好，一滴酒都不能沾，真怕他们拿酒对付我，你一来，我就彻底放心了。”

普天成本来想说肝脏不好就抓紧去医院，耽搁不得的，话一出口却成了：“都说我们腐败，哪知道我们的苦啊。行，以后你那边有应酬，只管吭声，我这百八十斤，还扛得住。”

领导们最忌讳的就是“医院”两个字，普天成差点又犯下大错。

马效林说，他是下班后才从吉东出发的，有人盯得紧，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普天成眉头皱了皱，说：“有那个必要么，你是党的书记，不是交通员。”马效林说：“这我知道，但眼下情况不一样，还是谨慎点好。”普天成的眉头皱得越发紧了，他期望的马效林不是这样，以

前的马效林也不是这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效林并没在意普天成的表情，还以为普天成是为检举信的事犯愁，理了理思路，说：“从目前状况看，他们还是想为民工事件翻案，特别是王化忠，嚷嚷得最厉害。”王化忠是原吉东市委副书记，跟普天成搭过班子。普天成担任吉东市委书记后，王化忠去了人大，两人的矛盾自此公开。但凡人一到了人大政协，顾虑和禁忌就少了，做什么事就都放开了，反正到了最后一班，也没必要再夹着尾巴，心中有什么不平，就想吐出来。王化忠当副书记时，跟市长普天成闹过不少别扭，特别是几个下属的安排上，普天成挡过王化忠的道，这让王化忠怀恨在心。到了人大，王化忠就想把这些恨发泄出来，结果，当时的吉东市委跟吉东人大，很多事情上都达不成一致。普天成要提拔的人，主要是一把手，人大这一关总是过不了。一开始普天成还能耐心等待，或者暗示下属去王化忠家里，把矛盾化解一下。后来普天成就不这么做了，不管人大任不任职，只要市委常委会过了的，一把手可以到部门开展工作。当时闹得最过分的有两个人，一是财政局长柳明，常委会通过半年，人大就是不办手续，结果柳明主持了半年工作，最后迫不得已，还是离开了财政局；另一位是市广电局长沈晓莹，一位女同志，王化忠就是看不惯，他怀疑普天成跟沈晓莹有作风问题，多种场合都这么说，弄得沈晓莹工作很被动。一度沈晓莹都不想干了，普天成却坚决不让她离开广电局，人大文件不下，普天成就让沈晓莹一直临时负责。半年后普天成使出了杀手锏，他在省里活动一番，在

王化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摘掉了王化忠头上那顶主任帽子，自己把人大主任兼了起来，这才让沈晓莹名正言顺留在了广电局。

王化忠带头举报他，普天成一点不觉惊讶，事实上这些年来，王化忠就一直没消停过，他亲手写给省委的告状信，怕不下三十封。

普天成给马效林的杯子续满水，继续听他往下说。

马效林擦了把汗。家里其实不太热，虽然空调没开，但也不至于让人出汗，才五月嘛，普天成认为马效林是心热。

马效林说：“他们还把吉东大厦翻腾了出来，王化忠亲自去监狱找苏润，苏润不配合，他就让监狱长给苏润做工作。那个监狱长，是王化忠亲戚，对王化忠言听计从。”

吉东大厦是普天成担任市委书记时亲自抓的一个项目，投资两个亿，可惜建到一半，垮了，查来查去，是施工单位在水泥上做了手脚，承建商苏润领了六年刑。

这些情况普天成都想到了，他心里有数，所以马效林说时，他一点惊讶都没有。他脑子里想的是，王化忠这个时候旧账重提，到底想做什么？

马效林说了一阵，看普天成兴趣不大，不说了。他喝水，喝着喝着，突然又说：“对了，最近王化忠又在打金嫚的主意。”

普天成默无表情的脸上忽然有了内容。

省委班子（7）

马效林是连夜回去的，他要赶在天亮之前回到吉东，说第二天还有个会议，不能耽搁。普天成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会议是假，马效林明显是心虚。马效林这个样子普天成是看不上的，慌慌张张，胸无成竹，遇事不能沉着，成不了大事。不过眼下这种时候，还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人，至少能及时把吉东那边的消息反馈过来，普天成在心里原谅了马效林。马效林走时，交给普天成一样东西，是王化忠他们写的检举信。这封信上午在瀚林书记办公室看到过，可惜只扫了一眼，具体内容他无法知道。以前检举信、揭发信到了瀚林书记手里，瀚林书记会在批评他一通后把信给他，但上午没。正是这个信号，让普天成心里有了不安，也有了种种想法。现在拿在手上，莫名其妙就觉得有些烫手，也多亏了马效林，这种东西按说是搞不到的，可他搞到了，证明他确实费了心。

普天成一目十行扫下去，前面的内容不用看他都能背出来，无非

就是在民工事件中欺上瞒下，私下交易，掩盖事实真相，放纵杀人凶手。再罗列出他跟建筑商苏润的种种关系，后边再缀上一大串受贿数字，官商勾结，玩忽职守，这些词王化忠他们写起来得心应手。他急于要看到的，是有关金嫚的段落。

王化忠终于打听到了金嫚，看来，他是煞费苦心啊。

遗憾的是，信中没提金嫚，也丝毫没涉及他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倒是在信的末尾，提了一段话：任人唯亲，大肆培植亲信，在吉东上下建立自己的关系网。

普天成将信扔在一边，骂了句“废话”。培植亲信，哪个人不培植亲信？你王化忠是手里没握那个实权，如果握了，比谁都厉害。你不就是想说他嘛，直接点出来不更好！

检举信没提新的内容，让普天成踏实了不少。他把信放好，打开音乐，替自己倒了杯红酒，边听音乐边轻轻抿着。普天成其实是嗜酒的，当市长那会儿，特别能喝，有次于川庆从自己的地盘上过来找他，两人比赛着喝，结果普天成喝掉两瓶白酒，于川庆甘败下风。后来两人又到一家名叫红河谷的洗浴中心，痛痛快快洗了一次澡。那里面环境不错，服务更是到位，普天成在这方面的本事更令于川庆惊讶。他跟于川庆的交情可以说就是这么开始的，一起吹过牛，喝过酒，骂过

人，泡过妞。拿时髦的话说，叫彼此亮了底，掏了心，成阶级弟兄了。

不过后来普天成喝酒出过事，酒醉之后扇过公安局副局长一个嘴巴。

吉东有个民间小调要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简单说叫申遗，普天成从省城海州请来两位专家，让他们帮忙做工作。酒足饭饱之后，有位专家想洗澡，普天成没让秘书陪着去，亲自带专家到了红河谷。谁知那晚偏巧遇上公安扫黄，把专家给抓在了床上。普天成当时也在洗浴中心，不过他酒喝得太多，不能洗，躺着睡觉呢。两个新来的小警察不认识他，把他当成了外地客商，非要给他戴铐子。普天成说：“我没干什么，只是睡了一会儿。”警察说：“干没干什么你别跟我们说，回头跟我们老板说。”普天成问：“你们老板是谁啊？”小警察笑笑，“妈的，连吉东二哥你都不认识，铐起来！”普天成说：“你们非要铐我就让你们铐，但麻烦一下，你们先把吉东二哥请来。”小警察不耐烦，扇了他一耳光，“胆子不小，二哥是你见的？老实点，不老实今晚废掉你！”普天成火了，心想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只好亮出身份，说自己是市长。没成想那个小警察愣愣地盯他一眼，又是一耳光，“市长，就你这烂样子，还市长，老子是市长他爹！”后来老板赶来，认出是他，吓得扑通一声跪地上。两个小警察见势不妙，跑了，铐子都没给他打开。最后他才得知，那两个根本不是什么警察，公安局要建楼，差钱，只好让派出所时不时地骚扰一下各娱乐场所，从客人身上榨一点。派出所的干警在地盘上混熟了，都是熟人，没法撕破脸，才从体校雇了十来名学生，临时培训一下，换上警察服，去执行公务。那晚普天成实在是气炸了，这事要是传出去，他还有脸待

在吉东？公安局副局长刚一进门，他就恼羞成怒地还了人家一耳光。不过那次也给普天成一个教训，人一旦有了身份，就不能再跟普通人一样嗜酒贪杯，更不能到不该去的地方瞎凑热闹。打那以后，普天成开始戒酒，但有些东西能戒掉，有些，想彻底戒掉还真难。

普天成又把思绪拉回到举报信上，前前后后细想了几遍，还是觉得没必要担心。天不会塌下来，他给自己宽心。

很多事你要是不经历，的确是挺骇人的，经历上几次，也就觉得它不是个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凡事都有办法解决。瀚林书记还未表态前，普天成不想把自己搞乱。其实有些时候不是别人把你搞倒了，是你自己把自己搞倒了，普天成还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省委班子（8）

第二天一早，普天成照样第一个来到瀚林书记办公室。瀚林书记有个特点，每天七点准时进办公室，不管前一天晚上有没有应酬，喝没喝酒，他都能精神饱满地坐在办公室。这点让省委不少人佩服。

每天早上到书记办公室，是秘书长的功课，他要问清楚两位书记的活动安排，根据书记的安排再调整他这一天的工作程序。瀚林书记正在批转文件，看见普天成，停下手里的笔，笑道：“天成啊，昨天

忘了跟你说件事。”普天成紧走几步，站在了瀚林书记桌前，做出认真倾听的样子。瀚林书记接着说：“国家发改委要在全中国精选一批企业，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重点扶持，这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采取的一项积极策略。这个机会对我们很重要，你马上着手，会同有关部门对企业做一次摸底，挑那么三五个，报上去，具体怎么争取我们再议，先把名单尽快确定下来。”

普天成习惯地一边拿笔记着一边说：“这的确是个好机会，企业问题真是让人头痛。”

“对了，这事先不要张扬，发改委文件还没下，是昨晚跟我电话里透露的。你们的工作也要做得隐蔽一点，不要还没开展就弄得满城风雨。现在这帮企业家，鼻子尖着呢。”

普天成报以微笑，这样的提醒是必要的，既然文件还没下，就证明一切都还在酝酿中，酝酿中的事如果嚷出去，麻烦会比平常情况大得多。“书记放心，我会谨慎的。”普天成说着合上了笔记本。他这个笔记本是件宝贝，里面各样的内容都有，既有瀚林书记的指示也有马超然副书记对某些工作的具体要求，省委高层的秘密，都在这个小小的本子里。

瀚林书记对着他笑了一下，道：“天成啊，最近工作加把劲，我

怎么觉得挺吃力的？”普天成不明白瀚林书记是指哪方面，没敢接话，仍旧保持着微笑，等瀚林书记训示。普天成心里是很想知道瀚林书记对昨天那封信的看法的，尽管王化忠他们没告出新的内容，但不表示瀚林书记没新的想法。有时候想法比内容更重要。可是瀚林书记像是把昨天那封信忘了，直到工作谈完，也没提一个字。普天成有种解脱，但也有新的不安。往马超然办公室去时，他提醒自己，切不可掉以轻心，王化忠这个炸弹一日不排除，自己的心就一日不能彻底轻松。

马超然副书记这天有个剪彩活动，是上午十一点。他让普天成到时提醒他一下，别错过了时间。去年招商引资引来的香港大华集团在海州投资七个亿，建自己的分厂，经过一年多的运作，项目终于要破土动工了。普天成说：“我记下了，马书记还有什么事吗？”马超然说：“没事了，天成你也忙去吧，我看你们最近挺忙的。”普天成笑了笑，“我们忙是应该的，为领导服务嘛。”想了想又说：“马书记，昨天那个材料你看完没，川庆那边等着呢。”马超然像是才记起来，哎呦了一声，“看，你不提醒我倒是忘了。看了，没什么意见，再说也是常委会上定了的，让他们发吧。”说着将材料递给普天成。普天成接过材料，说了声：“马书记您忙，十点四十我上来。”马超然没反应过来，讶疑地瞅着普天成，普天成笑笑，“剪彩的事。”马超然一拍脑门，“看我这脑子，刚说完就给忘了。”

回到办公室，普天成就想给于川庆回电话，又多了个心眼儿，拿

起文件细看起来，结果发现，马超然哪儿也没动，就把他加上的两个字“大省”给删了。

普天成拿着文件，怔怔地站了好长一会儿，最后把曹小安叫来，说：“你把这文件送到政府那边去。”

马超然删掉那两个字，绝不是他不同意把海东建成大省，而是他认出那两个字是普天成加的，这点，普天成心里有数。关于建设大省、强省的目标，是瀚林书记在年初经济工作会上提出的，但常委中有人认为，建设强省可以提，每个省都在这么提，建设大省，恐怕不妥。普天成为此征求过瀚林书记的意见，宋瀚林说：“大省也没错，我省人口排全国第二，土地面积也占第三，但就是经济上不去，排名仅在前十五。我们提出建设大省、强省，就是想激励起全省人民的斗志，把海东的各项事业抓上去。”后来普天成尝试着，在省委这边的文件中有意多提了几次大省和强省，但每一次只要有“大省”两个字，马超然总会不言不喘删去，也不做解释。普天成就知道，在关于“大省”的提法上，瀚林书记跟马超然并没达成一致。好在，自那次以后，瀚林书记也没再提过“大省”这个目标。

普天成收回心思，开始处理文件。秘书长这个工作，一半时间是在文件堆里度过的，省里各部委上报到省委的文件还有要报到中央部委的文件，第一个读者总是普天成，有时候分管的副秘书长也会把把

关，但仅仅是把关而已，文件最终定型，还得普天成说了算。好在，普天成习惯了这份工作。普天成以前看见文件就头大，特别是在吉东工作的那几年，他在全省率开新风，下决心要压缩文件，整顿文山会海，一度还取得了成效，被当时的书记吴玉浩表扬过。但随后他就发现，压缩文件就等于压缩自己的政绩。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文件的形式来陈述的，上级检查工作，也是以材料和文件为准。你干得再好，没有过硬的文字材料，你的功劳就会减少一半。还有，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最终你落实没有，落实到啥程度，不是以实绩为标准的，而是材料。有些工作你没干好，甚至就没干，但有过硬的材料，上级照样可以肯定你。有了这些认识后，普天成不那么反感材料了，也不再提“文山会海”四个字。他发现，这四个字越强调，涌来的文件或会议就越多。他在省政府的两年，材料水平提高不少，对文件把关，能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就连研究室那帮笔杆子，也不得不佩服他。普天成嘴上说，自己这方面是学生，需要跟笔杆子们不断学习，心里其实嘲笑，什么学习，天下文章一大套，就看你会套不会套。事实也是如此，好的材料，关键有两条要把握住，一是吃透上面的精神，不论省也好，市也好，自己出台的东西很有限，大多都是根据上面的精神出台一些文件或规定，只有把上面的精神领会透，你才能写出好的材料来；另一点，就是准确把握主要领导的意图。表面看，材料或文件是发给下面的，是让下面的人学习或贯彻的，其实不然，对写材料者来说，你面对的始终是一个人，就是让你着手弄材料的那个人。就他个人而言，过去是省长宋瀚林，现在是书记宋瀚林。省委出去的每一

份材料，甚至省里出去的每一份材料，特别是报到中央部委的，要体现的，不是全省人民的意志，而是书记宋瀚林的意志。如果你把这个弄错了，你的妙笔再能生花，也生不出一朵有用的花来。省委政研室原来的主任老瞿，号称“海东第一笔”，吴玉浩书记在海东时，所有的讲话还有向北京方面的汇报材料，都出自他的手，为此他在省里很狂，原秘书长郭顺安都要让他三分。一般在酒桌上，只有下属给上司代酒的理，绝没有反过来之说，可是只要老瞿跟郭顺安在同一酒桌上，准是郭顺安给老瞿代，为此还闹了不少笑话。吴玉浩调到北京后，宋瀚林非常器重老瞿，把他继续留在政研室。谁知老瞿连着弄了几个大材料，都没能过关，最后一次，还把宋瀚林惹怒了。为啥，老瞿恃才自傲，不求进步，还抱着原来老一套，对省委新一届班子的思想、作风还有工作思路关注不够，写出来的东西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不是说原来的水平不够，关键是原来的思想都是吴玉浩的，现在必须换成宋瀚林的，老瞿这方面既固执又愚顽。结果，宋瀚林上任两个月，就把老瞿海东第一笔的使命结束了。老瞿提前退休，他梦寐以求的海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海东日报》总编辑的梦，也只能到此为止。

省委班子（9）

普天成这方面就比老瞿开化得多，也成熟得多，他弄出的东西，字字都是点在瀚林书记心窝窝上的，而且浑然天成，不露任何痕迹。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什么不足，怕就是被马超然删去的“大省”两

个字。

这块心病暂时先留着，普天成不打算解决，他想过段时间再认真跟瀚林书记探讨一次。马超然删得对不对，他说了不算，马超然说了也不算，得让瀚林书记说。

瀚林书记现在不说，不是说心里没想法，很大的可能，是他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因为马超然是上届班子中唯一留下来的专职副书记，中央下决心对省级班子减负，原来的五名副书记现在精减成了一名，副秘书长也一样，能在这样的大幅调整中保住自己的位子，马超然有他自己的能量。目前他跟瀚林书记还在磨合期，很多矛盾都在水下，不会浮出来，但普天成相信，不久的将来，潜伏在水下的东西，都会浮出水面，而且会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一晃十点二十就到了，普天成收起手里的材料，往十楼去。按说这种事，让秘书小曹去干就行了，但普天成坚持一个原则，自己能干的工作，绝不让秘书代劳，特别是每天例行公事到两位书记办公室了解工作安排，还有重大活动时的提醒，他都亲自去。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一个人如果连正确的工作态度都没有，那你绝不会在工作上有啥建树。

普天成来到十楼，远远看见超然书记的门开着，里面传出笑声。犹豫一会儿，他还是坦然走了进去。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除了超然书记，还有副秘书长墨彬，正在神采飞扬地跟超然书记说着什么。墨彬身旁，是姿色过人、气质绝佳的香港大华集团海东办事处主任秋燕妮，她目前是大华海东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也就是今天奠基活动的主人。

普天成先冲秋燕妮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冲超然书记说：“时间到了。”

马超然起身，望也没望普天成一眼，冲秋燕妮和墨彬说：“我们走吧。”

省委班子（10）

谁也没想到，这天的奠基仪式会出事。

马超然他们走后，瀚林书记突然想到党校去，要普天成陪同他。按说去省委党校这种地方，组织部长陪着更合适，但组织部长不在，去中央党校学习了，副部长陪同又显得规格低了点，普天成便临时顶了这个缺。这种顶缺的事也是秘书长的基本工作之一，当然也是荣幸之一。以前有五位副书记，秘书长是轻易轮不上这种机会的，现在好，

只要对口的常委不在，差事就成了他普天成的。普天成乐于兼这份差。在一个省里，能经常出现在书记身边，是一种信号，下面的书记、市长天天看新闻，不光是看书记、省长干啥，更要看书记、省长带的是谁。你的出镜率高，下面的电话或问候就多，当然，周末或是放假的时候，敲你门的人也就越多。下面的人见书记、省长的机会不多，能见到书记、省长身边的人，也算是一种荣耀。

普天成陪着瀚林书记到省委党校，瀚林书记先是听取了党校常务副校长李云良简短的工作汇报，然后把另一名副校长余诗伦叫来，说有件事想跟他单独交流交流。瀚林书记跟余诗伦单独交流的时候，普天成跟常务副校长李云良在一起，两人都显得尴尬，也有几分心不在焉，嘴上说着话，心却在别处。瀚林书记今天的举动很怪，很明显，他是专程为余诗伦来的，这很反常。按说有什么事，组织部或办公厅通知余诗伦去省委就行了，书记到下面专程召见一个人，这还是头一次，之前普天成根本没捕捉到这方面的信息。李云良也是如此，他比普天成更紧张，好几次，他都想张开口，问问普天成，这怎么回事啊，会不会？但一看普天成严肃的神情，他就把话咽在肚子里。普天成的严肃不是装的，那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表情，每次陪瀚林书记出来，他脸上都是这种固定的表情。其实脸上呈现哪种表情，不是由得了你自己的，身为秘书长，书记不笑，他不能笑，就算书记笑了，他也不能跟着笑，只能微微动一下表情。书记要是不高兴，那他脸上的表情更得肃穆。下级的脸其实是为上级长的，但这张脸还不能出卖上级，摸

不清上级的真实意图，这张脸必须绷着，绷得越紧越有水平。

时间过去了二十分钟，还不见秘书小董过来，普天成有点坐不住了。谈什么事啊，用这么长时间，下面的书记、市长汇报工作也不过二十分钟。这个余诗伦，以前从没听别人提起，普天成对他更是不了解。再说，了解谁也不会了解到党校一个副校长头上，对李云良，普天成都很陌生呢。看来，他的工作还有缺陷，还有空白。往后，这些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地方，还是要加强联系啊。普天成挪挪屁股，见李云良不停地擦汗，他说：“余副校长到党校，有五年了吧？”李云良赶忙说：“两年，他是前年五月调进来的。”

普天成哦了一声，象征性地抹了把汗，其实他额上是没汗的，这个动作完全是为了拉近跟李云良的距离，让李云良觉得，此刻他们是一条战线的人。

“宋书记找诗伦？”李云良果然不那么拘谨了，尝试着问了半句。

普天成没有回答，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自言自语道：“余副校长之前在？”

“之前在外经委，调他来时他是外经委政研中心主任。”

普天成眼前一亮，莫非？还未等他细想，手机响了，普天成拿起一看，是超然书记的秘书打来的。普天成马上问：“什么事？”秘书江滨慌慌张张地说：“秘书长，出事了，二毛三毛的工人把我们围了。”

普天成心里一惊，下意识地问：“情况严重不？”

“很严重，工人来了大约有三千多名，远处还不断地涌来，马书记困在里面，出不来。”

“墨秘书长呢，他在哪儿？”

“他跟海州的领导在一起，正跟工人代表谈判呢。”

“情况我知道了，我暂时有事，脱不了身，你要注意好马书记的安全，随时给我电话。”说完，普天成收了线。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就成了现场通往省委高层的关键通道，必须保证畅通。果然，压了还没十秒，手机又一次叫响。普天成拿着手机就往外走。李云良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诧异地望住他，今天两位领导的神秘，把他彻底带进了雾里。

电话先是公安厅政委打来的，请示要不要出动警力；紧接着又是公安厅厅长，也是同样的问题。普天成坚决地否决了：“你们要克制，

不能火上浇油！”随后，他便接到海州市委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不在现场，陪同马书记参加奠基仪式的，是海州市长和副书记。张书记问他，是不是跟瀚林书记在一起，普天成说是。那边就没了声音，顿了约有两秒钟，张书记声音沙哑地说：“情况糟透了，百密而一疏。”说完，不等普天成这边回应，便挂了电话。海州市委张书记也是省委常委，排名在普天成之上，他打这个电话，并不是向普天成讨办法，他只是传递给普天成一个信息，他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并积极想办法善后。这层意思将在日后由普天成汇报到瀚林书记那里。

如果说秘书长有什么优势的话，这也可能算一优势，毕竟，不是每个常委都能天天见到瀚林书记的，更不是每个常委都能把自己的表现展露给瀚林书记的，很多事上，常委们不得不靠普天成。常委们私下有句话，说只有普大秘高兴了，瀚林书记才能高兴。

省委班子（11）

电话仍然叫个不停，政府那边川庆秘书长已打过两回了，说他赶到了现场，政府今天参加奠基仪式的是常务副市长周国平，仪式是由周副省长主持，超然副书记致辞。骚乱发生在秋燕妮致完辞后，超然副书记正在讲话，工人们就从东西两侧围过来，几分钟工夫，就把现场包围了。普天成想问一下，路波省长知道消息不，他什么意见，又一想问了也是白问，这种情况，路波知道了也会装不知道，反正现场

有两位主要领导在，他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只会静观事态发展。普天成焦急地看着党校那间会客室，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他在心里祈祷，快点结束吧，快点回省委去。瀚林书记的秘书董武从会客室走出来，冲他望了望，普天成疾步过去，悄声问：“完了没？”董武摇头，“谈兴正高呢，让他们送点水果来。”普天成哦了一声，又道：“提醒一下，时间差不多了。”董武模棱两可地笑了笑，进去了。普天成赶忙回到接待室，冲李云良说：“送点水果进去。”李云良哎呀了一声，追悔莫及道：“我咋把这忘了？”说完步子慌乱地，亲自送水果去了。普天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看表，一边又朝党校门外的大街上巴望，好像闹事的工人会冲进党校来。

十二分钟后，谈话终于结束，先出来的是余诗伦，一场谈话让他精神抖擞了不少，进去时还萎靡不振的脸，这阵已容光焕发。看来人就是不能见大领导，一见大领导，身价好像立刻增了不少。普天成顾不上研究余诗伦，紧着步子过去，跟刚刚走出会客厅的瀚林书记说：“时间不早了，回去吧？”常务副校长李云良紧追过来说：“秘书长，给我们一个机会吧，让首长在这儿吃顿午饭。”普天成白了一眼李云良，冲秘书董武说：“车我已经叫好，你在前面走。”瀚林书记似乎从普天成脸上意识到什么，没说话，步态沉稳地跟在秘书后面，往楼外走去。

车子离开党校，普天成再三思忖，终还是狠着心，声音怯怯地说：

“书记，大华那边出了点事。”

宋瀚林像是没听见，又像是被这话击了一下，身子微微一仰，头搁在靠背上，睡了。普天成不敢再多嘴，一手捏着电话，一手撑在前面座椅上，心怦怦乱跳。

回到省委，宋瀚林一言不发地下了车，往楼上去，秘书董武紧随其后。迎面有人过来，远远停下，弓着身冲宋瀚林点头。宋瀚林视而不见，快步进了电梯。普天成被甩在身后，没敢上电梯，有点茫然地立在门厅里。几分钟后，他打开手机，上面连着跳出几个未接电话，两个是于川庆的，还有两个是海州市长的，最后跳出来的，是马超然书记的手机号。

普天成知道，自己必须出面了，不能再犹豫下去。大华那边的情况不用想象他也能猜得到，一定很糟。这个项目是瀚林书记当省长时亲自到香港招商引资引来的，当时作为海东招商引资三大项目之一，受到了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为了把大华七个亿的投资还有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留在海州的土地上，海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积极而又开放的政策。大华海东公司所用土地是原来海东第一、第三毛纺厂的地盘，位于海州市海宁区毛纺城。这两家毛纺厂原是海东最大的国有企业，六年前停产，后来海东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都没能救活，不得不宣布破产倒闭。大华公司来到海东后，经多方考察选点，

愿意用两个亿的资金收购一毛、三毛，并负责安置部分职工。这对海东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在项目初期征地过程中，一毛、三毛职工就围攻了大华。当时来海东的是大华总部投资总监、项目专家米歇尔先生，他的助手也是一位漂亮的女士，跟秋燕妮年龄差不多。那次风波就是普天成平息的，事后，米歇尔先生还在瀚林书记面前直夸他，说他果断、有智慧，在非常事件面前惊人地沉着。瀚林书记也充分肯定了这点，并说：“一毛、三毛这两块硬骨头，就交给你了，你要负责到底，把历史留下的这个包袱彻底解决掉，让大华海东傲然屹立在海州的土地上。”瀚林书记到省委后，这个项目便移交到超然副书记手上，政府这边由常务副省长周国平负责，同时，为慎重起见，海州市委、市政府也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配合省上工作。

一个由省市两级共同抓的超大型项目，居然在奠基仪式上，发生了这种意想不到的事。

省委班子（12）

其实，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只是没有人提前把它说出来。或者，大家太相信安抚的力量了。

普天成快步来到办公室，从文件柜里取了样东西，他让秘书曹小安叫车，特意叮嘱要两辆车。五分钟后，普天成坐在了车里。司机问：

“是去现场？”普天成没好气地说：“去现场做什么，往海宁市开！”

一毛、三毛就在海宁市，只不过普天成要去的，是毛纺城家属区。普天成知道，这个时候去现场，无异于飞蛾扑火，超然书记和国平副省长都平息不了风波，他一个秘书长去了又能奈何？况且，就算他能平息，也不能不自量力地出现在现场，要不然，超然书记和国平副省长的面子往哪儿放？必须智取，这是普天成给自己的忠告。

车子进入海宁市毛纺城，面前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这条路曾是海宁市的景观大道，当年不知有多风光。时过境迁，如今毛纺城的风光不再，当年的辉煌早已随风吹去，徒留下一片暗影，让人悲切。破旧的楼房，中间夹杂着低矮的棚户，还有临时搭起来的小饭馆小商铺，跟整个海州的日新月异相比，这里堪称被人遗忘的角落。就像上帝随手扔下的一坨垃圾，不慎粘在了美丽的海州上。

车子在五区十二号楼前停下，普天成顾不上跟小曹交代，跳下车，匆匆往楼上去。他没给郑斌源打电话，他相信郑斌源此刻就在家里。上了五楼，普天成急不可待地伸手砸门，破旧的防盗门被他砸得海响，里面没有动静。普天成气得大骂：“郑斌源，你给我出来，你以为钻在家里我就找不到你？！”叫骂了五分钟，门哐啷一声开了，郑斌源探出半个身子，不满道：“你是土匪啊，大中午的。”

“你还知道中午啊，我以为你成神仙了，啥都不晓得了。开门，让我进去！”

郑斌源打开门，普天成骂骂咧咧走了进去。屋子里乱得惨不忍睹，啤酒瓶堆了半地，沙发上满是图纸，衬衣袜子混杂在图纸里，茶几边的那盆君子兰只剩几片黄叶了，花盆里积满茶叶和烟蒂。

“行啊郑斌源，活出境界了。”普天成说着，将手里一份材料摔到茶几上。

“托党的福，我还没死。”郑斌源阴阳怪气道。

“闭上你的嘴！郑斌源，你就堕落吧，我看你迟早得进疯人院。”

“那你现在把我送去好了。”

“现在没空。穿好衣服，跟我走。”

“去哪儿？”

“去哪儿，郑斌源，你还装啊，知不知道你今天闯了多大的祸？”

“闯祸？我郑斌源门也没出，就在家里睡大觉，闯什么祸了？”

普天成气得一把拿起茶几上那份材料，“郑斌源，你看看，去年谈好的十二项，哪一项我没落实？可你背信弃义，竟然再次指使工人聚众闹事。”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郑斌源懒洋洋地往沙发上一倒，图纸发出刺耳的呻吟。

“给我起来，马上去二号区，让你的工人散开！”

二号区就是今天奠基的地方，原来是一毛厂用来堆原料的地方。

“我现在是光杆司令，哪有什么工人。”郑斌源不屑地看了普天成一眼，闭上眼，装睡。

“你个浑蛋，敢跟我玩这一手，谁不知道你郑斌源现在是工人领袖，威信高得很。放着好好的事不做，专门跟政府作对，郑斌源，你真有种啊。”

郑斌源继续闭着眼睛，普天成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普天成知道骂下去没啥结果，他的心在二号区现场，必须得把郑斌源弄起来，

没有他，今天的骚乱要想结束，很难。普天成一把提起郑斌源。长期营养不良的郑斌源到了普天成手里，简直轻若小鸡，他哇哇大叫，质问普天成要干什么，普天成说：“什么也不干，我让你去现场看看，你的工人把省委书记和省长围住了，今天的海州成了全国新闻关注的焦点。”

“那关我什么事，我一不是厂长，二不是书记，我只是一个无赖。”

无赖是上次谈判时普天成骂郑斌源的话，他代表工人跟普天成谈，条件极尽苛刻，差点让普天成败下阵来。若不是普天成手里有宋瀚林这张牌，敢于答应别人不敢答应的条件，大华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奠基。

“你就一无赖，今天你这无赖必须到现场。我限你半小时，工人如果散不开，我亲自把你送上法庭。”

“好啊，我正愁没地方吃饭呢。”听听，郑斌源现在的口气，真跟无赖没两样。

两个人又唇枪舌战了一阵，普天成仍然说服不了郑斌源，他急了，扯着嗓子道：“郑斌源，你真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郑斌源呵呵一笑，说了声“随你”。普天成知道不能再拖下去，黑下脸道：“郑斌源，

你给我听清楚，这个项目是海东省头号引资项目，在中央也是挂了号的，你和工人那些条件，我普天成都可以答应，多苛刻我也认了，但今天你必须让工人离开，不能影响奠基仪式。否则，前面谈的，一律无效！”

省委班子（13）

“你敢？！”郑斌源猛从沙发上弹起，他怕普天成真的翻脸。

“我有什么不敢，厂子是你们自己申请破产的，工人全都签了字，政府不给一分钱，也照样能说过去。”

“卑鄙，普天成，你真卑鄙！怪不得工人会骂我，说我吃里爬外，是你的走狗，原来你真没安好心。”

“我就没安好心！”普天成也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又僵持一会儿，还不见郑斌源有动静，普天成不敢僵持了，道：“郑斌源，是不是我普某人请不动你？那好，我给瀚林书记打电话，让他亲自来请！”

一提瀚林书记，郑斌源脸上的表情变了。他，普天成，还有宋瀚

林，小时候是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瀚林书记大他和普天成几岁，是那个时代大院里的孩子王。但是那个时代普天成的父亲官最大，下来是瀚林书记的父亲，郑斌源的父亲一开始只是普天成父亲的警卫营长，后来提拔当了团政委，再后来，就到一毛厂任职了。郑斌源不怕普天成，但他怕宋瀚林，小时候就怕，现在更怕。

郑斌源磨磨蹭蹭起身，普天成拿过他的衣服，闻了闻，一股霉气，气恨恨扔给了他。

郑斌源没有老婆，他老婆五年前跟他离婚了，儿子跟着老婆去了国外，他现在一个人过。

一毛厂破产前，郑斌源是厂里的总工兼研究院院长，后来厂长和书记相继出事，犯了窝案，省上让他临时负责了一阵子，但千疮百孔的一毛厂已积重难返，就算是神医妙手华陀来了，也难以救治。

郑斌源最终还是下了楼。看到他，秘书曹小安眼睛一亮。普天成让郑斌源上另一辆车，并跟司机叮嘱，让他把郑斌源直接送往现场，如果有什么意外，直接打川庆秘书长手机。司机点头去了。普天成又在楼下站了会儿，上车，跟司机说：“跟在他后面，拉开点距离。”

骚乱总算平息，超然副书记跟墨彬他们灰头灰脸回到省委大楼时，普天成表情凝重地恭候在一楼大厅。马超然看见普天成，面带尴尬地走过来，跟普天成握了下手，他的衬衫都让汗水湿透了，领子那儿留下斑斑汗渍。“辛苦你了。”马超然说。普天成动了动表情，“先休息一下，半小时后瀚林书记要见您。”马超然快步进了电梯，秘书江滨跟了进去。副秘书长墨彬还站在那里，他看普天成的目光有些复杂，刚才现场的混乱局面，给墨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不得不承认，在突发性事件面前，他的反应，还有控制事态的能力远远低于普天成，这让他心里很不服气，但又无奈。“行啊，秘书长，多亏了你。”墨彬抹把汗，别扭地说。普天成没接墨彬的茬，他的心思不在墨彬身上，瀚林书记刚才让秘书通知他，让他到桃园，看看明天的接待工作准备好了没。墨彬还想跟普天成说什么，普天成已越过他，出了大厅，他的车子就候在门外。墨彬看着普天成上了车，离他而去，内心涌上一层说不出的滋味。对自己这位搭档还有老对头，墨彬现在真是缺少办法，这么想着，他脑子里又冒出王化忠那张脸来。

桃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桃花山下，群峰连绵、古树参天的桃花山让海州这座省会城市具有了灵气，每年三月竞相怒放的桃花更让这座江畔城市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桃园是省委接待处，普天成赶到时，接待办主任郭木和省委负责这一块儿工作的副秘书长李源已等在了那里。简单寒暄过后，郭木陪着两位领导进了桃园宾馆二号小楼。茶

还没来得及泡，于川庆风风火火来了，见面就说：“领导总是比我快，我又慢了半拍。”普天成冲于川庆使个眼色，意思是今天不同往常，开不得玩笑。于川庆是聪明人，自然知道那眼神的意思，同郭木他们打过招呼，默站在一边，不说话了。普天成简单将瀚林书记的意见说了，要求大家分头行动，从头到尾再将准备工作检查一遍。

普天成从三号楼开始，一直查到八号楼，确信工作是做到家的，松口气道：“这次接待工作瀚林书记很重视，我希望大家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要细致了再细致，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郭木接话道：“接待办的同志们都很努力，已经苦战了一周，有些同志已经几宿没合眼了。”普天成皱眉道：“这不行，真正的接待工作还没开始，不能把大家搞得太疲劳，该休息时一定要休息。对了，那批新来的服务员培训得怎么样？”郭木说：“已经通过了考试，平均成绩都在95分以上。”普天成微微皱眉，“还不能满足，剩下的5分，郭主任你要追回来。”桃园宾馆是家老字号的五星级酒店，能进这家酒店工作，是一种骄傲，但也助长了服务员们的自满情绪，加上酒店好久没有增添新鲜血液，服务员及中层管理人员有点老化。普天成刚担任秘书长，就提出一个建议，新招一批服务人员，补充进来。瀚林书记同意了他的意见，明确指示此项工作由他一抓到底。普天成会同有关部门，从省内十二家高职院校精选了六十名毕业生，通过一系列考核，将这六十名毕业生交到了郭木手里。并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来专家和教师，进行上岗前培训。整个工作，既有条不紊又严格细密，外界传说，省委

接待办挑选服务员，比民航选空姐还要严格。这话传到瀚林书记耳朵里，有次饭桌上，瀚林书记问起这事，笑说：“天成现在不仅是我们的秘书长，还是我们的考官。”普天成憨憨一笑，“考官不敢当，做一名合格的教员吧。”

六十名服务员最终还是淘汰了二十名，补充到桃园来的，不到十名，其他人，到接待处其他宾馆去了。但，就这十名，普天成还是不大放心。毕竟，明天的接待，是他担任省委秘书长后第一次面对中央来的首长和嘉宾。普天成再次强调：“一定要以老带新，不能出一丝闪失。”郭木经他这一说，有底的心也变得没底了，征询道：“要不叫一两位来，秘书长亲自考核一下？”

“这个就不必了，你们把工作做细就行。”

这时间，于川庆他们把桃园里外的环境也检查完了，大家会在一起，往餐厅去。

桃园共有餐厅十八家，中西都有，加上咖啡厅、茶坊、夜总会等休闲娱乐场所，算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明天重点用的有两个中餐厅和一个西餐厅，还有桃园鱼府，一个专门吃鱼的地方。明天来的是全国政协一个考察团，考察和调研海东的文教体育工作，里面不只有全国顶尖级的专家，也有民主党派人士。海东这些年文化事业发展不错，

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大家，特别是海东艺术剧院，在瀚林书记当省长时，精心排练了一台大戏《大梦海东》，演出后反响极佳，已经赴北京演出了多次，前段时间去广州演出，赢得了广东各界的一致好评。这次，作为重点戏目，要请考察团观赏。体育事业进步也快，刚刚结束的全运会，海东代表团拿到了金牌第二的优异成绩，算是在全运会爆了冷门。明天陪同考察团的，就有两位世界冠军和五名全国冠军。越是加入进来的人多，卫生还有饮食方面的工作，就越要重视。

省委班子（15）

普天成在众人的簇拥下，检查过了一、二餐厅，他对餐厅的卫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说比以前上了一个台阶。郭木还有宾馆餐饮部总经理的脸上刚露出轻松的笑容，普天成突然指着二餐厅一名工作人员说：“那是怎么回事？”郭木循声望去，见是一个年轻厨师往消毒柜里放碗筷，厨师穿着刚发的白大褂，显得很精神。但他没注意到厨师头上没戴高帽，普天成又问了一遍，郭木还是没反应过来。于川庆明白了，提醒道：“没发帽子？”郭木惊了一声，跑过去就要责问厨师，普天成这边已说话了：“工作做得很不够，你们能否顺利完成这次接待任务，我很担心。”

为了让普天成放心，郭木又紧急召集了一次会议，强调了这次接待的重要性。会议普天成没有参加，于川庆代表他参加了。普天成一

个人坐在二号楼小会议室里，若有所思。就在十分钟前，他收到了一条短信，只有几个字：真心谢谢秘书长。没有落款，电话号码以前也没存下，那串数字似曾相识，又觉陌生。但是不用问，普天成知道这短信是谁发来的。他脑子里蓦然浮出一张脸，很清晰，却又模糊。他摇摇头，想把她驱走，却又看见她非常妖娆地站在面前，脸上闪烁着迷人的笑。

她是秋燕妮！

自上次一毛、三毛职工聚众围攻事件平息后，秋燕妮就频频请他，说有空一起坐坐。有两次，秋燕妮借跟瀚林书记汇报工作的空，也专程到他办公室请过，普天成一直推说工作忙，抽不出空。其实空有，还多，普天成就是没有勇气跟秋燕妮坐坐。不是每个女人的邀请你都可以接受，有些女人，是不属于你的，坐一次也不行。普天成牢记着“女人是是非”这条古训，十分谨慎地处理着与女人们的关系。到目前，他还没惹上这方面的绯闻。但是秋燕妮这个女人，却像魔鬼一样困扰着他。

普天成狠狠心，将短信删了，起身，朝外面走去。

等把所有的工作检查完，又将安全警戒、后勤保障等过问一遍，天已经很晚了，他们就在中餐厅吃了顿工作餐。吃饭的时候，大家脸

上表情轻松了许多，郭木还讲了个笑话，说这次有名服务员没被招上，缠着不走，非要见领导。郭木见了，跟她讲了几句政策性的话，劝她好好离开，谁知她一听就哭了，边哭边说：“我爸我妈说了，让我一定要进桃园，说这是大官住的地方，我爸做梦都想让我侍候大官。这下好，你们不要我，我也不回去了，就在桃园外面摆个小摊，侍候不了大官，我就给大官站岗。”这笑话一点不好笑，桌上没一人笑，郭木有些尴尬，正欲低头喝茶，就听普天成问：“那服务员叫什么名字？”郭木赶忙将杯子放下，说：“叫余晴。”就在众人等着普天成再问下去的时候，普天成突然起身，离开了桌子。桌上的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普天成怎么了。于川庆跟出来，小心翼翼问：“心情不好？”普天成摇摇头，“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那时有个梦想，就是想当大官，比我爸还大的官。”

“现在这目标快实现了。”于川庆说。普天成没理于川庆，继续往前走。一片树叶落下来，打在他身上，普天成抬起头，盯着那棵老榆树望了望。他认得那女孩，她是吉东人，她父亲叫余百胜，是吉东化工厂一名工人，还是省里的劳动模范，当年吉东化工厂改制，是普天成做的主，将它卖给了南方一家民企。但是因此也引发了吉东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上访，三千多名工人在市政府门口围堵了三天三夜，一开始工人们闹绝食，后来经再三劝说，才开始吃送去的东西。那位叫余百胜的，差点拿汽油瓶把自己点燃……

普天成相信，余晴父亲会说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哪怕你给大官端水倒茶，心理上也会比别人高出一等。没了饭碗的余百胜夫妇说那样的话，并不是发泄内心的不满，是在教会女儿一个真理。只有吃过苦头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真理。

普天成悲凉地笑笑，转过身来，见于川庆目光深沉地望着他，笑道：“川庆啊，你说我俩到底算不算官？”

“算，怎么不算呢，还是大官，两个大官。”于川庆呵呵笑笑，这人什么时候都比普天成乐观。其实，于川庆也知道，那个叫余晴的女孩子一定跟普天成有什么瓜葛，要不然，普天成不会在听到她名字的一瞬，身体发出一片抖颤。这种极细微的反应，只有于川庆这种人能看到，郭木他们是看不到的。于川庆站了一会儿，说：“政府那边的宾馆人员上还有些空缺，等忙过这阵，我打个招呼。”

普天成颇有意味地看了于川庆一眼，朝餐厅门前的车子走去。

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家里没人，普天成的妻子乔若瑄在广怀，目前是广怀市市长。在海东政坛，类似他们这种夫妻官还真不少，于川庆的妻子叶莉莉就在另一个市当宣传部长，副秘书长墨彬的妻子也在下面当常务副县长。这也算是海东政坛的一大特色吧，夫妻都投身于政治场，而且建树都不小。普天成一直想让妻子到幕后

来，随便干点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到台上露脸。但乔若瑄是一个性十足的女人，不但拒不同意普天成的建议，还发誓要在仕途上超过普天成。普天成知道说不过妻子，只好随她去了。乔若瑄这两年在广怀干得有声有色，将原来综合指标排名全省倒数第三的广怀市硬是提升了一大截，去年经济指标排名，广怀位居第四，这已是很不错的政绩了。加上她又上北京，跑上海，利用普天成父亲以前的老关系，拼命为广怀招商引资，招商引资一项，广怀这两年始终处于全省的上游，成绩比省会城市海州都要突出。

省委班子（16）

改变不了现实，就得服从于现实，这是普天成信奉的人生哲学。他跟妻子乔若瑄，平日里是恪守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工作上的事，是公对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绝不因为是夫妻，就互相开口子，搞变通。实在需要照顾了，也不会直接出面，都是按官场的游戏规则进行。这两年，广怀这边的工作需要普天成协调时，出面的要么是市委书记，要么就是常务副市长，乔若瑄很少到他办公室。生活上则是自己照顾自己，互相不添负担。好在他们自小都生长在军人家庭，父辈们打小就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这点，要比一般家庭出来的人强许多。于川庆这方面就不如他，妻子刚一下去，就急着找保姆，说没有人做饭，他一天也受不了。普天成到现在也没找保姆。后勤办倒是给他找过一位，让他打发了。现在送到领导家里的保姆，都是关系户，

要么就是下面市县为了公关专门送来的，保姆还没进门，各种要钱要政策的报告就来了，普天成烦这些，再说他一日三餐，基本都是在外面吃的，家里也实在用不着保姆。需要打扫卫生时，跟后勤办说一声，会有相关工作人员上门，实在乱极了，还有秘书小曹。小伙子人很细心，洗衣做饭样样在行，有时候忙了，偷偷让他女朋友过来帮忙。这些事普天成都知道，但就是一次也没点破。

有些情只在心里领就行，没必要点破，点破了，反而弄得大家尴尬。曹小安的女朋友在保险公司上班，曹小安嫌保险公司是企业，一直想让女朋友进政府部门。这事仓促不得，再说现在的年轻人，今天嚷着要结婚，明天说掰就掰了，就算要他说话，也得等结婚以后。

女儿普乔在北京读研，普天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日子过习惯了，倒也轻松。

劳累了一天，普天成想冲个热水澡，尽快睡觉，明天全国政协的考察团就要到了，到时还不知有多忙。刚把热水打开，手机忽然发出了蜂鸣声。普天成光着身子出来，心想：这个时候还有谁发短信，不会是老婆大人吧？拿起手机一看，普天成怔住了，进而，他的脸色发生了变化。

发短信的竟是金嫚。

“最近好么？”尽管只有短短四个字，在普天成看来，却如同一首长诗，里面啥内容都有。普天成心里泛起波澜，抱着手机，半天回不过神来。

金嫚是普天成担任吉东市长时认识的，那时候，金嫚才十八岁，在东湖宾馆做服务员。普天成那时已四十六岁，按年龄，他能做金嫚的父亲。东湖宾馆是吉东市委、市政府接待宾馆，外派干部初到某地，一开始都是住在政府接待宾馆的，普天成也不例外，他在东湖宾馆拥有一间套房。秘书处刚开始安排的服务员不是金嫚，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服务员。但是有一次，服务员没把普天成的衣服烫平，普天成开会要穿它，却发现衣服皱皱巴巴，没法上身。普天成虽不是多讲究，但也绝不允许自己穿戴不整地坐在主席台上。后来他跟秘书处说了声，秘书处就把金嫚换了过来。

一开始看到金嫚，普天成心里有种愧疚，怎么能把未成年人招来当服务员？后来他知道金嫚已满十八岁，只是长得小。瓷瓷白白一张脸，还未脱掉稚气的一双毛茸茸的眼睛，她的样子乖小又温顺，那双眼睛尤其活泼可爱，普天成喜欢这个小不点儿。

怎么跟金嫚睡在一起的，普天成现在记不清了，好像是金嫚给他

服务一年后，又好像早一点。总之，那个时候他跟金嫚已经很熟了，金嫚有时候叫他叔，有时候也唤市长，小嘴巴甜得流糖水。普天成呢，也像叔叔一样疼他，秘书处几次要调整金嫚，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说不就是服务员，换来换去好像是他太挑剔，传出去影响不好。其实他是舍不得金嫚。这个女孩儿有两个好处，一是嘴巴特乖，说出的话总是能甜到普天成心里，普天成那时工作压力特别大，吉东人多地广，基础工业薄弱，加上他跟市委书记之间配合又不是太默契，工作上常常闹别扭，他的心里时常窝着火。只有跟金嫚说话时，这股火才能熄灭。日子一久，普天成便有了依赖，一天不跟金嫚说话，就仿佛少了什么。二是金嫚特别能让他放心。人到了一定位子上，选择下面的人，能否放心就成了最最关键的一条。有些人看着老实，用上一段时间才发现，计谋深着呢。市长是有很多秘密的，包括到市长这里来的人，某种程度上也是秘密，他们之间说的事，谈的话，包括赠送的礼物，都是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坚决不能让知道。金嫚这点上做得极其到位，甭看她年龄小，这方面，却有天赋。那段时间，有人是直接物品或者礼金送到宾馆来的，有些东西普天成能及时收拾掉，放在相对隐蔽的地方。也有大意或疏忽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有位浙商晚上很迟了来找他，谈了一阵，请他去吃夜霄，然后又洗澡，回到宾馆时，已经夜里两点多，普天成太累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市上有会，一大早他便出了门。开会当中，普天成猛记起浙商昨晚是提了礼物的，两个大纸箱，就放在刚进门处。普天成暗自惊心，等会议开完，饭都没敢吃，就找借口回到宾馆，发现两个纸箱还在，打开一

看，各装着半箱水果。普天成纳闷了，浙商怎么能这样，就算要送水果，也没必要把一箱分成两箱装。他正疑惑着，金嫚来了。金嫚刚刚交完班，她已换下工装，穿一条时尚却廉价的连衣裙，已经发育的胸脯将衣服撑得鼓鼓的，撑出一大片风景，裸露的脖颈就像刚刚剥开的藕，雪白粉嫩，还有裙摆下露出的两条细长的腿……

见普天成盯着自己望，金嫚调皮地眨了下眼睛，小嘴一张，装若无其事道：“早上打扫屋子，顺便把箱子也整理了下，两样水果我分开了，这样吃起来就不用挑。该放到柜子里的，我放到了柜子里，等会儿您查查，不要弄丢了。”说完，抿嘴笑了笑：“今天我夜班，不用的东西，晚上我再把它扔了。”

金嫚说完就走了，普天成赶忙打开衣柜，见两捆被彩色纸包扎起来的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rmb/>

人民币放在衣柜里，上面还盖了一条毛巾被，还有一个小包，就放在毛巾被旁边。普天成长长吐出一口气，等清点完这些东西，眼前，就只剩下金嫚那张莹莹的脸了。长长的睫毛，跳动着眼神，还有，还有……

那天普天成的思维最后定格在金嫚小山包一样鼓起的胸脯上。

普天成认为，这辈子最不该睡的女人，就是金嫚。犯罪啊，多数时候，他会发出这样的感慨，那样小的年龄，就被他……可另一个心里又认为，这辈子睡得最值的女人，也是金嫚。

普天成给金嫚回了短信，也是几个字：我很好，你呢？金嫚很快回了过来：老样子，就是有些想你。

普天成便不敢再回了，每次只要看到这个“想”字，他的心就抑制不住地怦怦乱跳，像要跳出来，跳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可他必须抑制住，他知道，眼下还不是跟金嫚重温旧情的时候，吉东的事情彻底处理妥当前，他发誓不跟金嫚见面，更不能答应她任何要求。

不是普天成绝情，在金嫚身上，他是多情的，甚至有些滥情。是现实逼的。且不说王化忠他们已经盯上了金嫚，就算没盯上，吉东对他来说，也是一颗地雷。这颗地雷啥时不排除掉，他的心啥时就不能安。

不能安啊。

良久，普天成重重吐出“王化忠”三个字。这个老狐狸，到底还嗅出了什么？

省委班子（17）

全国政协考察团在海东调研了一周，瀚林书记亲自陪同。这在海东历史上，是少有的。在眼下政界，也不多见。

考察团第一次会议上，省长路波和常务副省长周国平分别就海东文化旅游事业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向考察团做了汇报。紧接着，考察团参观了海东大学和海东海事学院，听取了两所高校在教学改革和创新、促进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的工作汇报。由于准备工作做得细，扎实，考察团甚是满意。按照事先安排，第三天晚上，海东艺术剧院为考察团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节目。那天晚上，在家的常委都去了，演出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普天成跟于川庆一个负责剧院里面，一个负责剧院外面。两人拿着对讲机，不时通报着情况。普天成一直担心一毛、三毛的职工会在这个时候惹出事来，所以他格外留神。还好，一切平安，演出结束，等把考察团成员安全送回宾馆，普天成果得话都不想说了。秘书长有时候更像是警卫兵，领导专心致志看戏，你得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不管别的方面工作做得多好，如果在要紧处出点事，哪怕是小事，你的所有努力也白费了。演出会第二天，海东下起了小雨，雨幕让海州城变得浩渺隐秘，却也多了几分诗意。普天成喜欢这样的天气，其实他喜欢一切带有神秘感的事物，人也是。这一天他陪着考察团参观了海州古街。海州古街是海州极负盛名的一条老街，文化气息极为浓厚，也是游客们争相游览的地方。打伞走在细雨中，

眼前是蒙蒙一片，脚下又是古街散发出的古旧气息。普天成忽然想起了童年，想起了跟在瀚林书记屁股后面打水仗的情景。那时大院里的孩子分成两拨，一拨跟着宋瀚林，另一拨跟着一个姓高的孩子，他父亲是军区副司令员，官大得很。乔若瑄那时是瀚林书记忠实的门徒，瀚林书记走到哪儿，她就要跟到哪儿，宋瀚林也十分关照这个小他八岁的小妹妹，不容别的孩子欺负她。有段时间，宋瀚林还学着水泊梁山的样子，封给乔若瑄一个雅号：压寨夫人。把乔若瑄美得，逢人便张开小嘴，夸张地说：“我做夫人了，是瀚林哥哥的压寨夫人。”当然，那个时候乔若瑄并不知道压寨夫人的含义，只当是瀚林哥哥封给她一个官。

乔若瑄打小就有做官的野心，这或许跟她的家庭背景有关。那个时候，一群孩子中属她爸妈最没出息，日子过得也紧巴，乔若瑄吊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长大后我一定要当官，当大官，要吃很多很多好吃的，天天穿新衣裳。”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玩伴，如今各奔东西，只有他和乔若瑄，像是跟瀚林书记分不开似的。人生有时候如梦，又如这茫茫苍苍的雨，让人无法看透。

普天成正想得出神，于川庆过来了。于川庆看上去比他还疲惫，这些天，两人都没怎么睡觉。

“看来效果不错。”于川庆说。

“谢天谢地吧，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有两天呢。”普天成说着，目光投向雨雾中，他要时时刻刻操心考察团的安全，还要提防道路两旁不要突然有人冲出来。去年七月份，普天成也是陪中央一个考察团，那次也是在古街，大家正看得尽兴，从顺昌当铺那儿突然冲出一对父女，当父亲的一把就把考察团副组长、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的腿抱住了，他大喊了一声“青天大老爷”，就开始诉冤。他女儿一看人们围了过来，立刻拿出事先写好的状子，顶在了头上。这一对父女是来自南怀市的，他们告南怀市长朱锦文。朱锦文做副市长时，通过南怀八中校长将十六岁的蒋婷婷还有另外两位女同学骗去给教育局长和朱锦文他们陪酒。朱锦文那天喝大了，竟然借着酒兴在另一间包厢里将学舞蹈的蒋婷婷给强奸了。事后，朱锦文给蒋婷婷五百元钱，还保证将来供她上大学。不谙世事的蒋婷婷一边抹眼泪一边嚷着要见校长。谁知八中校长得知情况后，非但不帮蒋婷婷说话，还威胁她，如果说出去，就开除她。迫于压力，蒋婷婷没敢往外说，不久之后她怀孕了，她让校长带她去找朱锦文。朱锦文倒是见了她，但在见面的宾馆里又一次强暴了她，完事后扔给她一千元钱，让她去堕胎。蒋婷婷不敢堕胎，肚子一天天鼓起来，她没脸上学，回到了家里。蒋婷婷的父母得知情况，找八中理论，却被通知他女儿道德败坏，小小年纪不学好，跟社会的小混混乱来，弄大了肚子，被学校开除了。蒋父痛

心之下，决计让女儿把孩子生出来，将来抱着孩子打官司。朱锦文听说后，怕了，他让八中校长做工作，给蒋家两万块钱，并保证让蒋婷婷上大学，条件就是必须把孩子打掉。老实的蒋父信以为真，拿着两万块钱回家了。可是刚把孩子打掉，朱锦文还有八中校长全都翻了脸，拒不承认有什么强奸的事发生，一口咬定蒋婷婷是跟社会上的不良少年厮混才弄大了肚子。蒋父这才走上了告状之路。

但这条路艰难啊，蒋家拿不出任何证据，原来一同陪过酒的两位女学生又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陪酒这回事。蒋父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只能带着女儿四处上访。但除了冷眼，还有恶讽，他们什么也没上访到。

朱锦文倒好，他现在是南怀市委书记，权力更大了。

省委班子（18）

去年那一天，普天成心情很难过。蒋家父女的突然出现，令他想起了金嫚。他跟金嫚发生关系的时候，金嫚也就十九岁。

于川庆又说了句什么，往前面去了。普天成独自站在雨中，心头浮上很多往事。往事中有他，有金嫚，也有妻子乔若瑄，还有书记宋瀚林……

一周的调研圆满结束，普天成等人长长松了一口气。考察团对海东的工作给予了极高评价，瀚林书记和路波省长都很高兴。送走考察团第二天，省上简单召开了一次总结会，瀚林书记高度表扬了普天成和于川庆，说他们工作做得细，准备充分，服务到位，让海东在政协委员面前露了脸。于川庆有点沾沾自喜，能得到书记的表扬，不是一件容易事。普天成却很冷静，其实他知道，瀚林书记是解下了一个包袱，了了一块心病。以前吴玉浩在位时，对全国政协和人大来的考察团、调研组不怎么热情，服务也就不怎么周到，结果，惹得人大和政协有了意见。中央调整海东班子，征求意见时，政协、人大没怎么给吴玉浩说好话，反面意见倒是提了不少，结果，吴玉浩到中央，安排得不是太理想。至少，跟他自己的期望有差距。瀚林书记是聪明人，他一上任，就想扭转这个局面，因此，对政协这次考察，瀚林书记看得十分重。作为瀚林书记的老跟班，瀚林书记心里有几块病，普天成摸得一清二楚。

准确摸清领导意图，是秘书长必须具备的本领之一。在具体工作中如何把这种意图不显山不露水地贯彻好，是考察一个秘书长能否胜任的关键因素之一。看来，瀚林书记这次是真的满意了。

会议结束后，瀚林书记把普天成叫到了办公室，说：“辛苦了啊天成，几天没睡好觉了吧？”普天成点点头，他的样子疲惫极了，脸

色蜡黄蜡黄的，像是害了一场大病。瀚林书记说：“政协汪秘书长跟我讲，天成是块好料，让我一定好好用。我说汪秘书长啊，天成的确是块好料，可我用得心疼，哪件事也少不了他，我真担心，哪一天把他累倒了。”普天成听得感动，汪秘书长是第二次带队来海东，前年他就来过，这次汪秘书长受到了跟上次完全不同的礼遇，说点好话，也在情理之中。但瀚林书记这样当着他的面讲出来，还是让他受宠若惊。普天成不大自然地点点头，“能让汪秘书长满意，再辛苦也值。”瀚林书记朗声笑道：“满意，他满意得很。天成，这次接待很成功，你们认真总结一下经验，说实话，接待这一块儿，我一直不大放心。”普天成说：“请书记放心，我们会认真总结的。”宋瀚林笑笑，从抽屉里取出一包东西：“这是朋友送的两棵参，你拿去吧，补补身子。”普天成赶忙推挡，“送书记的参，我怎么敢收，还是您放着。”宋瀚林不高兴了，故作生气道：“怎么，看不上是不是，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参，有点年成呢。”普天成脸上堆笑道：“哪，我是不敢夺爱，再说……”他本来想说书记的身子也需要大补，一想这话又有点俗，没敢说出来。宋瀚林将参硬放他手里，又问：“最近广怀那边怎么样，若瑄没跟你汇报？”

“她啥时向我汇报，她的性子您又不是不了解。”一听话题转到乔若瑄身上，普天成本能地警惕起来。

“是你太官僚了吧，我怎么听说她最近跟汉武同志配合得不是太

好。”

“不会吧，这事我还从来没听说。”普天成暗自一惊，乔若瑄的性子他了解，向来不把谁放眼里，仗着有瀚林书记这层关系，在下面总是表现得有几分霸道。莫非，杜汉武找瀚林书记告了状？

“我说嘛，怪不得你信息闭塞，原来对老婆的事不闻不问，这不好。天成啊，到了咱们这年龄，该关心的还是要关心。这样吧，抽空跟若瑄谈谈，如果实在配合不起来，就回来，适合她的岗位又不是只有一个，这个工作你来做。”

普天成僵在了那里，按照瀚林书记的口气，他心里应该是早有谱了，那么？

从瀚林书记办公室出来，普天成一片茫然，瀚林书记向来跟他是有啥说啥，为什么这件事上，要采取如此含蓄的态度？难道他听到了什么，或者，乔若瑄做错了什么？

这个乔若瑄，总是自以为是，迟早她要吃苦头！

省委班子（19）

下午下班，普天成推掉了所有应酬，让司机把他送回了家。他本想等晚上再给乔若瑄打电话，可心急得不行，还未来得及泡茶，就把电话打通了。乔若瑄在那边问：“什么事？”普天成说：“没事。”“没事你打什么电话？”普天成就生气了，我是你丈夫，我打个电话还不行啊？

“你马上回来。”普天成说。

“回来干吗，我这边忙着呢。”

“再忙你也回来！”普天成加重了口气。

乔若瑄也加重了口气：“我这边来客人了，最近走不开。”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夫妻之间通电话，经常是公事公办的口气。普天成听到电话那边人声嘈杂，好像是在酒店里。整天就知道吃，迟早吃得你倒吐。他没好气地挂了电话，心情郁闷地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起身，去厨房弄吃的。厨房里什么也没有，普天成到现在也没养成下班先买菜的习惯，站了一会儿，心情败坏地回到沙发上。后来，普天成又把电话打给广怀市政府秘书长王静育。王静育最早在他手底下干过，算是可靠之人，王静育能做上秘书长，跟普天成也有一定关系。当然，这件事上，普天成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妻子。乔若瑄到广

怀，一开始瞅上的是原政府办主任，普天成觉得那人不厚道，坚决否决了。乔若瑄听从了他的意见，把王静育从文化局长的位子上提拔了起来。实践证明，普天成的目光是准确的，王静育对乔若瑄，算是忠心耿耿。

普天成说：“静育啊，最近怎么样？”一听是普天成，王静育的声音立刻变了：“秘书长啊，我最近很好，秘书长，您也好吧？”普天成说了声好，王静育就开始说出一大堆低姿态的客套话，这些话让普天成脸红。什么时候，上下级之间通电话，成了表忠心？原本简单的几句话，让这忠心一表，立马就变得复杂，变得暧昧。平时普天成自己也这么说，但角度一换，别人说给他听时，他还是不大习惯。好不容易等王静育说完，普天成才郑重其事地问：“静育，你告诉我，最近若瑄是不是又跟老杜闹矛盾了？”一听问这个，王静育那边立马哑巴了，半天，支吾道：“这……这……秘书长，您是从哪儿听到的？”

普天成不高兴了，加重了语气：“我问你呢，实话实说！”

王静育知道绕不过去，战战兢兢道：“是这样的，前些日子为明皇，乔市长跟杜书记是闹过一些别扭，不过闹得不厉害。”

“再没别的事？”

“没，真没，就是为明皇，乔市长一直主张关，杜书记不答应，说关了明皇事小，伤了外来投资者的积极性，广怀经济就会倒退。”

普天成长长叹了一口气，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应该不是太大，也不会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他冲王静育说了声：“就这样吧。”然后挂了电话。

明皇的事普天成听过一些，前些年，广怀招商引资，从广州引来一家投资商，老板叫耿明皇，广州人，他在广怀投资几个亿，除了开发房地产外，还开办了一家内衣制品公司，这两年风靡市场的“娇娃”内衣就是由明皇制衣公司生产的。耿明皇给广怀的经济带来一股新风，他的明皇集团目前已成为广怀民营企业的代表。但是三年前，耿明皇突然投资一个多亿，建了一家餐饮娱乐中心，下辖五星级酒店、夜总会、桑拿洗浴中心、明皇大酒楼，还有 SPA 男女健康会所。这家娱乐中心从开张之日起，就引来各种非议。据说里面美女如云，各色服务令人目不暇接。普天成却是一次也没去过，他对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过敏。去年三月，明皇大酒楼一名十八岁的女服务员跳楼自杀，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有人说女服务员是被逼迫为顾客提供性服务而跳楼自杀的，明皇方面却矢口否认。此事闹了一阵，不闹了，普天成心想，一定是明皇方面出了钱，私了了。他曾拐弯抹角问过乔若瑄，明皇真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可怕？乔若瑄没好气地说：“怎么，你也心里痒痒了啊，要不要我送你一张金卡，你专程去体验一下？”一句话呛得，

普天成再也问不出第二句。但他心里清楚，明皇里面，有名堂。

乔若瑄公开反对明皇，让明皇关门，多少令普天成心安。这个世界，已经够让人眩目的了，有时候简直头晕眼花，就连普天成自己也觉得，世界变得太快，变得越来越看不懂，甚至不敢看了。能少点杂音，还是尽量少点吧。

普天成起身，肚子饿得响了，他想到楼下那家面馆吃碗面。

省委班子（20）

大华的进展很不理想，奠基仪式搞完一个多月了，工程尚未真正开工，时间已是六月下旬，如果再不抓紧，大华海东这一合作项目，将很难按期完成。

为此省上召开过两次联席会，一次由副书记马超然主持，方方面面的人都来了，但一毛、三毛的职工代表却没来。前年六月，就在全省毛纺织业改制时，一毛、三毛内部相继出事，两家企业董事会一大半人进去了，没进去的几个，一看企业无望，也都自谋生路去了，企业成了一盘散沙。后来在国资委和经贸委的共同努力下，企业成立了临时管委会，职工推举郑斌源担任管委会主任，郑斌源婉言谢绝。但郑斌源在职工中威信颇高，事实上现在一毛内部的事，他说了算。奠

基仪式那天，郑斌源算是给了普天成和瀚林书记一个面子，把职工劝说回去了，但接下来，职工再闹事，郑斌源就说啥也不管了。超然书记主持的这次会议，提前两天就让经贸委请了郑斌源，但人家愣是没给脸。紧跟着，常务副市长周国平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具体参加的有财政、经贸、国资委，还有体改委，商讨解决“十二条”的问题。但会议议了两个小时，除了已经兑现的五条，剩下的七条，竟然没拿出一一点解决办法来。

普天成给瀚林书记汇报这件事时，瀚林书记的脸沉得很阴。普天成把两次会议的结果汇报完，站在一边等指示。瀚林书记没抬头，也没讲话，手里的笔不停地在纸上画圈。瀚林书记一画圈，普天成就知道他生气了。不生气才怪，项目受阻一个月，各方面没一点动静，都在睁着双眼看，换上谁，也得生气。普天成私下认为，这是超然副书记在暗中作怪。一开始，省里确定要把大华引到海东来，超然副书记态度很积极。那时他是副书记，宋瀚林是省长。依普天成当时的判断，超然副书记是想亲自抓这个项目。抓项目跟抓其他工作不同，抓到项目，某种程度上也就抓到了政绩，抓到了财富，因此领导们的积极性都很高，碰到一个好的项目，大家都会纷纷流露出意思来。况且大华的总部在香港，最大的股东又是法国一家财团，负责这个项目，就意味着可以在香港、法国来来去去。但在分工会上，玉浩书记将这项工作交付给了宋瀚林，结果，超然副书记就不高兴。普天成记得很清楚，那次分工会开完，超然书记很长时间都不高兴，跟政府这边的接触明

显变得少了，后来还是瀚林书记主动找他，并跟他一道去了一次法国，这才打破了僵局。瀚林书记到省委后，思虑再三，将大华海东交给了马超然，但马超然一直不大积极，不积极的主要缘由，是这个项目目前还是瀚林书记说了算。

有些人愿意为别人付出，甘做人梯，比如他普天成；有些人不。超然书记是有一把手情结的，这点省委、省府两个大院的人都能体会到，不该他做主的事，超然书记常常做主，不该他露的面，他常常提前露了。有时候他甚至越过瀚林书记，讲一些原则性很强的话，最后弄得瀚林书记反倒没了说的。这种笑话，超然书记闹了不止一次，瀚林书记嘴上不说，但心里一定有想法。

把想法藏在心里，脸上仍露着很温和的笑，这就是瀚林书记。

要落实的十二条，是普天成当时代表省府跟一毛、三毛职工谈的，政策让步是有些大，执行起来也确实有难度，特别是大华答应资金迟迟到不了位，对职工的承诺就无法兑现。但任何事只要你想做，总还是能找出一些办法的，比如资金问题，就算大华这边拿不出钱，省财政态度积极一点，多方筹措一些，仍然有办法解决。况且，一毛还有一块地，也是进入拍卖程序的，据普天成掌握，目前想拿到那块地的，不下十位。

普天成这么分析着，就感觉省委两位书记之间，目前关系很微妙。特别是瀚林书记，明知马超然从中作梗，以消极方式激化工人跟大华的矛盾，却装作什么也不觉，仍旧听之任之，让事态朝不好的一面发展。

省委班子（21）

这天下午，普天成再次收到秋燕妮的邀请，秋燕妮在电话里温情脉脉地说：“秘书长么，下班后有空没，想请秘书长吃顿饭。”普天成赶忙说：“秋总啊，实在不好意思，这两天事多，改天吧，改天我请你。”秋燕妮一听又在拒绝，语气暗淡了，“秘书长一次面子也不给啊，今天是周末，想必也不是太忙，我已把地方订好了，万望秘书长赏光。”

这个秋燕妮，她到底要做什么啊？普天成一边心里画着问号，一边推辞道：“真的很抱歉，今天下午单位有个应酬，脱不开身的，下周吧，下周一定请秋总。”秋燕妮一听，知道又是无望，沮丧地道：“好吧，燕妮随时等候秘书长的电话。”

合上电话，普天成的心就又乱了，秋燕妮三番五次请他，无非就是想借他这只手，尽快平息工人们的情绪，让项目赶快开工。项目耽搁一天，秋燕妮在大华的位子，就危险一天，秋燕妮现在比谁都火烧眉毛。可他这只手能管用吗？

想来想去，普天成决计再见一次郑斌源，他相信，瀚林书记在冷眼观察着马超然的同时，也在观察着他。

周六上午十点，普天成来到郑斌源家。郑斌源刚起床，屋里仍旧乱糟糟的，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普天成看了一眼摆在客厅中央的麻将桌，道：“兴致不错啊，能玩儿通宵了。”郑斌源趿拉着拖鞋，没好气地说：“不像你，把自己献给了党。”普天成笑笑，他了解郑斌源，这人就这脾气。郑斌源进卫生间了，普天成实在看不过眼，动手为郑斌源整理起屋子来。收拾了一会儿，他说：“我看你是得找个伴了，再这样下去，你这一百多斤，不保险。”郑斌源边洗脸边说：“感谢秘书长，敢情组织上连这事也管啊。”普天成说：“还带着情绪啊，你老郑什么时候也成小肚鸡肠了？”又过了一会儿，道：“组织上不管，兄弟管，我可不忍心你倒在麻将桌上。”

“那好，你下个红头文件，给我任命一个。”

普天成哭笑不得，摊上这种人，脾气都发不了，只好道：“红头文件就免了，前些天我还碰到过雅兰，问你呢。”说完，盯着郑斌源，看他的表情有何变化。

郑斌源一点反应也没有，懒洋洋道：“那个疯婆子，还是留给你

吧，我就免了。”

雅兰叫邓雅兰，是郑斌源跟普天成他们的中学同学。上中学的时候，邓雅兰对普天成有意思，无奈普天成对她一点儿感觉也没有，认为她太疯了，整天打扮得跟男孩子一样，不是打架，就是联合起学生来整老师。普天成他们有一位姓曾的老师，大家暗中叫他曾夫子。曾夫子教语文，一站到讲台上，就之乎者也，讲得同学们昏昏欲睡。雅兰不喜欢曾夫子，有一段时间专门跟曾夫子作对。曾夫子讲《赤壁怀古》那节课，雅兰突然喊肚子痛，抱着胃直呻吟。曾夫子跑下来，问她哪儿痛，雅兰揉着肚子道：“腹内翻江倒海兮，不知准确位置。”惹得同学哄堂大笑。曾夫子知道上当，刚要发火，雅兰站起来，“老师鼻孔有毛兮，脏乎。”曾夫子不喜欢剪鼻毛，常有鼻毛恶作剧一般从鼻孔里钻出来。被雅兰这般羞辱，曾夫子勃然大怒，指着雅兰的鼻子，“你，你给我出去。”雅兰大笑，然后冲同学们做个胜利的手势，扬长而去。

雅兰没考上大学，这样的学生要是能考上大学，上帝怕都要脸红。郑斌源和普天成上大学时，雅兰进了一家街道服装厂，后来就嫁了人，听说嫁的是她师傅的儿子。再后来，就听说他们吵架、打架、离婚。然后就没了消息。普天成在吉东当书记那一年，忽然听说雅兰从国外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洋儿子，一打听，才知道她去了法国，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多岁的老头子。老头子有不下十个亿的资产，最早是农场

主，后来涉足企业，单是上规模的服装厂，就有四家。雅兰靠婚姻从老头子手里掠了一把，然后带着儿子，跟老头子说了声拜拜，就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目前她是雅兰碧儿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单身贵族。不知为什么，普天成一直想把雅兰跟郑斌源撮合到一起，兴许，他们都是经过风雨的人，到了一起，可能会更加珍惜。雅兰对郑斌源印象也不错，常常问起他，可惜郑斌源这根木头，现在是死活打不起精神。

省委班子（22）

郑斌源喝了杯牛奶，算是给自己的胃一个交代，然后坐回到沙发上。经普天成一清理，屋子整洁多了，普天成烧了开水，沏了两杯茶。

“秘书长亲自服务，不错啊。”郑斌源阴阳怪气说。

“我不能见死不救，看看你，把日子过成了啥样？”普天成想认真劝劝郑斌源，男人到了这岁数，生活上马虎不得，打麻将熬夜这种事，再也不能干了，没什么也不能没了本钱，身体就是本钱。

“你要是羡慕了，也可以这么过的。”郑斌源点上烟道，他不喜欢听人说教，哪怕最好的朋友。在他看来，自己目前这种状况很好。其实他昨晚没打牌，家里来了几个工友，是他们打了一宿，他这儿现在是单身职工俱乐部，谁不想回家搂老婆了，都可以来。他自己从不

碰这些，昨晚他熬通宵，是在写一份材料，题目叫《从一毛、三毛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败性》。郑斌源对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一直持不同意见，认为目前通行的这种卖光分尽的做法不是在改革，而是用一种非正常手段强行结束国有企业的使命。他打算将来把这份材料直接寄到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

“说吧，大驾光临，又有何指示？”

“指示不敢当，就是来跟你聊聊。”

“聊聊？省委秘书长跑到我一个穷老百姓家里聊天，这事要是让记者知道了，准是大新闻。”

“你能不能认真点，我可不是跑来听风凉话的。”

“认真？可以啊，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郑斌源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你这张嘴，苦头还没吃够啊。”普天成带着警告的口吻说。

“没，早着呢，我郑斌源这辈子里是溜不了须拍不了马了，不像你，永远都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老郑啊，牢骚话你说了有几十年了吧，怎么样，还没说过瘾？”

普天成忧虑地叹了口气。他这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这种牢骚话。人可以对事物有不满，也可以发发牢骚，但不能把牢骚当饭吃。郑斌源这点上，太不能控制自己了，这也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

一个人最终能得到什么，不能得到什么，跟人的修炼、对待世界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当你以消极悲观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世界，你的人生，自然就暗淡。

郑斌源现在不只是悲观消极，还有点嘲讽世界的意思。这个世界尽管有很多荒唐事，滑稽事，看不明白接受不了的事，但还远没到你来嘲讽的程度。你敢于嘲讽，只能说你道行太浅，把自己看得过于高大了。

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作为一个人，你是渺小的，是没有资格来嘲弄世界的。你只有处心积虑、谨小慎微活在里面，你的路才能越走越宽。这是普天成的人生逻辑。

大约郑斌源自己也觉得过于油腔滑调，只要嘴皮子上的小功夫了，主动收敛起来，认真道：“是不是又要跟我谈职工的事？”

“我是想谈，就看你郑总有没有兴趣。”

“少来这一套，说好了，再让我给职工做工作，我可不干。”

“暂时没做的工作，不过以后也说不定。”普天成起身，再次为两人的杯子续满水。他今天来，是想跟郑斌源交交底，看能不能找一个最好的办法，彻底把一毛、三毛的事了结掉。

有些事耽搁久了，是会发霉的，食物发了霉，会长出一些绿毛，事情也一样，一旦发霉，长出的就不只是绿毛，可能还会有红毛、黄毛。尽管一毛、三毛的事伤及不到普天成，但它很可能会伤及瀚林书记，这是顶级秘密，怕除了普天成，没第二个人知道。但普天成最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超然那双眼睛，好似窥到了什么。有天普天成发现，超然书记跟原一毛厂财务总监的老公在一起。财务总监于小毛是进去了，判了三年，谁都知道，这三年判得格外轻，按她贪污八百多万的事实，至少在十年以上。但没有人知道，这中间瀚林书记是采取过一些措施的，当时很多事，都是由他普天成来完成的。他肩负着某种使命，在那场震动全省乃至全国的企业腐败窝案中，周旋于各个层面，事情最终是按瀚林书记的意愿了结的，该判的判，该撤职的撤职。但结局没有令所有人满意，让所有人满意的结局，太难有了，所以很多事，只能满足少数人甚至极个别的人的意愿。马超然恐怕就是多数不满意者中的一位。普天成没有想到，连这盘棋，马超然也敢动，这可

是盘死棋啊，铁定了的案子，给任何人都没有留下翻盘的机会。马超然再打于小毛老公的主意，这证明，他内心里的欲望，远不止虎视眈眈盯着瀚林书记的位子这么简单。

于小毛的老公是个赌棍，据说为了跟于小毛要钱，他手里握了于小毛不少证据。这些证据，当时普天成费过心，可那个男人太贪得无厌了，普天成最终放弃。不过他通过别的渠道，严重警告了这个赌棍，让他那张嘴巴，永远不要再乱说话。

省委班子（23）

普天成收回心思，脸上闪着苍凉的笑，说道：“那十二条，估计一下两下兑现不了，职工有意见，大家都能理解，不过政府已经答应的事了，总要落实。”

“这话你去跟职工讲。”郑斌源打断普天成，他现在最烦人提十二条，当初若不是因为普天成，说啥他也不会在那份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现在倒好，就连那可怜的十二条，政府也迟迟不兑现。

普天成倒是不急不恼，慢悠悠地说：“跟职工讲也无妨，关键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事目前由超然副书记分管，我出面讲，不大合适。”

“那就不讲。”郑斌源又点了一根烟。

“讲还是要讲的，要不然，我找你干吗？”普天成呵呵一笑，看似轻松，实则笑得艰难。

话题终于转到了一毛、三毛职工身上，郑斌源气愤地骂起了普天成，说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当初你说得多好，现在呢？眼见着几万名工人下岗失业，你高兴了？”普天成无奈地叹口气，类似的问题，他跟郑斌源争论了不下十次。郑斌源老把工人下岗失业归结到政府身上，认为是政府的政策出了问题，改制毁了企业。普天成跟他据理相争，说企业是你们自己搞垮的，跟政府没有关系。还有，国企改革是大趋势，谁也挡不住，只不过一毛、三毛集中把问题暴露了出来。郑斌源大骂普天成耍官腔，不讲真话。“你能不能讲讲真话，哪怕一句也行，为什么你们当官的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呢？”普天成笑笑，不温不火地道：“我讲的就是真话，只是你听不出来里面的真味。”

“是山珍海味吧？”郑斌源嘲笑一句，他不想跟普天成理论下去，但有些话又不能不讲，不讲职工就要吃亏，继续被政府盘剥。他说：“企业景气时，你们杀鸡取蛋，每年恨不得把企业挣的那点钱全拿走。现在企业要技术更新，要换设备，需要政府帮助了，你们却来个一破了之！”

“斌源啊，你这思路得变变，要不然，迟早会出问题。”普天成见郑斌源还那么顽固，叹气道。

“怎么变，顺着你们，把工人往绝境上逼？”

普天成耐着性子说：“政府没有逼工人，相反，政府正在积极想办法，帮他们渡过难关。”

“冠冕堂皇，你们就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郑斌源起身，每次谈起工人，他都要激动，普天成认为正是他这种观点害了工人。

在大的潮流面前，每个人都要学会顺应，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企业不存在了，生活的路并没断。普天成列举了好多下岗职工创业的例子，说上访解决不了终身问题，政府不会把每个人的问题都解决掉，要及早着手，开展自救。郑斌源说工人把大半生献给了企业，现在却让他们自谋生路，他认为太残酷。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残酷的，那种躺在企业身上一劳永逸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争论到后来，郑斌源不说话了，不是被普天成说服了，是他觉得普天成这种人是永远不会站在职工这一边的，他们习惯了让别人牺牲，

他们一生的乐趣，也是在看别人如何牺牲上。

省委班子（24）

在郑斌源面前碰了钉子，普天成很灰心，一连几天，他的心情都很抑郁，做什么也提不起精神。这些日子，吉东那边倒他的声音越来越响，马效林说，王化忠偷偷去了北京，到现在还没回来。看来，王化忠们也意识到，在省里告不翻他，不如直接上北京去告。马效林还说，市委书记徐兆虎最近行动也有些张狂，几次会上都讲到了吉东大厦，要让全体干部以吉东大厦为戒，切不可为了一己之利就把“一切为民”这个根本丢掉。徐兆虎讲这样的话，普天成能想得到。他跟徐之间没啥个人交情，徐的提升完全是因为马超然，按俗话说，徐兆虎是马超然这条线上的，当然巴不得他普天成出事，出得越大对他们越好。但他听了，心里还是来气，忍不住就说：“他徐兆虎有什么资格，当年他搞南安高速，还不是死了人！”普天成说的南安高速，是徐兆虎在南怀任市长时抓的一个项目。该公路有多处隧道，在修马家山隧道时，隧道塌方，六十多名民工被困，最后虽经奋力抢救，还是有十二名民工死在了隧道里。这在当时，是一起特大工程事故。徐兆虎上下活动，最后还是把消息封锁在了省内，没往中央报。后来由工程指挥部和南怀市双方出钱，给死难者做了赔偿。

“就是嘛，我还听说，当年南怀嫖幼案，姓徐的也是参与了的，

不过下面的人没敢说出来。”马效林一听他发了火，马上接话道。

这话倒是第一次听说，普天成本能地就将目光对住马效林。马效林这种人，有时候也能出其不意地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见普天成瞪着眼望他，马效林有几分紧张，避开目光说：“我是看不惯他那种飞扬跋扈的样子。”

普天成想了想，含糊其辞道：“效林啊，这种话乱讲不得，牵扯到领导干部的事，一定要讲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诽谤。”

马效林似乎没听明白，赤红着脸道：“秘书长，我也是随口说说，姓徐的太过分，不制止王化忠他们倒也罢了，还暗中给他们鼓劲。”普天成有丝失望，沉默一会儿，又道：“这些事，你最好不要管，不要让它分了神，要把精力集中用到工作上。”

马效林嗯了一声，不说话了。普天成觉得心里有点急，好像什么地方被人堵住了，不捅开不行，但又不能十分明显地捅开。过了一会儿，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听说蒋家父女现在还在告状？”马效林这次听清楚了，道：“我打听过，不告了，告得家徒四壁，告不动了。”普天成长长哦了一声，又道：“那个蒋婷婷，实在可怜啊。效林，有机会你去趟南怀，替我看看这个孩子，如果生活实在困难，就暗中帮她一下。记住了，别跟她提我。”

马效林立马道：“秘书长菩萨心肠，下周我就去南怀。”

“不用这么急，免得人家说闲话。”普天成说到这儿，不说了，他相信，就算马效林再笨，也能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马效林走后，普天成反复审问过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卑鄙？但他最终摇了摇头，狼要咬人时，你就得想办法把狼那口利牙拔掉。

徐兆虎尚不是关键，他担心的是王化忠。听说王化忠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分到了中纪委，王化忠正是因为这个，才能在人生低谷中一下翻起身来，重新趾高气扬。也正是因为这个，已经失去政治舞台的王化忠才敢翻他普天成的老账。儿张老子胆，如今养个好儿子，是多么重要啊。想到这儿，普天成忽然提醒自己，是不是也该去趟北京？

沈晓莹来了。她上午打过电话，下午就赶到了省城。普天成手头正好有件急事，本来想让曹小安先去帮沈晓莹订间房，后来一想还是算了，这年头，你说谁是保险的？等普天成把手头的事忙完，沈晓莹已住进了宾馆，她打电话给普天成，说下午一起吃饭。普天成说行啊，下午正好没啥应酬。

等下了班，普天成又在办公室坐了会儿，确信没有谁给他临时再安排接待工作，这才慢悠悠地下楼。到了楼下，发现车子还在，之前他已跟司机说了，下午不用车，让他按时回家，可司机还等在车里。普天成就有几分感动，其实他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感动的人，尤其是身边工作人员。尽管他知道，工作人员有时也是身不由己，必须这么做，可他还是感动。司机从车里跳下来为他开车门，普天成说：“今天不用车，你回家吧。”司机很茫然地站在那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就像做错事似的发出一种愣怔。普天成没往后看，生怕司机的表情触动他，让他想起自己以前当秘书当副职时的情景。人啊，要说一路走来，谁也不容易。

省委班子（25）

普天成赶到天鹅宾馆，沈晓莹正打扮一新地等着他。四目相对，两个人的表情都发生了变化。在普天成看来，时间过去这么多年，沈晓莹依然那么漂亮，那么有风姿，只是，她额上也有了细密的鱼尾纹，岁月毕竟还是不饶人的。对于沈晓莹来说，这次见面多少有点奢侈，毕竟，普天成不再是当年的普书记，他现在是大人物，位更高权更重，这种机会也就更难得。于是她脸上就有了少有的拘谨和胆怯，人也变得不如以前那么大方，叫了一声秘书长，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普天成笑笑，说了一声：“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自己登宾馆。”

沈晓莹赶忙道：“知道秘书长忙，给您添麻烦，实在对不住。”

进了房间，普天成在沙发上落座。沈晓莹窘在那儿，不知是该先沏茶还是先干别的。普天成看着她的窘态，缓解压力似的说：“一路辛苦了吧，先找个地方吃饭，吃完咱们再聊。”

沈晓莹嗯了一声，她的样子温顺而又妩媚。

海州市新津路有家叫“独一处”的海鲜城，里面食客天天爆满，普天成带沈晓莹来到那儿，里面已是人满为患。沈晓莹看了看挤得扎堆的食客，道：“这儿太吵了，换个僻静的地方吧？”普天成说：“不要紧，后面还有幢小楼，我们去那儿。”于是两个人往里走。这中间有人认出了普天成，起身打招呼，普天成跟对方招招手，示意他继续吃。又有人从远处走过来，热情地邀请他们，普天成说：“不必了，今天我有贵客。”邀请者便将目光搁在沈晓莹脸上，沈晓莹脸上火辣辣的，很不自在。普天成倒是无所谓，大方地跟人说说着话，让服务员叫领班来。不大工夫，一位身穿旗袍的高挑女子走过来，笑吟吟道：“是秘书长啊，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普天成笑说：“来了位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女子边看沈晓莹边说：“有，有，到海宁园吧。”小二楼果然安静，领班热情地引他们走进海宁园，十几平米的一间包房，收拾得很别致，极有情调的那种。领班唤来两位服务员，叮嘱她

们别的包房不用管，专心在这儿服务就是。两位服务员年龄都不超过二十岁，其中一位认得普天成，左一声秘书长右一声秘书长叫得甚为亲热。沈晓莹有点纳闷，一般说，领导吃饭最怕到有熟人的地方，更不会选这种乱糟糟的小店，普天成倒像是对这儿很满意。后来她才知道，店老板是普天成中学同学的妹妹，以前在三毛厂当后勤科长，三毛不景气后，主动辞职，办起了这家店。如今，“独一处”已有了品牌效应，在全国办了十二家连锁店，生意分外红火。

普天成要了一壶普洱，乱中取静，也是他性格中的一大优点。老婆孩子不在身边，大餐又不能天天吃，普天成就得寻找一些像“独一处”这样有特色的地方，有时候寂寞或是心烦了，泡一壶茶，要几样菜，坐上那么一两个小时，心情就会从低谷里慢慢走出来。菜是清一色的海鲜，普天成自己对海鲜不是怎么有胃口，嫌吃起来麻烦，但来了要好的朋友，他会想方设法带到这儿来，因为“独一处”的海鲜的确做得别致，个别菜在海州最大的酒店也是做不出来的。

沈晓莹静静地望着普天成，显然，吃啥对她来说是无所谓的，就算这顿饭不吃，她也照样会很开心，她的心思在普天成身上。要见普天成的打算，沈晓莹心里早就有了，但就是没有勇气付诸实施。见一个身份和地位都比自己高许多的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还要讲一点策略。以前在吉东，沈晓莹是没有这么多顾虑的，啥时想见了，就直接去办公室找，有时也做东，请普天成

共进晚餐。但此一时彼一时，且不说她现在落魄得到了家，普天成却如日中天，前程远大得很，单就她跟普天成心里那道小坎，她就无法迈过去。

男人跟女人，接触是不能密的，相处也不能太融洽。融洽会滋生东西，密又加速着这滋生过程。普天成在吉东做书记，对沈晓莹极为欣赏，到后来，这份欣赏演变成厚爱，为了这份厚爱，普天成甚至不惜惹恼王化忠等人，超越原则地让她到重要岗位上。这让沈晓莹感动。女人一旦被某个男人打动，是很容易生出情的，这情往往会超越一些界限，往洪水猛兽的方向发展。沈晓莹控制不住自己，到现在她还控制不住，普天成是她心目中的偶像，是她的神，这神的地位远远超过了自家丈夫。他们之所以没到那一步，是普天成把握得好。

有好几次，沈晓莹都要像水一样化在普天成怀里了，是普天成用坚硬的双手，将她推开。这一推开，沈晓莹心里就有了伤，到现在都没愈合。

在吉东的时候，沈晓莹年轻漂亮，自觉姿色也在别人之上，加上她的聪灵还有适时表现出来的泼辣，赢得了普天成的信任和赞赏。她本人也有信心，这信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工作，另一个，就是跟普天成。男人跟女人，总要发生点什么，如果不发生点什么，那是很对不住岁月的。现在，岁月彻底摧垮了沈晓莹的自信，在普天成面前，

沈晓莹忽然就变得没了底气，没了一点从容感。

女人的信心，摧毁起来其实很容易，不用别的，单就那些皱纹，就可以把她所有的勇气和信心都挫败。

普天成知道沈晓莹怎么想，但他不说出来，有些话你可以在心里反复咀嚼，但就是不能说出来。普天成也知道沈晓莹见他为了什么，他太熟悉沈晓莹了，除了她的身体，至今对他还很陌生外，其他方面，普天成敢保证，他是这世界上最了解她的。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一个给了平台就能超水平发挥的女人，一个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女人。当然，也是一个柔情似水喜欢风花雪月的女人。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女人你不能碰，碰了准出事。一是野心太大太不甘平庸的女人，一是没嫁好的女人。这两种女人不只是水，还是火，野火。

男人应该学会保护自己，敢玩火而不被火焚掉。

省委班子（26）

普天成劝沈晓莹吃鱼，沈晓莹问：“您怎么不吃？”然后就歪着头，仰望青藏高原一样仰望着普天成。普天成说：“我最近胃口不太

好。”“少喝点酒。”沈晓莹说。沈晓莹的记忆里，普天成酒量大得惊人，喝酒也很豪爽，可她从不赞成男人在酒上逞英雄。“夫人不在，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普天成笑了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注意的。”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空白的地方，就互相凝望。其实凝望比说话更有内容。普天成是很想问问沈晓莹现在的工作或生活的，又怕这话题一拉开，会让沈晓莹伤心。沈晓莹现在过得肯定不快乐，自他离开吉东，徐兆虎接任市委书记后，他原来那班人，逐一被冷落，没被冷落的，算是自己清醒得快，及时地调整了方向，转到徐兆虎那边去了。沈晓莹早已离开广电局，目前她在人大教科文卫委当主任，这样一个官衔，显然是沈晓莹不情愿接受的。

鱼再好，心情如果不在鱼上，是吃不出美味的。沈晓莹这次来，就是想跟普天成说说，她不想在吉东干了，想到省城来，到普天成身边。但这种话，普天成不主动问，她实在说不出口。普天成今天的态度令她琢磨不透，说不热情吧，他下班后就赶了过来，态度和蔼地请她吃饭；说热情吧，她又感觉不出原来那种亲密无间。她是想找一些话题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的，她感觉两人之间真的有了距离，一种坚硬的陌生正在阻隔着她。但她每次开个头，都被普天成巧妙地止住了，普天成显然不想就一些话题深入下去。他在躲。

为什么要躲呢？直到吃完饭，两人再次回到宾馆，沈晓莹还是找不到答案，也找不到她想要的那份感觉。后来他们开了红酒。沈晓莹

登的是套间，这种房最大的好处，就是来了客人感觉不太拥挤，从容一点。她打开音乐，柔曼的乐声中，她为普天成捧上一杯红酒，她想借红酒，为自己也为普天成营造一种气氛。

最好能浪漫起来。

普天成欣然接过酒杯，这个时候普天成心里是有一些想法的，如果没想法，他也不会跟着到宾馆来。一个老婆长期不在身边的男人，面对一双对自己有所渴盼的眼睛，很难做到心静如水。普天成想起很多往事，想起以前跟沈晓莹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那段时光很让人留恋。沈晓莹目光幽幽地望着普天成，她的心情比刚才轻松了许多，也自如了许多，她捧起酒杯，“秘书长，我敬你一杯。”她把您改成了你，普天成明显听到了，却装作不觉，脸上浮出一层似曾相识的笑，这笑极有韵味。

“晓莹。”他叫了一声。沈晓莹心里一震，屁股软软地坐在普天成身边，启开红唇，将红酒喝了下去。

普天成也喝了酒，很多话堵在心里，一时不知从哪说起。这样的
一个夜晚，一位算得上知己的女人专程赶来陪他，普天成心里是暖和的，也有几分潮湿。他的心其实是累着的，被各种各样的事纠缠着，苦恼着，麻烦着，太多的时候，他就想这么端着酒杯，跟自己心爱的

女人一直坐到天亮。

她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么？想到这个问题，普天成苦恼地叹了一口气。自从在吉东跟金嫚有了那档子事后，他的心里似乎很难容得下别的女人。金嫚这个小女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占据了他的大半个心。他望一眼沈晓莹，沈晓莹其实并不显老，那些细密的皱纹反倒像是在提醒他，这也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你反倒可以更坦然更无所顾忌一点。然而，他怎么就仍然放不开呢，难道真的不喜欢她？不，不是的，他喜欢过她，赞扬或欣赏其实就是喜欢的一种方式，他甚至……

时间在一种近似于静止的状态下慢慢流走，两个人就那么坐着，喝掉了两瓶红酒。酒精在他们脸上燃起不同的色彩，沈晓莹的脸泛着酡红，湿红。普天成脸上则是火一般的光，那光照亮了沈晓莹，让她的心一次接一次腾起细浪。沈晓莹借着酒劲，开始说一些有关吉东的话题，她提到了徐兆虎，提到了王化忠，也提到了马效林。尽管她小心翼翼，不敢往普天成的痛处捅，普天成还是觉得心在隐隐作响。第三瓶红酒打开的时候，普天成接到了电话。一看是妻子乔若瑄打来的，普天成吓了一跳，他拿着电话，走出房间。乔若瑄问：“在哪里？”普天成说：“来了客人，在外面。”乔若瑄说：“我烦死了。”普天成问：“怎么了？”乔若瑄就带着很大的情绪说：“还不是明皇。天成，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明皇迟早要出事。”普天成顿了一会儿，“能

出什么事呢，你不要想得太多。”“不是我想得多，是耿明皇这家伙太张狂太目无法纪了。”原来有人举报，明皇夜总会涉嫌为客人提供摇头瓦，乔若瑄觉得这事非同小可，就暗中叮嘱公安部门留意一下。昨天晚上，公安部门借口搜捕疑犯，突然袭击了明皇夜总会和 SPA 健身中心，结果当场缴获冰毒二十克，摇头丸三包。另外，还在 SPA 男女健身中心意外地发现，明皇向前来健身的男女顾客提供未满十八周岁的少男少女供其享乐。在女子健身部，还发现五名职业鸭子。乔若瑄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这事怎么处理，耿明皇就把状告到了杜汉武那里。上午，杜汉武找乔若瑄谈话，张口闭口要保护企业，保护外来投资者，乔若瑄实在听不惯，顶撞了一句：“他们是来投资的，不是来贩毒和组织卖淫的。”结果就这么一句，闯下祸了，杜汉武赶紧召开常委会，要乔若瑄拿出明皇贩毒和组织卖淫的证据，如果证据确凿，立刻就对耿明皇采取措施。这种证据，能往常委会上拿吗？乔若瑄明知杜汉武是耿明皇的后台，却又没有办法，这才把电话打给普天成，征求意见。

普天成听完，认真思考了一会儿，道：“这么着吧，你让公安把该留的资料留下，继续让明皇营业，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这行吗？”乔若瑄吃不准地问。

“行，怎么不行。但你一定要记住，没有杜汉武的命令，再也不

要派人去明皇，哪怕出了天大的事。”

“这不是纵容他们吗？”乔若瑄这天像个孤立无援的弱者，语气里没了以前那种专横。

普天成如此这般跟妻子叮嘱一番，直到妻子那边说：“我明白了。”他才道：“我也该回去了，今天陪北京两位重要客人，离开太久不礼貌。”乔若瑄说：“那你赶快去吧，少喝点酒，我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

省委班子（27）

再回到套房，普天成心里就断然没了一丝异样，他抓起酒杯道：“来，把这杯干了，时间不早了，你休息，我也得赶回去，刚才来电话，明天有个重要会议，我还要准备一下。”

沈晓莹脸上的喜悦立刻就止住，换上一副干巴巴的表情，“这么早就回去？”她并不相信刚才的电话是通知会议的，她宁肯相信那是别的女人打来的。

普天成没有再做任何解释，放下酒杯说：“明天你还是回去吧，别让吉东那边说闲话。”

沈晓莹一晚上的期待就换来这么一句，无地自容般傻在那里，普天成的影子刚一消逝，她眼里的泪，哗就下来了。

女人其实很脆弱，外表越坚强的女人，这份脆弱来得往往越快。

这个晚上普天成也没睡着。再次想到沈晓莹时，已是他打电话把广怀那边的情况了解了以后。乔若瑄说得没错，公安的确在明皇搜出了毒品。还有一个情况怕乔若瑄不知道，耿明皇手下控制着十余名未成年少女，她们中有一半是广怀那边的学生。

普天成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人好这一口？！

洗完澡，躺在床上，沈晓莹那双脉脉幽动着的眼睛又在他面前活泛起来。普天成承认，刚才在宾馆，他是对沈晓莹动了念头的，这么多年都没动过的念头，今晚奇奇怪怪给动了，真不该。现在哪是动这念头的时候啊，四面楚歌，暴风雨随时会降临，千万不能再给对手制造任何机会！还好，老婆及时来了电话，要不然，危险！

还有，一定要让沈晓莹安心工作，不能再抱非分之想，局势不彻底明朗前，他这条线上的，一个也不能动！

省委班子（28）

瀚林书记主持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这次会议开得很突然，之前瀚林书记没向任何人透露出一点信息，包括普天成，也是在会议召开前十分钟，才接到瀚林书记的电话。

会议前一天，瀚林书记去过大华海东，当时超然副书记要陪同，瀚林书记说：“你就不必去了，我随便看看。”说完，带着办公厅和政研室两位同志走了。当时普天成在办公室，是秘书曹小安跟他说的。普天成还心想，瀚林书记突然去现场调研，会不会是大华那边又告了状？如今企业是老大，企业的问题，很多时候成了领导桌上的头等大事，特别是这些外资企业，一到某地，立刻就显出他们尊贵的身份来。普天成对大华，说不上是好感还是恶感，但在一毛、三毛职工遗留问题的解决上，他是对大华有意见的，特别是答应的两个亿迟迟不能落实，让普天成心里很有些想法。但这些想法也只是他一个人蹲在办公室瞎琢磨时才敢有，公开场合，是绝不敢表露出来的。大华近年来在国内很活跃，已在好几个省投资，上海北京都有它的分部，国内媒体对它关注度也极高。一家外来企业能在国内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况且大华这边，还有一个风姿卓绝的秋燕妮。

普天成等了一天，瀚林书记在省城活动的时候，一般他都是跟着的，这次瀚林书记没叫他，让他有几分不安。后来他想，兴许跟郑斌源有关。瀚林书记不想让外界知道他跟郑斌源的关系，这层关系很麻

烦。直到下午四点，瀚林书记的秘书董武才打来电话，说瀚林书记跟大华方面谈完了，下午要宴请大华高层。普天成急忙问：“书记说没，具体安排在哪儿？”董武说：“书记只交代，到云海山庄去，别的话没说。”普天成拉上副秘书长李源和接待办主任郭木，往云海山庄赶去。云海山庄也是一家外资企业，五年前由台商欧阳云兰投资兴建，这些年，省里一些重要接待，有时会安排在这里，每年的两会，云海山庄也是主会场之一。

普天成他们赶到云海山庄时，于川庆和政府那边负责接待工作的邱副秘书长已候在大厅。看到普天成，于川庆走过来，悄声说：“都准备好了，是路波同志让安排的。”一听路波，普天成心里明白了，今天这宴请，做东的是政府这边。他便不好插手了，简单问了下情况，便想回去。于川庆说：“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我在二号楼还安排了一桌，大家一块儿坐坐？”普天成也不敢真回去，万一中途瀚林书记找他，他不在身边，就只好交代，于是点头，跟郭木他们一同往二号楼去。刚坐下，车队就进来了，李源想出去迎接，被普天成止住了：“你去凑什么热闹？”李源自觉行动有点鲁莽，不好意思地冲普天成笑笑，眼睛望着外面，人却退了回来。普天成绷着脸，跟谁也不说话。车子一共有七辆，除了瀚林书记和路波省长的外，还有政研室和办公厅各一辆，剩下的，就是大华那边的了。普天成意外看见了党校副校长余诗伦，他从政研室那辆车里下来，落落大方地走在瀚林书记身边。几天不见，余诗伦像是换了一个人，跟党校那次比起来，他更像是经

常陪伴在书记身边的秘书长。普天成心里泛上一股涩味，有些别扭地扭过脸。他知道，今天这场宴请，瀚林书记是不会叫他了，便也放下心地冲郭木说：“让他们上菜吧，就算我们今天蹭川庆一顿。”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只能听到餐具发出的响声，服务员开了红酒，却没有人举杯。谁的心思都不在这桌上，大家不时地把目光往一号楼那边探去，而后又空茫地收回来。秘书长这个角色，要说最伤神的不在工作，在吃饭。领导有时有饭局或宴请，主动通知了你，是好事，不管你在饭局中表现咋样，心理上是没有负担的，毕竟你跟领导在一起。难的就是这种时候，领导不通知你，你自己又把握不清该不该去。今天这场合还好一点，至少于川庆去了，会随时通风报信。更多的时候，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候着，眼睛盯着电话，生怕一不留神，漏掉一声响。

宴请是晚上十点才结束的，奇怪的是，刚才还眼巴巴瞅着一号楼的他们，等宴会散场，领导要走出宴会厅时，却全成了缩头乌龟，一个个全躲在包间角落里，生怕领导的目光扫过来，发现他们。直到外面人去车静，普天成才第一个走出来，跟司机打了电话，司机像幽灵一般从一大片树荫下发动了车子。普天成上了车，收到于川庆发过来的一条短信：1号坐秋的车走了，一切正常。

坐秋的车走了？普天成似乎心有灵犀地笑了笑，然后合了电话。

一切正常，就证明今天他不出现是对的。回到家，普天成感到肚子咕咕响，刚才一桌的菜，他夹了不到五口，在冰箱里翻了翻，没啥现成的，想到楼下夜市去吃，又觉得困倦，只好打开一包牛奶，算是充饥吧。

这晚普天成想到一个问题，一直空着的政研室主任的位子，看来铁定是余诗伦的了。他掏出电话，给自己的老朋友、老搭档廖昌平发了条短信：事情有变，你还是另寻位子吧。

据后来于川庆讲，事情在当晚的宴会上便定了音，瀚林书记跟路波省长看法相同，两人在饭桌上简单几句话，就达成了一致。只是，这种场合的谈话，往往比常委会还要保密，没有人敢漏出一点风声。

省委班子（29）

会议在省委西五楼会议室召开，普天成发现，这天的瀚林书记跟路波省长来得比平日要早，其他常委还没到的时候，他们已端坐在主席台上。普天成一边指挥工作人员沏茶倒水，一边观察瀚林书记。瀚林书记的头始终埋在文件堆里，会议室里进进出出的声音，打扰不了他。路波省长没带材料，但他抱着手机，不停地发短信。常务副省长周国平来得也早，四下看了看，寻找自己的座位牌。不同的会议，座位牌的摆法是不一致的，除两边的1号领导，其他人参加会议，都要

习惯性地看一下。一则是想看清自己的位置；二则呢，也想看看有哪些人这次排在了比自己更显要的位置。任何一次座位的小挪动，都是信号，里面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这跟电视、报纸的露面是一个道理。掌握这内容的，除两边的1号领导，怕就剩普天成和于川庆了。副书记马超然进来时，主席台上已坐了一大半人，马超然似乎对自己的座位不满意，本来他是紧挨着瀚林书记的，但今天因为加了人大、政协的领导，他的位子就有些靠边。而且中间破天荒的，多了两位退下去的老领导。

请两位老领导来，是瀚林书记的意思。

“今天这个会，范围适当扩大一下，我们也听听老同志的意见。”就这么一句，就让马超然离主席台正中远了不少。

会议由瀚林书记主持，瀚林书记先就目前全省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工业企业形势做了中肯分析，认为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工业企业拖欠任务重，发展步子缓慢，形势相当紧迫，容不得半点马虎和大意。然后话头一转，谈到了大华海东，他说：“大华海东当年是作为招商引资的重头戏从香港招来的，为此省委、省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大华落户海东，意义深远，但就目前运行情况看，进展很不理想，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重视不够，没有正确理解或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意图。个别同志对招商引资政策仍然持有怀疑态度，思想上麻

痹，行动上迟缓。二是遇到问题束手无策，解决办法不多，或者根本就不想解决。从而导致已有的矛盾更加尖锐，影响或制约了大华海东的发展。”

听到这儿，普天成忽然想，瀚林书记要跟超然副书记摊牌了，心里为之一惊，不由得，就将目光投向马超然那边。马超然显然也没意识到今天会是这样一个会议，瀚林书记一开口便将矛头指向他，令他既惊讶又感突然。瀚林书记讲话时，他一边擦汗，一边故作镇静地挺着身子。不少人听出了瀚林书记话里的意思，将目光投过去，马超然一时成了众矢之的。

普天成注意到，会场上有两个人没动目光，自始至终望着前方。一个是路波省长，另一个，是常务副省长周国平。

普天成似乎较别人提前看到了答案。

瀚林书记洪亮的声音依然响在会议室里，大家似乎再也不去关心瀚林书记讲什么了，而是纷纷期待着，今天的会议会有什么结果。这便是高层开会的一大特色，主要领导一开口，就等于给会议定了调子，至于他具体讲什么，讲多长时间，那都是次要的，是为最终的结果做铺垫，对与会者来说，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瀚林书记的讲话已近尾声，他说：“大华海东过去是我们的重头戏，现在还是，这家企业带给我们挑战和考验，包括一毛、三毛职工的安置与遗留问题的解决，也是对我们省委、省政府的考验。去年谈的十二条，必须无条件落实。我们要对两家企业五万多名职工负责，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他们为企业献出了青春，献出了才华，有些甚至献出了大半生，现在轮到政府为他们送温暖，我们如果再不积极，是愧对自己良心的。我再强调一句，除十二条外，对近期职工提出的几个热点问题，政府那边拿出具体意见来，逐一落实。”

说完，他将话筒交给了路波省长。路波省长习惯性地咳嗽了一声，然后顺着瀚林书记的话题，继续往下讲。

看一个省的省长跟省委书记是否配合得好，不用去研究他们的背景，也不用去探究他们的政治主张，只要留心一下他们在会场上的表现，就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路波担任省长后，继续保持着他在海州做市委书记时的风格，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该拍板的事情，会在第一时间拍板。对难点热点以及重大敏感问题，既不回避也不推托，总是能出人意料地拿出解决办法。但独有一条跟以前不像了，就是他知道怎么从一把手转向二把手。省长虽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在省里，他实际上处于二把手的地位。需要他冲锋陷阵时，他是主角，需要他唱联手戏时，他便是配角。这个角色很难把握，太果断了，会让真正的一把手感觉到威胁，锋芒毕露断然不行；如果太

过服从，优柔寡断，大事小事都不敢做主，又让人觉得你缺少魄力，不是主政的料。路波省长在这方面却游刃有余，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和应变能力。每次会议上，他既能充分维护瀚林书记的权威，又能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体现出来，让人听了既不唯命是从，又有一种务实感。

路波省长讲得极短，他强调了两条，一是不打折扣地按瀚林书记的指示办，坚决清除大华海东前面的障碍，确保该项目按期建成，顺利投产；二是下大决心解决好一毛、三毛的遗留问题，政府将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一条一条落实，决不让集体上访或聚众闹事事件再次发生。

普天成听到这儿，放心了，有了路波这番表态，省里就是再拿出一个亿两个亿，也会把一毛、三毛的问题解决掉。

接下来是大家发言。这个时候，秘书长是可以轻松一下的，因为会议的调子已经定了，让大家发言，只是充分显示一下民主，也让今天请来的两位老同志再次重温一下过去的感觉。普天成起身，离开会场。在任何会议上，秘书长都有适时离开会场的自由，因为在会场里，他是属于服务型的，与服务人员的性质差不多，因此没有哪个领导认为，秘书长离开有什么不合适。当然，你也得把握好机会，如果瀚林书记和路波省长讲话，你要是离开，性质就不一样了。

普天成在楼道里活动了一下筋骨，近来他的腰椎有些问题，坐久了会痛，左腿也有些发麻发困。他正想去洗手间，于川庆出来了。两人相视一笑，什么语言也没有，但又什么语言都有。两人去卫生间的途中，于川庆悄声说：“余晴的工作解决了，留在了胜利宾馆。”

普天成一愣：“哪个余晴？”

于川庆呵呵一笑，“这么快就忘了，上次在桃园……”

普天成哦了一声，他还真把这事给忘了。

这天的会议上，瀚林书记果然宣布了一个新决定，他说：“鉴于省委马上要开展全省党风党纪检查，同时对前一阶段的反腐倡廉工作做总结，超然同志暂不分管大华海东项目工作，该项目由国平同志全权负责。”

尽管这样的结局早就在预想之中，但真的由瀚林书记亲口宣布出来，普天成还是有些震动。

马超然离开会场时，脸色黑青。

省委班子（30）

转眼一个月过去，这中间乔若瑄回来了一次，普天成跟她拐弯抹角谈起了工作变动的事。普天成说：“我考虑了好久，老杜那个人不是太可靠，跟他搭班子，迟早要出事，要不，你还是挪个地方？”乔若瑄放下手里的报纸，盯住普天成问：“往哪儿挪，你们不会再缺副秘书长吧？”普天成目光一暗，“若瑄，我跟你谈正事呢。”

“谈正事上你办公室，这是家，我一个月回来一趟，不想听正事。”乔若瑄起身，往厨房去。这次回来，乔若瑄发现了一个女人们最容易发现却也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她家的厨房成了摆设，她断定这一个月普天成没做过一顿饭。这样下去，普天成的胃受不了，男人到了这把岁数，是不能乱凑合的。乔若瑄想给普天成找一个保姆，被普天成拒绝。乔若瑄不甘心，背着普天成给王静育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从永川那边找一个保姆来。永川是广怀下面一个县，王静育以前在永川做过县长，那一带的妇女打小就能吃苦，而且卫生习惯很好。王静育说正好有位远方亲戚，家里女孩多，答应这一两天就带过来。乔若瑄想把厨房认真打扫一下，这样乱糟糟的厨房，让外人看见，她脸上没面子。

普天成拦住她说：“若瑄，你再认真想想。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瀚林书记也有这个想法。”

乔若瑄的步子猛地止在了那儿，半天，她回过身来，冲普天成说：“不可能！”

普天成没把上次瀚林书记找他谈话的事说出来，他怕乔若瑄接受不了，仍然婉转地道：“你也知道，瀚林书记对官员家庭一直有看法，他在几次会上都讲到，要把海东这个特色取掉。”

“讲了就要做？普天成，你是想借瀚林书记来压我吧。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不可能回来，杜汉武想撵我，我还赖着不走呢。”说完，进厨房了。

普天成知道谈下去也是白谈，弄不好还要伤两个人的和气，便略显忧愁地想，乔若瑄这性格，什么时候才能改一改？

下午五点，王静育的车到了，果然带来一位叫卢小卉的女孩，个头高高的，差不多赶上了乔若瑄。猛一看，不像是从永川那种落后地方出来的，尽管穿着很朴素，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分外有神，给人一种精于世故的错觉。普天成不明就里地问：“这位是……”卢小卉扭捏着她好看的身子，略显拘谨地站在了一边，目光怯怯地望在王静育脸上。王静育冲普天成笑笑，再望住乔若瑄。乔若瑄一双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卢小卉好几遍，显然，她对卢小卉的年龄还有已经发育成

熟的身子有点不放心，她要的是那种青中带涩淳朴中带着傻气的女孩，卢小卉这身材，应该到哪家时装公司做模特去，那对藏在素衣里的胸，一旦换件衣服衬托出来，是很让人忧心忡忡的。可既然王静育带来了，她又不好拒绝，再说人家孩子才十五岁，也不能往坏处想，于是便问：“家里都同意了？”

“同意了。”王静育代卢小卉回答，目光快速地往普天成脸上一扫，带着某种意味。

“家里的活儿都会做吧？”

“您放心，阿姨，洗衣做饭我样样拿手。”这次回答的是卢小卉。卢小卉一说话，乡下孩子的淳朴就显出来了。她漂亮的脸上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这孩子蛮让人喜爱。乔若瑄点头道：“那就留下吧，你叔叔胃不好，记得做饭清淡点。再者，衬衣要天天洗，洗了要熨好。”

卢小卉一一点头，普天成这才反应过来，“我说了不要，怎么还……”

“要不要由不得你，静育快坐，我带小卉先熟悉一下。”

王静育诡秘地一笑，坐下了。普天成狠狠剐了他一眼，也有些无

奈地坐下，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下面的事来。

省委班子（31）

乔若瑄很快就把该交代的交代完了，又带着卢小卉去了卧室。卧室是她上午就腾出来的，以前当客房，有点小，但住保姆已足够。卢小卉带的行李不多，其实也不用带，一应物件乔若瑄都替她准备好了。看完卧室，乔若瑄问：“满意不？”卢小卉脸上闪着红晕，羞答答说：“这么好啊，我原还想，要住地下室的。”王静育接话道：“去年她在北京做家政，几个孩子挤在一间地下室里。”乔若瑄这才知道卢小卉以前就做过家政，还是北京，怪不得呢。她放心地舒了口气，笑着说：“这是海州，不是北京，缺什么，随时跟你叔说，他会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对待你的。”这话说得很巧妙，似乎有双重意思，说完，乔若瑄望了一眼普天成。普天成心里早有想法，等乔若瑄一走，他就打发掉卢小卉，他要什么保姆，再说这女孩也长得太那个，住一起不好。

王静育要做东，请普天成夫妇吃饭，普天成不想去，谎称有事推辞了。乔若瑄急着要去瀚林书记家，离开广怀时，她就跟瀚林书记的秘书约好了，早上一醒来，就给瀚林书记发了条短信，瀚林书记回短信说，下午五点给她电话。刚才在卧室时，她收到瀚林书记秘书的短信，说瀚林书记让她过去。这事同样不能让普天成知道，一旦让普天成知道了，准又惹出新的不快。

王静育见普天成两口子都不愿跟他出去，便也知趣地起身告辞，临走，又跟卢小卉叮嘱了几句，无非就是好好照顾普天成，别偷懒，手脚要勤快，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识眼色，等等。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样子，普天成想笑，却又感觉喉咙被什么堵住了，笑不出来。

乔若瑄打扮一新地出门后，家里就剩了普天成跟卢小卉。卢小卉已换下她来时穿的衣服，换了一身在北京做家政时穿过的工装。这设计工装的人也有想象力，居然仿照制服的样式，明明是做家务，他不设计得宽松点，反倒山是山水是水，风景全给你点缀了出来。普天成望了一眼，感觉浑身发热，十分不自在，他心里骂王静育，你那些鬼点子，以为我不知道啊，不安好心！

卢小卉出去买菜的时候，马效林来了电话，说他刚到海州，有急事要跟秘书长汇报。普天成问马效林现在在哪儿，马效林说他在金江饭店门口。普天成让马效林等在那儿，他马上就到。

二十分钟后，普天成赶到了金江饭店。马效林果然神色不定地站在那儿，普天成让马效林上车，然后往丽水大桥那边开。丽水大桥西侧有家叫狮子楼的酒楼，于川庆请普天成吃过几次饭，里面环境不错，重要的，老板是于川庆一个旧相好，于川庆并没跟普天成藏着掖着，关于他跟老板娘江海玲的关系，普天成是一清二楚。于川庆还特意叮

嘱江海玲，哪一天要是普天成来了，一定要热情招待好。普天成刚才在车上想地方，不知怎么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了江海玲那张清丽脱俗的脸来。

这种地方说起话来安全。

到了狮子楼，江海玲热情有加，一边张罗着开包房，一边笑说好久没见到秘书长了。普天成勉强跟她寒暄了几句，道：“今天借你这地方谈点事，饭菜简单点，让服务员别打扰。”江海玲一看普天成的脸色，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忙道：“秘书长尽管放心，饭菜好了我亲自送进去。”

江海玲刚走，普天成就问：“怎么回事？”

马效林神色慌张地说：“苏润开口了，他咬出了好几个人。”

“真有此事？”普天成只觉得心里重重响了一声，不敢相信似的盯住马效林，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千真万确，是牛监狱长跟我说的，他也着了急。”

牛监狱长叫牛如虎，是吉东第一监狱副监狱长。这个人不会乱说

话，普天成的眉头更紧了。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具体咬出了谁？”

“你，我，还有……还有瀚林书记。”

“什么？！”普天成惊得从沙发上弹起来，“这关瀚林书记什么事？！”

马效林也被普天成的反应吓了一跳，结巴道：“我听牛监狱长说，苏润在写给王化忠他们的材料中，提到一件事，说水泥是一个叫化玉娇的女人提供的。”

“乱弹琴，天下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普天成愤怒地将手中的杯子一摔，一声尖利的碎响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冲马效林道：“把它收拾了。”

马效林要开门唤服务员，普天成恶声骂道：“一个杯子叫什么服务员，你没长手？！”

马效林扫了一眼包房，包房里实在没什么工具，便拿起一块桌布，无言地打扫起碎片来。

普天成黑青着脸，坐在那儿发怔。等马效林把玻璃碎片清扫干净，

他心里的主意似乎有了。他拍了拍沙发，说：“坐吧。”马效林不敢坐，又觉站着不合适，硬着头皮在普天成边上坐下了。

“效林啊，你在吉东干副书记，不止是我普天成一个人的意思，瀚林书记几次问起过你，他对你，寄予厚望呢。”

马效林战战兢兢地说：“这我知道，谢谢秘书长多年的栽培。”

“不，你应该谢瀚林书记，没有瀚林书记，在海东，没有你我的地盘。”

“秘书长，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吧，我心里有数。”马效林好像不那么慌了。这种时候，慌张会坏大事，他不停地提醒着自己。

普天成停顿了一会儿，道：“苏润这样做，太不应该，他咬我可以，怎么能咬瀚林书记呢？水泥是他从别人手里低价买来的，以次充好，一半已经过期报废了，现在他想推卸责任，无中生有编出一个化玉娇来，让人不可思议。不过黑的说不成白的，效林你马上回去，跟如虎同志讲，让他马上弄一份材料，里面要把王化忠他们通过不正当手段威逼和利诱苏润这件事写清楚。记住了，写得越清楚越好。材料写好后，让他火速送到省厅汪副厅长手里。”

“秘书长，您就放心吧，牛监狱长对王化忠他们意见很大，这事是监狱长丁茂盛瞒着他做的，市局也不知道，我让他把详细情况反映给省厅。”

“这件事尽量控制范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白我的意思么？”

马效林重重点头。

省委班子（32）

本来话到这儿，马效林就该走了，这顿饭不属于他，他也吃不下去。但是他又忽然记起另一件事，抬起的屁股复又坐下，目光楚楚地望着普天成，“秘书长，还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说吧，以后说话，不用这么饶舌，直接讲就行。”

马效林又嗯了一声，下意识地抹了把汗，声音颤抖着说：“我听如虎同志讲，苏润还供出了天彪……”

普天成似乎早就料想到了这结果，握着的拳头捏得更紧了，隐隐能听出一种响声。这声音在响着空调的包房里，竟那么骇人。马效林没敢继续往下说，目光在普天成脸上抖来抖去，最后可怜地收回了。

普天成忽然哈哈大笑，包房里的空气被他的笑声惊了起来，像有猎猎风声卷过。他笑到一半，戛地收住，目光骇人地盯住马效林，“效林你记住，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是会发疯的。王化忠发了疯，苏润发了疯，姓徐的也跟着发疯。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地为他们准备一服药，这服药由我普天成亲自为他们开！”

马效林听得毛骨悚然，他还从没见过普天成普秘书长用血腥味如此浓的口气说话。他暗暗想，普天成也疯了。

普天成又跟马效林交代几句，马效林心里半是有底半是没底，他不敢再待下去。再待下去，他也要发疯。普天成也不留他，起身道：“早点回去也好，你是副书记，随便离岗不好。记住，以后来省城，要有名正言顺的理由。”

马效林如获大赦般，迅疾离开狮子楼。过了没两分钟，普天成的身影也消失了。等江海玲端着药膳进来时，包房里除了一股火药味儿，什么也没有。

马效林离开海州的第三天，普天成得到一个消息，省公安厅汪副厅长带着一个工作组到了吉东。随后，他便听到吉东一监监狱长丁茂盛被停职的消息。这天他陪着瀚林书记在海州视察，瀚林书记心情很

好，同行的海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心情也很好。在海州新落成的体育馆内，瀚林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海州体育事业这些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瀚林书记讲完，体育馆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然后，一行人往网球馆去。这天网球馆正常对外开放，普天成他们到达时，正好有一对外国留学生在打网球。走在前面的海州市委书记转过身来，跟瀚林书记笑说：“早就听说书记是网坛高手，要不要跟他们来一盘？”瀚林书记呵呵笑了笑，“很久不打了，手生了。”就有随从的领导热情鼓劲，要瀚林书记跟留学生打几个球。瀚林书记没推辞，两手一搓，说：“好，那就献一次丑。”普天成很快忙起来，不大工夫，瀚林书记身穿运动服，健步进入馆内。普天成小心翼翼跟在后面，等瀚林书记到了场地边，这才双手递上球拍。瀚林书记笑了笑，“生命在于运动嘛，天成，以后你也要学着打球。”普天成说：“今天先让我饱饱眼福，改天一定拜书记为师。”瀚林书记朗声一笑，跟女留学生对战起来。

二十余位记者扛着摄像机往前拥，镁光灯不停地闪烁。普天成挡在记者最前面，提醒记者们别太靠前，影响书记打球。瀚林书记步伐矫健，反应敏捷，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快六十岁的人，场边响起一片片喝采声。普天成静静地看了几分钟，忽然想，如此富有活力的一个人，怎么会让别人轻易击倒呢？这么一想，他身上仿佛猛地来了劲，也跟着喊了一声：“好球！”这一声喊，似乎把他心里几天堆积的郁闷排泄了出来。后来他借女留学生捡球的空，给瀚林书记送去一条毛巾。瀚

林书记边擦汗边说：“可以号召一下，在干部队伍中掀起一股运动热潮。”普天成将这话记下了，他想下一步，应该在全省搞一场公务人员网球大赛。

即兴表演结束后，瀚林书记跟两位留学生合了影。瀚林书记简单过问了一下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祝福他们能在中国取得更大的成绩。女留学生想拥抱一下瀚林书记，普天成赶忙制止，另一边，于川庆也在阻止记者照相。瀚林书记见状，笑说了一句：“拥抱就不必了，还是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握一下手吧。”

于是就握手。镁光灯再次闪了起来。

省委班子（33）

第二天的报纸上，头版头条便是瀚林书记打球的新闻。尽管照片当天晚上普天成便审查过了，现在拿着报纸，普天成还是承认，瀚林书记魅力四射，精神矍铄。他欣赏了一会儿，起身，往瀚林书记办公室去。普天成照样没乘电梯，走楼梯，从八楼到十二楼。普天成欣喜地看到，各部委的同志都在争相看报纸，并做出热情的议论。他心里越发轻松，几天前马效林给他带来的阴影全然不见。

普天成进去时，瀚林书记也在看报纸，秘书董武站在身边。普天

成说：“书记还满意吧，要是光线再足点就更好了。”瀚林书记笑说：“天成啊，看着这张照片，我忽然感觉又年轻了几岁。”普天成接话说：“书记本来就年轻嘛，活力远在我们之上。”瀚林书记也不谦虚，道：“这倒是。天成，往后别死气沉沉的，打起精神来。”普天成笑了笑，没有说话，这种话不好说，只能以笑来回答。

围着报纸谈了一会儿，瀚林书记忽然说：“对了天成，那天跟若瑄谈了谈想法，她还不乐意，回家没批评我吧？”

普天成说：“哪敢批评书记，她这个人，就是顽固。”

董武一听两位领导谈正事，掩上门出去了。普天成说：“她老是给您添麻烦，实在不好意思。”其实那天乔若瑄回到家，什么也没跟普天成说。普天成倒是知道她去找瀚林书记，但也没点破。那天他的心情实在是坏透了，没法对别的事感兴趣。而且，每次乔若瑄单独去见瀚林书记，普天成都装不知道，事后也不过问，这是他们夫妇间的一个原则。

“你天成也说这种谦虚话了，不应该嘛。不过天成啊，若瑄留在广怀，恐怕有问题。我最近在想，是不是让她去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地方，女同志，太闹了不好。”

这个“闹”字用得特别有学问，你可以理解成广怀那边太闹，也可以理解成乔若瑄这个人太闹，普天成更倾向后者。他再次明白，乔若瑄在广怀的使命快要结束了，兴许，她从政的路，也要告一段落了。

从瀚林书记办公室回来，普天成反复想，瀚林书记说的相对轻松一点的地方到底是哪儿？想着想着，他蓦地明白了。

省委党校！

余诗伦进政研室的事很快有了进展，普天成正在办公室修改一份报告，组织部长何平进来了。普天成赶忙起身，说：“部长好，你怎么过来了？”何平是中央调整海东班子时从北京部里过来的，人很年轻，才四十五岁，但工作经历相当不简单，三十二岁时在西藏干过，后来又回到青海，四十二岁便是副部级干部。海东现有的常委中，数他学历最高，是政治学博士。何平为人谦和、低调，言行举止透着良好的修养。

何平说：“有件事想跟秘书长碰碰。”

普天成赶忙从桌子那边走过来，请何平落座。何平边坐边说：“秘书长是大忙人，我来不会打扰吧？”普天成笑说：“哪儿啊，盼都盼不来你呢。”说着给何平沏茶，何平说：“不喝了，刚在办公室喝过，

胃里差不多能养鱼了。”普天成说：“我这儿有朋友刚送来的铁观音，请部长品品。”何平开玩笑说：“秘书长的茶自然是好茶，刚才我在楼道里就已闻到茶香。”常委们见面，老要在茶上做文章，说些跟茶有关的话题。不明白的人还以为，常委们都是品茶专家，其实不然，是别的话题不好说，也不能公开说。多数常委又不抽烟，见面后为了化解尴尬，只能拿茶做文章。几乎每个常委的办公室，都放着好几种茶。来的客人不同，拿出的茶也不同。普天成拿出的，是南怀市委书记上周末专程让司机送过来的铁观音，依普天成的判断，这茶至少三千元一斤。

何平品了一口，赞叹道：“果然是好茶，秘书长品位就是不一般。”

普天成笑说：“朋友嗜茶如命，他送的应该不差。”两人寒暄几句，何平说起了正题：“有位同志想到政研室来，想征求一下秘书长的意见。”

普天成故作惊讶地说了声：“是吗？”然后道：“政研室主任一直空缺，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这个位子再不能空了，不然工作很费劲。”何平说：“我们心里也急，只是找不到合适人选。最近有人推荐党校副校长余诗伦同志，不知道秘书长对这位同志了解不？”

普天成沉吟了一下：“诗伦啊，怎么把他给忘了。对，你这一说，

我忽然觉得，他担任这个职务最合适。理论水平高，工作严谨，就怕他本人不愿意啊。”

何平笑了笑，“看来秘书长对他还是很了解的。”

普天成说：“了解不是太多，但深刻。听过他讲的课，理论上很有造诣，政研室缺的就是这样的专家。”普天成说这些话，一点不脸红，有些东西习惯了，也就成自然了，其实他根本没听过余诗伦的课。但听他的口气，似乎对余诗伦很崇拜。

“那就好，既然秘书长没意见，我们就找本人谈话了，希望他能服从组织安排。”何平说着起身，那杯刚泡的茶他只品了一口。将何平送进电梯，普天成就想，下一步就该轮到何平跟乔若瑄谈话了。一想党校副校长这个位子，普天成也摇了摇头。

但人适合哪个位子，并不是自己说了算，要看领导觉得你在哪个位子合适。把不适合干副校长的乔若瑄调到党校，也许是一种新的适合。普天成承认，让乔若瑄去党校，等于是折磨她，委屈她，他心里禁不住为自己的妻子生出一种伤感来。

省委班子（34）

第二天晚上，海东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廖昌平便找到了普天成家里。行政学院院长目前由常务副省长周国平兼任，廖昌平也是在上次调整中才到行政学院的。普天成做省政府秘书长时，廖昌平是副秘书长。廖昌平一定是听到了风声，进门就说：“不公平，秘书长，真不公平，我廖昌平怎么着，也比余诗伦资历深吧？”

普天成刚打开电视机，保姆卢小卉也在客厅，是她替廖昌平开的门。普天成扫了一眼卢小卉，说：“去拿水果来。”廖昌平说不吃，普天成拉下脸，带着责备的口气道：“捕风捉影，撒哪门子的野。”廖昌平在普天成面前说怪话说习惯了，从来不去斟酌，当然，他也不知道卢小卉的身份，还以为是普天成家亲戚。

廖昌平本还想发牢骚，见普天成神色异常，没敢发，再一看卢小卉，明白了。卢小卉相当识眼色，利落地端来水果，沏了茶，钻卧室去了。

普天成这才说：“哪有那么多牢骚，走哪儿发哪儿，像话吗？！”

廖昌平讪讪一笑，“人家这不是心里有想法么。”

普天成抢白了一句：“我还有想法呢。”将水果盘往廖昌平面前一推，问：“都听说了？”

廖昌平神色黯然地垂下头：“听说了，没想到会是他。”

廖昌平心里谋算这个位子谋算了好久，当初让他到行政学院去，他就向组织部门提出，能不能到省委政研室。当时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陈江华半开玩笑半认真道：“这个位子的人选，就连组织部也定不了，你还是安心去当校长吧。”事实证明，政研室主任这个职位，在瀚林书记的心里很重，前主任老瞿离开岗位已有半年多时间，别的位子空两到三个月已是奇迹了，想不到政研室主任的位子空了这么长时间。

“想不到的事情很多，以后慢慢想。”普天成带着情绪道。

廖昌平还是不服气，点了烟，猛吸一口，“我打听清楚了，姓余的北京有人，听说……”

“听说听说，一天到晚就是听说！我说昌平，你到底是在干工作还是在搞情报，我看你到安全局去好了。”

廖昌平挨了剋，脸面上有些挂不住，其实这些话他也只是在普天成这里说说，在外面绝不敢乱讲。他北京的一个关系说，余诗伦有个很能靠得住的关系，在中央某要害部门。一定是上面跟瀚林书记打了招呼，要不然，瀚林书记是注意不到一个党校副校长的。见廖昌平尴

尬，普天成也觉得口气太冲了点，缓和了一下语气，道：“昌平啊，你在省府工作了也不是一天两天，组织原则应该知道，不该打听的，不打听。”廖昌平听出了弦外之音，陪着笑道：“秘书长的话，我记住了。”

“仅仅记住不够，要落实到行动上。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安排在哪个岗位，都要把本职工作做好。我可听说，你现在有点不专心，这不好，别这山望着那山高，很多事是一步步来的，一步走不扎实，步步皆不扎实。”

廖昌平一听普天成又在点他的软肋，心虚道：“怎么，上面不会有意见吧？”

“你自己以为呢？”普天成给了廖昌平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然后起身，在客厅里踱步。廖昌平的脸青一阵白一阵，他本是跑来诉苦的，这下好，让普天成一句话，把他心里最脆弱的那根神经点中了。廖昌平到行政学院后，的确对工作不大上心，整天想的是，何时才能到省委大院去，到主要领导眼皮底下，干些能让领导看得着听得见的工作。像行政学院这种不打雷不下雨的工作，他真是没心情干。这阵普天成一说，他立刻后悔起来，如果因为这个让上面有意见，那就太不应该了，他廖昌平又不是不会干工作。

省委班子（35）

过了半天，廖昌平带着征询的口吻道：“我是想干，但我对学院那摊子不熟悉。再者，眼下都在抓经济，注意力都在各项硬指标上，学院就是想开展一些工作，下面也没人重视。”

普天成停下步子，毕竟，他跟廖昌平是多年的关系。这人本质不错，就是有华而不实的毛病，老以为自己是干大事的，放哪儿都觉委屈，这个毛病不改，怕是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

机会是啥，机会就是你摸打滚爬中突然闪出的那道亮光，是你苦苦求索中蓦然发现的那座独木桥，而绝不是天上掉馅饼。雨后彩虹是雨后才能出现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先是山重水复，后才是柳暗花明。如果你想把前面的省略掉，那么后面出现的，也只能是海市蜃楼，是幻景。

“不熟悉不是理由，下面不重视也是你的托词，你的问题还跟以前一样，老在幻想。昌平啊，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踏实了，再不踏实，以后还有机会吗？”

廖昌平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人性格中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别人批评对了，他会虚心接受，特别是普天成的批评。两人在省政府的时

候，廖昌平没少挨普天成的批评，但越批评两人关系越近。普天成也只有在廖昌平面前，才愿意说些实话，说些发自肺腑的话。

这种话不能轻易说出来，因为它容易伤害别人。天下没有几个人愿意听批评，官场中人就更不用说。天天奉承，弄不好他都拿你当敌人。如果老是挑刺儿，怕是早就拿你当政敌了。好在廖昌平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普天成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中最率直也最透明的一位，普天成有时候是拿他做镜子的。可惜，这样的镜子摆在眼前，还是不能让他的心透亮。兴许，他这辈子是透亮不过来了。心上抹了颜色的人，再怎么照，也是有阴影的。背负着阴影前行，这就是普天成。

普天成叹口气，冲廖昌平说：“眼下省委、省府正在全力打一场工业企业攻坚战，你们学院何不在这方面动动脑子？”

“你是说？”刚才还心情灰暗的廖昌平一下来了兴趣。

“学院就是为政府工作服务的，这点道理你总懂吧。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搞培训，这样的主意你都想不出来？”

廖昌平恍然大悟，“愚人就怕点拨，你这一点拨，我倒是有谱了。”廖昌平说完，开心地笑起来。他的笑感染了普天成，普天成也轻松了许多。从内心讲，他是极愿意让廖昌平到政研室的，廖昌平把材料关

是一绝，过去政府那边的材料或文件，主要还是廖昌平把关。另外，人在任何时候，身边总得有个说话的人啊，普天成现在是一肚子话捂馊了，也找不到人说。

那种滋味，不好受。

可既然瀚林书记有了人选，就得尊重现实。不单是尊重现实，还要把这个想法彻底掐死。普天成给廖昌平支招，让他抓培训，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帮廖昌平把这个念头掐死。

机会总还是有的，普天成对此深信不疑！

这天晚上两个人喝掉了一斤茅台。普天成很少喝酒，但这天晚上，他想喝。

省委班子（36）

省委很快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对余诗伦的任命。余诗伦到任的这一天，海州下了一场透雨，雨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晚上。本来普天成安排了几桌饭，想为余诗伦接风，可下午四点多钟，常务副省长周国平突然打来电话，说晚上一起跟大华的同志吃顿饭，有些情况还需碰个头。普天成便知道，周国平那边的行动开始了。

普天成赶到胜利宾馆，国平副省长还没到，于川庆倒是来了。跟于川庆在一起的还有政府那边的曹副秘书长、办公厅巩副主任等好几位。大家都是熟人，办公厅巩副主任还跟乔若瑄一起共过事，普天成跟他们一一打过招呼，往餐厅去。因为少了更高级别的领导，普天成就成了这群人中间的头，受到了大家的热情礼遇，普天成对来自巩副主任他们的恭维和礼赞欣然接受。官场就是这样，每一个场合，都有不同的恭维声和赞美声，尽管内容大同小异，但表现方式却千差万别。巩副主任就特意提到，前些天在《理论》杂志上看了普天成写的一篇文章，很受启发。“高屋建瓴啊，秘书长真是大家风范。”普天成笑笑，作为一个省的最高智囊，他每年都要在中央和省里的几家权威性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谈海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有的是谈领导干部的修养与情操。巩副主任提到的这篇，普天成谈的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间提到了最近全国发生的两起腐败大案，两名副部级干部落马，在全国震动很大。当然，普天成重点谈的是如何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会议上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发表的重要讲话，针对总书记提出的在领导干部中倡导形成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树立八荣八耻观，谈了自己的感想。这是一篇响应性的文章，瀚林书记对这篇文章也给予极高的评价，还说要在省委中心组学习会上组织学习。普天成并不认为自己文章写得好，关键是态度亮得及时，有时候能不能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也是领导干部的一种修养，更是艺术。

胜利宾馆的环境跟桃园差不了多少，布局和绿化甚至比桃园还要漂亮，只是因为它是政府的，所以名气没桃园那么响亮。这天的饭安排在淮海厅。到了淮海厅，普天成意外地发现，为他们服务的正是余晴。普天成脸上有丝惊讶，于川庆也跟他一样。余晴没认出普天成，但认出了于川庆，彬彬有礼地问了句“首长好”，就专心致志做自己的工作去了。普天成盯着余晴看了一会儿，脑子里忽就闪出金嫚那张脸来。前些天金嫚跟他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不想跟丈夫过了，要离婚。普天成下意识地就阻止，说不能离。金嫚笑说：“你慌什么啊，又不是因为你。”这句话让普天成好不尴尬。是啊，他慌什么，金嫚从来没说要嫁给他，也从没流露出要缠着他不放的意思，这点让普天成深感欣慰。有多少人毁在了女人上，起初抱着投机的心理想玩一玩，结果引火烧身，一辈子都不得安宁。普天成算是幸运，截止目前，还没被哪个女人抓住不放。跟他关系最密的金嫚，也在他离开吉东时嫁了人。金嫚的丈夫是一名普通工人，后来普天成听说，他们常打架，夫妻关系很不好，到现在也没要孩子。所有这些，都像辣椒水一样时不时地要辣一下普天成。普天成知道，金嫚现在的不幸福，是他一手造成的。

某种程度上，是他毁了金嫚。

于川庆见他走神，悄声提醒道：“等一会儿秋燕妮也要来，她可

是常常念叨你呢。”

“是吗？”普天成从余晴身上收回目光，又从脑子里把金嫚驱走，装作诧异地问了于川庆一句。于川庆别有意味地一笑，“有人望穿秋水，有人浑然不觉，这世道，越来越缺少默契了。”

“乱说。”普天成及时地制止住于川庆，只要有第三者在场，普天成就跟于川庆开玩笑，这也是他的原则之一。他转向曹副秘书长，“你老父亲的病好点没？”曹副秘书长受宠若惊，他父亲几个月前心肌缺血，住过一次院，普天成特地到医院探望过，曹副秘书长对此感激在心，今天听普天成再次问起，就越发感动得不行。他站起身，就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样，毕恭毕敬地答道：“谢谢秘书长关心，老父亲算是挺过来了，现在精神状况还行。”

“那就好，人老了，不要只想着吃药，还要适当增加活动量。另外，保持心情愉快也很重要。”曹副秘书长马上点头，“秘书长说得对，他现在天天到公园散步呢，还跟一帮老头老太太学太极拳。前段日子有个老太太劝他养条狗，这些天正吵着让我买狗呢。”

“那好啊，让他有个寄托。大家都忙，平日没时间照顾老人，老人寂寞，养条狗正好可以把寂寞打发掉。”

“那好，我明天就去给他买。”

聊完曹副秘书长的父亲，话题又转到巩副主任的老岳母上。普天成在政府的时候，这些人都在他手下，他们家里有啥事，谁家有老人，谁家老人患啥病，普天成都记得很清楚。逢年过节，后勤办要分东西，普天成总要叮嘱一番，有老人的给多分一份。尽管这些人都不缺那点东西，但这么一做，情感上就不一样了。有人说他在政府里威信比副省长都高，不是说他权大，而是说他心长。

心长则路也长，这是普天成的认识。

省委班子（37）

正说着话，外面响起了车子的声音，于川庆说了声“来了”，大家齐刷刷地起身，往外面去。出门时巩副主任步子走得快了些，差点先普天成走出大厅。意识到犯了错误，他猛地止住步，侧身等普天成和于川庆先走。他发现，于川庆脸上，已暗暗露出不快来。

下级任何时候都不能抢上级的彩，这是铁的规律。谁犯了，哪怕是无意，也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普天成伸出双手，热情地跟国平副省长握过手，然后又跟大华的

领导一一握手，同时做出恭请的样子，请他们往里进。轮到秋燕妮时，他的手似乎犹豫了一下，秋燕妮冲他深情一笑，伸出手来，“想不到在这儿遇见秘书长，幸会，幸会。”普天成没敢正视秋燕妮，他怕秋燕妮不分场合露出那火辣辣的目光来。香港女人跟内地女人不一样，她们喜欢把内心的东西表露在脸上。

普天成和于川庆热情迎客的过程中，巩副主任和曹副秘书长拘谨地站在一边，脸上挂着不太自然的笑。他们是没有资格走上来跟领导和贵宾一一握手的，只能站在远处，用微笑欢迎。周副省长也只是跟他们简单地点点头，然后就在大华几位高层的簇拥下进去了。普天成又抢在前面，等副省长的步子到达淮海厅时，他跟于川庆已一左一右站在了门边。

主客一一落座。普天成本想坐得离周国平远一些，坐领导身边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类似的感受，普天成觉得是这样。每次吃饭，他都会想办法让自己离领导远一点儿，这跟工作当中正好相反。不料周国平拍拍身边的椅子说：“老普，坐这儿，咱们说话方便。”普天成只好坐过去。周国平左边是大华香港总部瑞德先生，英国人，很年轻，四十岁不到，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右边，就是普天成了，普天成右边，居然坐了秋燕妮。好似无意，其实有心，普天成有几分不安，心里又有一点点惬意。跟秋燕妮认识这么长时间，两人还从没如此近距离坐过。饭菜是提前准备好的，国平副省长说，吃过

就撤，晚上他还有个活动，要到一所大学去演讲。凉菜上齐后，国平副省长讲了几句话，意思是感谢瑞德先生和助手劳尔小姐来到海州，共同为大华海东出谋划策，也感谢大华集团副董事长兼海东办事处主任燕妮小姐，大华海东前段时间运行得不是太好，主要原因不在大华，在海东方面。是海东方面没把基础性工作做好，延误了项目进度。对此，省里已做了调整，相信以后，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国平副省长还代表省委、省府向大华方面表了态。国平副省长表完态，端起红酒杯，一饮而尽，说这杯酒就算是对前一段工作的总结，从今天起，大华海东会驶上快车道。他的举动赢来一片掌声，是川庆秘书长带头鼓的掌。接着，瑞德先生也代表大华总部表了态，他说前段时间工作不理想，关键原因还在大华身上，大华资金不到位，影响了职工安置。他也喝了一杯，表示道歉。瑞德先生接着强调，本周内，将有三千万到账，可以用于职工安置，以后每半月到账三千万，直到把答应款全部付清。瑞德先生说这些的时候，普天成心里想，周国平就是周国平，大华这些钱，也只有他能争取过来。如果换了别人，怕也只是一个数字，何年何月到账，只有鬼知道。感慨中，他投过去目光，见周国平的目光瞄在性感的劳尔小姐身上，他便慌忙把目光收回来了。

瑞德讲完，轮到秋燕妮了。秋燕妮端起酒杯，说：“燕妮嘴笨，这种场合，实在不敢多讲，不如以酒代之吧，按你们的话说，一切尽在酒中。我相信，大华跟海东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而且能双赢。”说完，仰起脖子，将满满一杯红酒喝了下去。兴许，这天的秋燕妮也

有几分紧张，端着酒杯的手微微发抖，有几滴酒洒在她裸露的脖颈上。普天成看了，感觉那挂了酒珠的粉颈更为漂亮。

如果不是国平副省长晚上有事，这天是要放开喝一阵的。要论喝酒，今天来的巩副主任和曹副秘书长都是行家，陪一桌客人不在话下。秋燕妮喝过之后，国平副省长说，今天情况特殊，酒就不敬了，大家随意喝点。然后叮嘱于川庆，照顾好客人。普天成本来也是想敬杯酒的，一听国平副省长这样说，便打消了念头。

席间国平副省长提出了一件事，大华原来的协议是要安排一毛厂百分之二十的职工，大华认为这太高了，无法落实，当然，这与一毛厂职工的素质和文化程度也有关系。一毛厂职工素质普遍低，文化程度大都是初高中，小学也有不少，以前从事传统纺织业，劣势还显不出来，现在是高科技项目，文化程度的劣势一下就显了出来。大华提出，能不能降到百分之十，不能安排的这百分之十，由省上协调其他企业安排，大华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做补偿。周国平说完，桌上的人都不说话，全都垂下头，好像在思考。其实这样的问题是不用思考的，国平副省长借饭桌上把它讲出来，就是想给大家通通气，具体怎么做，他早就有了数。普天成也垂下了头，这是一种习惯，任何场合，遇到难以作答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垂下头，做思考状。普天成默默在算一笔账，降十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五千职工没了着落，这五千职工，往哪里安排呢？见气氛有点冷场，周国平笑道：“老普，过去的

协议是你谈的，你说说。”普天成抬起头，习惯性地环视了一圈，道：“既然大华有难处，这个问题可以协商。现在重要的不是职工安置，是项目进度，只要项目建得快，早一天见到效益，我们的期望值就早一天能实现。”

“川庆，你的意见呢？”周国平又将话头转给了于川庆。

于川庆刚夹了一块鱼，一听副省长点他的将，忙将鱼放下，道：“我认为天成秘书长说得有道理，毕竟这项目他最熟悉。”

“好，既然两位秘书长意见一致，我看这事可以商量，补偿不补偿我们先不提，先跟职工方面碰碰头。”说到这儿，他把目光投向普天成，脸上洋溢着一种热情的笑，“怎么样老普，这个难题还得交给你，谁让你办法比我们多呢。”

普天成这才明白，国平副省长今天请他来，摆的原是鸿门宴！他倒吸一口冷气，这话，跟工人实在说不出口啊，当初谈百分之二十，他已费尽了口舌，也背了一身骂名，现在再砍掉五千人，这简直……见国平副省长期待地看着他，普天成勉为其难地笑了笑，“试试吧，谈不下来省长可别批评我。”

“有你老普出面，还有什么谈不下来的？来，我敬你一杯！”说

着，国平副省长率先举起了酒杯。普天成赶忙举杯，抢在国平副省长前面喝了下去。酒杯刚放下，余晴还没把酒斟满，这边又响起了秋燕妮的声音：“我也敬秘书长一杯，感谢秘书长对大华长期的支持与帮助，以后很多事，还离不开秘书长呢。”普天成想推辞，国平副省长帮腔道：“该敬，你们每人都应该敬秘书长一杯。”这下好了，矛头哗地对准到他身上，本来少了敬酒这道程序，吃饭的气氛就不热烈，现在大约是要谈的事定了音，大家心里都放松下来，国平副省长这一提议，于川庆他们立马响应，依次就给普天成敬酒。普天成喝了秋燕妮这杯，不喝别人的，实在说不过去，只好硬着头皮，跟他们一一碰杯。几杯下肚，普天成脑子就有些晕，再看秋燕妮，就有一种飘飘缈缈的虚幻感。

饭吃到中间，周国平一看表，说时间不早了，要提前走，让于川庆把大华的客人还有普天成招待好。于川庆要一同去，周国平说不用，那边还有人。于川庆便知道，国平副省长的专职秘书长在恭候，便也不再客气，跟普天成一道将国平副省长送上车。瑞德先生和劳尔小姐也要走，于川庆挽留了一阵，见人家态度坚决，便不再挽留，悄声跟普天成说：“事情解决了，他们就想溜人，也好，咱们好好喝。”普天成心里骂：解决，你说解决就解决了啊？他硬着头皮跟瑞德先生和劳尔小姐道了晚安，转身往里走，走一半，忽然停下，秋燕妮为什么不走？

省委班子（38）

有些事想着难，解决起来，也未必就真难。普天成跟郑斌源他们谈了两次，没想到，事情解决了。

郑斌源叫来的十多个职工代表居然对削减百分之十这个数字不感兴趣，这让普天成甚为惊讶。他原想，只要自己把大华那边的意思讲出来，工人代表一准会暴跳如雷地攻击他，没成想，带头的那个叫陈亮亮的职工代表温和地笑了笑，“领导，你说啥就是啥，百分之几对我们来说，当不了饭吃，我们也没指望进那个厂，你还是抓紧把十二条落实了，再不落实，工人堵到省政府门上，可别怪我们没做工作。”普天成盯着陈亮亮，“不是最近又落实了三条么，不能太心急，得一步步来。”“那你们怎么不一步步来，非要急着开工呢？”陈亮亮反问道。这话把普天成问住了，普天成回过目光，想从郑斌源那儿寻求帮助。郑斌源不知啥时已离开会议室，他把话说得明白，人他可以叫，具体怎么谈，是普天成的事，他不管，也管不着。

普天成又跟陈亮亮他们僵持了一会儿，陈亮亮见他也是认真解决问题来的，不那么刁难他了，但也绝没对他抱希望。希望这东西，抱几次抱不到，便也不敢硬抱。陈亮亮说：“领导，你也别痛苦了，你一痛苦，我们当老百姓的就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了。这么着吧，我可以保证职工不闹事，但政府答应的条件，也麻烦你给催着落实一下，

工人确实不容易，再不要拿我们当猴耍了。”普天成马上保证：“凡是答应了的，我们保证做到，职工能体谅政府的难处，我们很感谢，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再次谢谢你们。”这时候就有一个中年男人怪声怪气地说：“政府也有难处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不会是钱花光了吧，再卖几块地皮不就有了？”普天成没敢接中年男人的话茬，这种牢骚话、怪话他听得太多了，早已到了充耳不闻的境界。

普天成没敢在会议室久留，见好就收地脱身出来，给郑斌源打电话，问他在哪。郑斌源慢条斯理道：“我在家睡觉呢。”普天成赶到郑斌源家，他还有点不放心，跟工人的谈话太过顺利，令他不由得怀疑，他要再考实一番。

郑斌源并没睡觉，刚才他家里来了客人，是三毛厂原工会主席，来向郑斌源请教问题的。本来工人的积极性挺高，一直嚷着要跟大华对抗下去，绝不让大华顺利开工。但不知什么原因，最近几天工人的积极性突然没了，特别是原来挑头上访的那些人，最近连影子都找不到了。郑斌源心里说，还能有什么原因，有钱能使鬼推磨呗！据郑斌源了解，副省长周国平分管大华海东这一项目后，明着暗着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是破格拿出一千五百万，对一毛、三毛的特困户每家给予一万元的临时救助，同时又督促落实了他们的低保。这招效果奇佳，原来这批特困户是上访骨干，现在因为这一万元钱，他们倒向了政府这边。第二招是让海州两家大型企业临时吸纳了三千多名一毛、三毛

的职工，这批人员的工资由企业支付一半，市政府补助一半，这就等于又把一部分力量瓦解了。更有效果的一招，海州市政府出台了专门政策，凡一毛、三毛职工，如果自己创业，开办小店由社区担保，银行一次性给予扶持贷款三万到五万，三年免收各种费用，凭下岗证到税务部门登记，可以享受三年免税政策。海宁区政府还在最大的两个市场海安路市场和海华路市场清理出铺面一千多个，让一毛、三毛的职工优先挑。这些措施，让原本就对上访不再抱希望的职工们一下看到了实惠。其实这些年，大大小小的企业改制，总要引起群众上访事件，但还是普天成说得对，上访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要想活下去，还得靠自己。

这些话郑斌源当然不可能跟三毛厂工会主席讲，这人是个一根筋，对上访怀着无比浓厚的兴趣。其实郑斌源也知道，这个工会主席上访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想叫政府安排自己。如果现在有人提出，马上给这个工会主席安排一份工作，让他继续拿工资，工会主席立刻就会跟工人说拜拜。对这种抱有私欲的人，郑斌源是看不上的。当然，对国平副省长以及海州市政府采取的这几项临时性措施，郑斌源还是由衷地高兴，因为不管怎么样，政府算是开始善待下岗职工了。

一听普天成要来，工会主席紧忙告辞走了。早在普天成跟工人谈判十二条时，工会主席跟普天成吵过架，还用粗话谩骂过普天成。

普天成一看郑斌源的脸色，就知道他在电话里撒了谎。不过郑斌源睡不睡觉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他说：“我是来感谢你的，没想到这次工人这么给我面子。”郑斌源挖苦道：“你秘书长出面，谁敢不给面子？”说着给普天成泡了茶。普天成接过茶，“不过斌源，我还是不放心，总感觉哪儿不对劲。”

郑斌源猜想，普天成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毕竟这事不归他直接管，他也没往透彻里说，有些话说穿了也没啥意思，大家还是含蓄点好。他说：“你应该高兴，回去又可以请功了。”

“欺负我啊，我是跑来虚心向你讨教的，你倒好，就知道说这种风凉话。哎，帮我分析分析，职工思想为啥转变得这么快？”普天成厚着脸皮道。

“真想知道？”

“真想知道。”

“安抚政策，你们这次算是想通了。”

“什么意思？”普天成感觉郑斌源话里有话，追问道。

郑斌源不想再跟他打哑谜，将自己掌握的情况一一说了，取笑道：“拿国家的钱为大华扫清障碍，大华真有面子啊。”

普天成无语了。郑斌源说的这些，他还真不知道，这等于在十二条外，又多出好几条，国平副省长的力度也太大了点吧？不过转念又想，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似乎没有！

省委班子（39）

有时候，用牺牲的办法来解决矛盾，也不失为一种上策。其实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牺牲着种种利益，有时是个人利益，有时是群体利益，更多的时候，牺牲的则是国家或集体的利益。普天成忽然就想起自己在吉东时发生的那起恶性事件，就是王化忠他们至今仍抓住不放的民工事件。工程施工中老板违章指挥，一个班十二名作业工人死于非命，为了平息事端，还不是用牺牲的办法来解决？最后每个工人赔付三十万，才将事态压下去。这三十万，有一半是政府出的钱！

看来“牺牲”两个字，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

普天成苦笑一声，他是无权指责谁的，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一条牺牲链的话，他就是这条链上的一个齿轮。好在，这一次的牺牲，受益者是下岗职工，比起把钱大把大把地挥霍或浪费掉，也算值。这么一

想，他也就心安理得起来。

两人又斗了一阵嘴，普天成忽然说：“对了，有人高薪请你，给你留了总工的位子。”

郑斌源略微惊讶地抬了下眼，旋即又释然了，“你是说秋燕妮吧，那份美差留给你，我可不敢夺人之爱。”

“你什么意思？”普天成本能地问出一句。

“别紧张，秘书长的红颜知己，我可不敢夺。”郑斌源笑着说。

“老郑，这玩笑开不得。”普天成好像是让郑斌源说到了痛处，一时显得慌乱。

郑斌源却不在乎地说：“大华早就给我下了聘书，说实话，我对他们没有信心。工人所以对你的百分之十不感兴趣，说穿了，也是对这家企业不抱指望。”郑斌源把话题又带回到大华上，接着说：“不是我打击你们，你掰着指头算算，招商引资引来了多少企业，各种优惠政策都给了，结果呢，搞出名堂的有几家？说轻点你们这是一窝蜂，形式主义；说重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普天成也来了兴趣，“此话怎讲？”

“把自己的孩子掐死，指着别人家的孩子养老，结果别人的树上永远结不出自己的果，花也没几朵。”

“你偏激。”

“偏激的不是我，恰恰是你们。国有传统老企业是有问题，但一味地关门拍卖，把好政策、好地段都让给外资，等于是自己刨自己的锅头。”

普天成一听他又上纲上线，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政治化，赶忙转移了话题，说：“上次跟你所说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我可一直等你消息呢。”

“什么事？”

“婚姻大事啊。人家邓雅兰差啥了，人长得漂亮不说，事业也比你干得红火。你们两个到一起，真是珠联璧合呢。”

郑斌源模棱两可地笑了笑，道：“退水沟的游戏还是你们玩儿吧，我郑斌源不感兴趣。”

一听“退水沟”三个字，普天成脸蓦地一红，他知道这话跟秋燕妮有关。秋燕妮到海东后，是有一些绯闻的，绯闻的主角郑斌源当然清楚，只是不好讲出来罢了。最近秋燕妮频频向普天成示爱，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郑斌源耳朵里，郑斌源挖苦普天成是退水沟，灭火器，是真正为领导分忧解难的。见普天成失神，郑斌源以老朋友的口吻道：“女人是是非非，听我一句劝，离她们远点。”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不像我，为女人影响了你的前程，不值。”

普天成原想是要劝郑斌源的，邓雅兰最近找过他，一方面是为自己的企业，她看中了一块地，想拿下来，那儿建服装厂真是再好不过；另一方面，也有想见一见郑斌源的意思。哪知让郑斌源一句话，就把嘴堵住了。

从郑斌源家出来，普天成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秋燕妮频频向他发出暗示，难道真有退水沟这么一说？

后来他自信地摇了摇头，不可能！

省委班子（40）

那天在胜利宾馆，秋燕妮是特意为普天成留下的。于川庆也看出

了这点，于是二次回到淮海厅，于川庆便示意巩副主任和曹副秘书长，动点真的。巩副主任和曹副秘书长是何等聪明之人，一看于川庆给他们使眼色，就知道今天这场酒，秋燕妮是目标了，于是便轮番敬，说些恭维而又十分中听的话。秋燕妮一开始并不知是计，还以为两位领导是诚心诚意敬她，也就老老实实地喝了。哪知这一喝，就把自己喝进了一个圈套。省委和省府这些副秘书长副主任们，平日在酒桌上是没机会施展的，大领导在，他们只能毕恭毕敬，顶多也就是在领导不想喝或实在喝不下去的时候，拿自己的肚子为领导解解围，撑撑面子。有人说秘书长的肚子一半是领导的，酒量全是给领导代酒代出来的，这话不假。至于副秘书长，他们不只是肚子，只要一坐在酒桌上，整个人就都成了领导的。他们几乎是一嘴不吃，张罗着让别人吃，但酒却不能少，不只要给领导代，还要给客人代，好像他们生下来就是为别人活的。这种哑酒喝起来非常痛苦，压抑、郁闷，还得陪着笑，而且绝不能喝醉，如果失态了的话，这个官，也就当到头了。所以，副秘书长们都拿这种酒叫壮烈酒、考验酒。谁要是没这个能耐，这个位子坐不久的。但一旦领导离开，他们成了主人，场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马上从幕后活跃到台前，抡起胳膊甩起手，不管你是何方神仙，都让你在酒上显原形。

秋燕妮很快便招架不住了，她以为省里的官员都跟普天成一样，温文尔雅，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哪料想，巩副主任他们一放开，便都成了老虎。“秘书长，帮帮我吧。”她美目流连，可怜兮兮望住普天成。

普天成动了怜悯之心，接过酒杯，替秋燕妮喝了。

这下，普天成也成了靶子，两位副职不敢把他怎么样，于川庆敢。于川庆私底下也听说过一些秋燕妮对普天成暗中生情之类的话，但一直不信，认为普天成在男女之事上是一个十分把得住的人。这天他看见秋燕妮眼里汪了水，那水分明是汪给普天成的，便有意想让普天成现回形。于川庆说：“秘书长英雄救美，我们三个可得小心了。老巩、老曹，你们要是今天能让秘书长多喝几杯，往后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多了。”巩、曹二位早就等着于川庆下令，再说他们也一直想跟普天成放开喝一次，只有酒桌上放开了，以后汇报起工作来，才能放得开。

气氛越来越热烈，普天成也不敢装得太正统，这种场合，你要是装得太正统，是会伤了人气的。人气这东西平日看着不怎么重要，关键时候，它能顶大用。巩、曹这些人绝非等闲之辈，能到省长、书记眼皮底下的人，各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在下面各市，也都有自己的力量。普天成向来是坚持能团结则积极团结，实在团结不了，也绝不开罪的原则。人家既然热情地敬你酒，就证明，他是想跟你进一步密切的，那好，普天成索性就放开，跟他们密切起来。

这一密切，普天成就多了，头有些晕，看人的目光也有几分恍惚，尤其看秋燕妮的目光，更是缥缥缈缈，虚幻得不成。忽而觉得她柔情似水，万般风情集于一双黑亮的眸子里；忽而又觉得她苍苍茫茫，像

极远处的山水，浩渺无边。于川庆见喝得差不多了，不敢再继续，如果真让普天成出了丑，他是交代不了的，于是便提议散场。巩副主任殷勤地想送普天成回家，于川庆瞪了他一眼，道：“你们送秋董回宾馆，我送秘书长。”

秋燕妮十分不舍，这个夜晚对她来说是多么具有意义啊，她跟普天成坐得这样近，嗅到了他身上的气息，那气息令她陶醉。她承认，自己是喜欢他的，很喜欢，这是她到海东后，唯一打内心深处喜欢的一个男人。可是他拒绝着她，从不给她机会。今天不一样，他给她代酒，暗暗地保护着她。目光相对时，他眼里也流露出一種风情，那风情秋燕妮能读懂，真的能读懂。

她希望时间慢些，让这样美好的时光多在她身边驻留一会儿。她累啊，不但身累，心更累，她多么希望，能在他肩上靠一会儿，哪怕一秒钟，她也知足。

但是于川庆说要走了，可恶的于川庆，他怎么就不懂女人的心呢？秋燕妮站起身，意犹未尽地说：“谢谢两位秘书长，谢谢领导，今天晚上喝多了，不到之处，多多谅解，改天燕妮设宴，请各位领导再喝一次。”巩副主任说好，曹副秘书长也喝多了，居然走过来，握住她的手说：“能跟秋董一起喝酒，当然求之不得。”

于川庆在外面咳嗽了一声，并叫来那个叫余晴的女孩子，让她扶着秋燕妮，往大厅外面去。刚一出大厅，就看见秋燕妮的助理和司机奔过来，他们也没想到，一向对酒很敏感的秋燕妮，这天会喝成这个样子。

那天晚上，大约一点钟的时候，普天成收到一条短信。当时他已睡了，保姆卢小卉给他喝了酸梅汤，又冲了一杯橘子粉，有了这两样东西，他的酒便去了一半，躺在床上，没怎么折腾便睡着了。手机的蜂鸣声惊醒普天成，他打开手机一看，是秋燕妮发来的，一首北宋词人贺铸的《西江月》：

携手看花深径，扶肩待月斜廊。临分少伫已伥伥，此段不堪回想。
欲寄书如天远，难销夜似年长。小窗风雨碎人肠，更在孤舟枕上。

普天成反复吟了几遍，心里泛上层层涟漪。有那么一刻，他都要回给秋燕妮一首词了，又恨恨地掐灭想法，坚决地将短信删了。

凭多年在风月场上的经验，普天成断定，秋燕妮动的是真情。她为什么要对他动情呢？普天成一直想不明白，这真是一个谜，谜啊——

普天成长长地叹口气，脑子里忽地闪出瀚林书记那张脸来，紧忙

就将秋燕妮那充满忧郁、充满期盼的哀哀眼神赶走了。

省委班子（41）

全省党风党纪检查活动终于拉开帷幕，这是瀚林书记上任后抓的一项重点工作，整个活动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领会精神；第二阶段是自查自纠，端正作风。眼下到了第三阶段，分片抽查，重点整改。瀚林书记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党风党纪检查活动的重要性再次做了阐述，特别指出，这次活动要重点检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要树立全省上下一盘棋的思想，大力开展理想信念、从政道德和党纪党规教育。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机制制度。会后，省委一共派出四个检查小组，马超然副书记带领第一检查小组，奔赴吉东、广怀两地。

新上任的政研室主任余诗伦出人意料地被分到了马超然这个组。

当晚，普天成便接到来自吉东方面的消息，这次打电话的不是马效林，而是普天成在吉东时的秘书，现任吉东团市委书记的胡兵。胡兵说：“普书记，王主任他们从北京回来了。”普天成问哪个王主任，胡兵说就是原人大主任王化忠。普天成又问，跟王主任一同去北京的还有谁？胡兵便将人名一个个报上，其中就有原政协主席李国安，原

财政局长江玥。这个江玥有点意思，普天成刚到吉东时，她是吉东下面一个县的副县长，普天成发现她工作能力不错，算是一个有魄力的女干部，就把她从副县长提拔到了市国资委主任的位子上。国资委那几年，江玥干得也还不错，帮普天成解决了不少难题，特别在吉东几家国有企业的改制中，江玥提出了非常好的思路，从而确保了吉东国有企业改制步伐，让普天成和吉东市在全省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中出了彩。普天成念她是位有创新能力，工作作风扎实的干部，将她提拔到市财政局长的位子上。可是江玥当上财政局长后，世界观发生了改变，她开始贪钱，变着法子为自己捞钱。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从各家企业索要好处费达一百多万元，还擅自挪用项目资金，在财政局设立小金库，让自己的亲信炒股，结果把小金库的钱全赔在了股市里。案发后，市上有两种意见，一是交司法机关，让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另一种意见是本着爱护干部的原则，由市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降一级使用。持这种意见的是王化忠和李国安。普天成当时也有些犹豫，内心讲，他是舍不得这位干部的，她精明、能干，对工作也有满腔热情，而且思想解放，工作有创新能力。普天成一开始也有保护她的动机，想内部处理一下，让她原回国资委算了。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王化忠和李国安他们联合了三十余名干部，联名向市委写信，要求保护江玥，目的就是要给普天成施加压力。这一招把普天成惹恼了，后来召开的常委会上，普天成同意了市纪委提出的开除江玥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处理意见。半年后江玥因受贿和渎职罪被判十二年，进了监狱。但令

人惊讶的是，江玥入狱不到半年，被告知在狱中怀孕，医院也证实了这点。当时江玥已经四十六岁，她与丈夫一直没有孩子，外界都说她丈夫有性功能障碍，不能生育，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她丈夫的性功能又恢复了。当然，吉东民间对这次怀孕，有很多版本，有说江玥肚子里的孩子是王化忠的，早在她当副县长前，就跟王化忠有不正当关系；也有说是政协主席李国安的；更有甚者，竟说江玥肚里的孩子是普天成的，因为江玥被判入狱后，普天成到监狱探视过她。

江玥以怀孕为由，从监狱出来后，就再也没有进去，生完孩子到了法定收监的日子，她又让省人民医院出具了患病证明，直到现在，还在保外就医。没想到，江玥现在也加入了王化忠他们的阵营，开始清算普天成了。

想想过去曾对江玥的厚爱，还有对她寄予过的厚望，普天成感叹良久。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对手。他跟胡兵说：“你安心工作，不要受这件事的影响。”胡兵毕竟年轻，不放心地问：“普书记，不会有什么事吧？”普天成最不喜欢别人问这句话，没好气地说：“如果我触犯了党纪国法，不用他们告，我自己会走进监狱。”说完，啪地收了线。

合上电话不久，普天成又觉得不该跟胡兵发火，想打电话过去，跟他解释一下，又一想，算了，现在还是少打电话为妙，免得越描越

描不清楚。

省委班子（42）

普天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暴风雨真的要来了。如果仅仅是王化忠、李国安他们，普天成是用不着紧张的，但凡跟你交过手的人，你都知道他有几斤几两，能兴什么风能做什么浪。怕的是那些没跟你交过手的人，你真不知道这些貌似简单的人，背后会有什么力量。再者，王化忠他们连江玥这样的人都发动了起来，还不知下一步，他们的联盟会扩大到哪儿！

得采取措施了，再犹豫，怕会误大事。

这个上午，普天成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来的电话他一个也没接，幸好，这中间没瀚林书记的电话。直到中午，普天成才下了决心，他抓起电话，打到一个很久不用的号上。这号深埋在他心里，有一段时间，他以为这个号码他再也用不着了。朱天彪太多事，帮他等于就是在害自己，还是拉开点距离好。没想，两人分开两年不到，他又得找朱天彪了。

电话里传来朱天彪的声音：“你还好吗？”

普天成说：“不太好，最近有些事，烦人。”

朱天彪顿了顿，问：“要紧不？”

普天成说：“世上没哪件事不要紧，也没哪件事特别要紧，就看你怎么理解。”

朱天彪说：“我是问眼下这事。”

普天成说：“有点麻烦。”

朱天彪那边不说话了，像是在等候命令。

普天成像是又犯了难，这事的确犯难，如果不犯难，他也用不着把自己关一上午；如果不犯难，他早就采取行动了。他艰难地做了一阵斗争，终于一咬牙：“你抽空过来一趟吧。”

朱天彪那边嗯了一声，压了电话。普天成抱着电话，发了好长一会儿呆。

开弓没有回头箭，普天成清楚这个电话的利害，但是有人逼他这么做，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打完这个电话，普天成决计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尽管从吉东消失很久了，但在普天成的心里，她似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吉东。普天成坚信，同样的感觉，瀚林书记也有！

坐落在子水河畔的子水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个城市归另一个省管辖，但它跟海州离得很近。二十年前，它还是海州的一个地区，后来行政区划变更时，它划给了另一个省。

天下着蒙蒙细雨，远处的山，近处的水，都让雨雾拉在了一起。普天成是早上九点出发的，他跟瀚林书记说，他要去扫墓，瀚林书记还伤感地说：“时间过得真快啊，想想，老人家都离开我们十五年了。”普天成说：“一晃儿的事，昨晚还梦见小时候很多事呢。”瀚林书记像是被触动了，做出一副追忆往事的样子，半天后道：“去吧，正好这段时间稍闲一点。替我给老人家送束花，我真是抽不出时间啊。”普天成赶忙说：“您是替全省人民操劳呢，哪能占用您的时间。”说完，紧着告辞，生怕多待一秒钟，说出什么泄露秘密的话来。

普天成的父亲是葬在岳公山的，岳公山离子水并不远，但普天成并没有扫墓的计划。一则，父亲并不是在这个季节离开的，他去世的日子是清明后第十一天，瀚林书记把日子恍惚了。二则，随着这些年在官场的挣扎，普天成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已经偏离了父

亲的要求。父亲的一生，清正而廉明，他的俭朴是大家公认的，他最痛恨的，就是只为自己着想，不为天下百姓忧愁。普天成现在是只为自己了，他无脸面对父亲。

省委班子（43）

记忆中的子水城是隽丽而又缠绵的，跟江南的缠绵有不同的味儿。普天成小时候，常常跟着母亲来到子水，母亲的娘家就在子水，“文革”颠覆了他对子水的记忆，让子水以一种可怕的面目在他脑子里存活，棍棒下呻吟的姥爷至今还让他看到世事血淋淋的一面。好在，很多东西是可以用时间冲淡的，所以普天成这次踏上子水，眼前倒没虚幻出什么血腥的场面。

普天成自己没带车，他是乘火车来的。他现在是越来越谨慎，对身边的人，也格外地留神。这样不好，他多次提醒自己，但每到关键时候，他还是对别人放不下心来。其实一个人来也有好处，至少，他行走在子水街上的步子是从容的，不慌不乱的，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像普通人一样往怀岸那边去。怀岸那边有家莎蔓莉女子健身中心，化玉娇就是那家健身中心的董事长。

化玉娇本不叫化玉娇，她原名叫秦凤娇，去吉东那边承揽工程项目时，她是新大地物资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新大地的总部

在海州，公司老板是她姐姐秦凤月。后来的事实证明，新大地是一家皮包公司，按另一种说法，也是一家流氓公司，专做不正当生意。但是，普天成并不知道这些，他还以为，打着瀚林书记旗号来的公司，规模一定不小。

秦凤娇差点让普天成栽了跟头。新大地前后给吉东十余家工程公司提供过钢材、水泥，还有铝合金，总价值达一亿两千万元。一开始秦凤娇她们还遵从游戏规则，不敢把太次的东西倾销到吉东。后来姐妹俩胆子越来越大，竟串通苏润，联合将一批过期水泥和劣质建材销到吉东。不幸的是，苏润因库房管理混乱，发货员错将发往别人工地的劣质水泥发到了吉东大厦工地上，结果导致吉东大厦坍塌。

事发后，普天成很震惊，秦凤娇姐妹俩所做的一切，居然瞒过了他。一开始他是铁着心要追查到底的，对牵扯到的人和事，绝不姑息。查到中间，突然有人告诉她，秦凤娇手里握有瀚林书记的字条。普天成傻呵呵地问：“不会吧？”那人极为神秘地说：“普书记，不只是字条，还有比字条严重的东西。”

“什么？”

“是……录像，她们把……和首长在床上亲昵的镜头全录了下来。”

“不可能！”普天成猛地拍了把桌子，因为用力过猛，他的手掌肿了三天。

“千真万确，普书记，再不能查了，再查，我们都不好交代。”说话的是当时负责事故调查的省建设厅纪委书记，后来他升为建设厅厅长。

普天成犹豫了两天，也痛苦了两天，最后，他不得不授意有关人员，将事故责任往别的方面引，尽量避开建材等敏感问题。调查人员按他的指示，又从地质结构、图纸设计等多方面找问题，但是要想推卸掉这么大的一起责任事故，实在太难。后来建设厅纪委书记跟他商量，能不能跟苏润做做工作，让他一个人把责任担了，然后再想办法。

普天成摇摇头，“难啊。”

“这是唯一的办法，否则，你我就得卷起铺盖回家。”建设厅纪委书记黑青着双眼说。他已有五个晚上睡不着觉了，到医院开了药，也不顶用。

“你能回得了家，我怕是连家也没的回。”普天成的语气沉痛极了。

“试试吧，我们分头做工作，给他讲清利害。”

“利害他比谁都清楚，我还怕他反咬一口，把责任全往别人身上推呢。”

“试试吧，没有别的办法了。”纪委书记哀求似的说。

在没有路可选择的时候，刀山火海也得闯，普天成咬了咬牙，点头同意了。

试的过程相当艰难，谁都知道这是在危崖上走钢丝，弄不好，会摔得粉身碎骨。但是没有办法，如果把秦家姐妹逼急了，将那些烫手的东西公布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普天成跟建设厅纪委书记轮番上阵，一次次地给苏润做工作，讲利害，同时也做着一一种保证。苏润愣是咬住牙不开口。后来，普天成单独跟苏润在一起时，苏润说了一句话：“普书记，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苏润可以替你背一次黑锅，但不能次次背。”

省委班子（44）

普天成无语。他知道苏润在说民工事件。那次，是苏润替朱天彪

扛了，尽管钱是朱天彪出的，但外界没人知道，民工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是朱天彪。

“老苏啊，如果你不帮我，那我只有陪着你坐牢了。”

“非坐不可？”苏润问。

“非坐不可。这么大的工程事故，怕是光坐牢还不够。”普天成说。

“多少钱也摆不平？”苏润不甘心地问。

“钱不顶用。老苏啊，钱这王八蛋，它只管害人，却不救人。”

“我要是找个冤大头，让他出来承担责任呢？”

普天成不说话了，天下会有这样的冤大头？

一周后，调查组忽然说，水泥是从一个叫龙山水泥厂的民营企业手里买的，这家企业的老板叫邹志良，邹也承认了向苏润提供劣质过期水泥的事实。普天成惊得不敢相信，天下真还有这种找上门的冤大头！调查组很快拿到苏润跟邹志良签订的水泥供应合同，还有质检部

门出具的检验书。检验书表明，那些水泥早已失效，三年前便被有关部门封存在龙山水泥厂的库房里。而马效林同时汇报上来的消息是，龙山水泥厂早在三年前就破了产，厂长邹志坚负债累累，加上女儿又患有白血病，被钱逼得焦头烂额。邹志坚之前跟苏润有过业务上的往来，算是老关系。

普天成心里清楚了，一个需要钱，一个需要拿钱替自己开脱，这买卖，谈起来倒也不太难。

普天成至今尚不知道苏润到底给了邹志坚多少钱，但他坚信，这绝不是小数目。不过对苏润来说，这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苏润用它，化解了自己的危机，也将自己的刑期由十几年减少到六年。如果不是有人硬抓住这件事不放，苏润甚至可以不去里面。不过也没关系，苏润在里面一点不受委屈，外面咋样，里面还是咋样，再有一年多，他就可以出来了，继续驰骋在商场。

但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咬人呢？

普天成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是超乎常理的，你绝不能用正常思维去判断非正常事件，包括那些非正常的人。

什么变数都有！这是普天成对世事、对人生最深刻也最精辟的总

结。

莎蔓莉女子健身中心在子水国际会展中心旁边，一幢五层小洋楼，装修十分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味道。普天成进去时，两位半老徐娘正笑哈哈地走出来，边走边说些跟减肥有关的话题。其中一个说：“我最近又瘦了一斤。”另一个惊讶地说：“你怎么总是能瘦，我半年了还没瘦下来一斤。”普天成扫了俩女人一眼，发现说瘦了的其实比那位没瘦的还要胖，于是他想到，谎言是充满整个世界的。看着两个女人嘻嘻哈哈地出去，普天成定了定神，往三楼去。

省委班子（45）

秦凤娇坐在三楼总经理办公室里，正跟一位女客户交流着什么。看见普天成，她愣了一下，半天，醒过神似的站起身，面色潮红地说：“普……您怎么来了？”

普天成定定地望住秦凤娇，在他的印象里，那个叫化玉娇的女人总是那么风风火火，一副发誓干大事的样子，即使偶尔闲下来，也要在平静的生活中折腾出点什么。眼前的秦凤娇，却有股超然隐于世外的味道，特别是那一双眼睛，清澈中透着混沌，混沌中又透着觉醒，以前那自大自狂的眼神全然不见。还有那张脸，豪妆褪尽，只显朴华，不加任何修饰。

见普天成愣站在门口，秦凤娇急了，这可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位客人。她冲女客户笑笑，“实在不好意思，我这儿来了贵客。”然后快步走过来，“书记快请，真不知道您要来。”

普天成报以微笑：“环境不错嘛，看来你的事业是蒸蒸日上。”

“哪敢谈什么事业，权当消磨时间。书记快请坐。”秦凤娇显得有些张皇，刚要唤秘书前来沏茶，又一想不妥，自己拿了茶杯，一时又记不起茶叶放在哪儿，最后还是换了秘书。

秘书是一位漂亮可人的小姑娘，也就十七八岁，长得白里透红，红里透白，身材还蛮高挑，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跟秦凤娇的成熟大器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女孩很养眼，也容易让人生出人生苦短的感慨。小姑娘沏了茶，捧来水果，看了一眼普天成，退出去了。秦凤娇比刚才稍稍镇静了一些，不过脸上，还是掩不住的喜悦和紧张。

“书记是到这边开会？”

“不，是专程来看望一位朋友。”普天成呷了一口茶，道。

秦凤娇哦了一声，她并不清楚普天成说的朋友就是她，她也不敢

抱这份奢想。在普天成面前，她是罪人，这点认识她还是有。吉东大厦那场灾难，最后虽说没殃及她，但也只能算是她们姐妹俩侥幸逃身。想想过去的日子，两人不止是惊出一身汗，吓得魂都没了。其实那些所谓的把柄或证据，她们是不敢拿出来的，顶多是吓吓人，放她们一条生路。后来她们得到的消息是，有人想让她们姐妹俩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是普天成暗中周旋，那人才宽恕了她们。坦率地讲，她跟姐姐秦凤月就是吃青春饭的，父母给了她们一副好身材，一张漂亮脸蛋，不用真是可惜，于是大着胆，就去闯世界。姐姐秦凤月之前跟过一个男人，有经商经验，两人合计着，就注册了一个公司。一开始挺艰难，长达两个月找不到一单生意，房租都交不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她们认识了宋瀚林的秘书，进而认识了宋瀚林。这都是奇迹，如果换到今天，她们是不敢想的。宋瀚林是多显赫的人啊，怎么就让她们给认识了？撞大运，真是撞大运。

在所有吃青春饭的女孩中，她跟姐姐是成功的，太成功了，她们轻而易举就捕获了大鱼，然后是一条接一条的小鱼。在那张权力精心编织的网里，她们发现了太多的秘密。最大的秘密，就是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其实都充斥着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总之，交易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真理。

她们有过成功，那些成功都是用身体换来的。频频不断的交易中，她们发现，女人索取这个世界的方法太简单了。但是她们没想到，她

们会栽在一个土老板手里。

那个土老板是宋瀚林的秘书介绍的，也就是说，那些最终销到吉东大厦的过期水泥，是宋瀚林的秘书提供的。他拿大头，她们只拿小头。

这个世界上，真正敢冒死玩火者，并不是那些手握重权的人，而是他们身边的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秦凤娇收回乱麻一样的思绪，专注地望住普天成。这张脸对她来说，太过熟悉，然而又是那么陌生。宋瀚林秘书提供的那些关系中，独独跟她们姐妹俩保持了干净关系的，就一个普天成。因此，他赢得了她们姐妹俩的敬重。

省委班子（46）

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秦凤娇觉得，她们跟普天成之间，真是有一种缘分。尽管后来她们受到了普天成的警告，普天成让她们远离吉东，远离海州，永远不要在海东的地面上出现。但这些，都不能冲淡普天成在她们姐妹俩心中的记忆。

某种程度上，是普天成唤醒了她们，也拯救了她们。

人在经过大迷大痛后，是有一些大悟的，心灵自然也有大净。

也许是嫌这种地方太过吵杂，也许是秦凤娇不想在这里谈事，两人寒暄几句后，秦凤娇说：“书记难得来子水一趟，我请书记到外面坐坐？”

普天成也不拒绝：“客随主便吧，外面就外面。”

“子水有家茶楼不错，我请书记喝茶去。”秦凤娇笑吟吟望住普天成，神色比刚才松弛了不少。

普天成笑着点头。两人离开公司，到了一个叫云水涧的茶坊。秦凤娇并不知道普天成现在任什么职，吉东大厦风波平息后，她跟姐姐离开了吉东，没敢到海州去。姐姐秦凤月跟着一个大她二十岁的男人去了山东，说再也不回来了。秦凤娇找不到领她的那一个人，只能独守在子水。她用在吉东赚来的钱买了这幢小楼，重新装修一番，开了这家健身中心，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想给自己的下半生找个寄托。普天成离开吉东，她知道，是在买下这幢小楼后不久。但普天成到海州具体任什么职，这些年又有哪些升迁，她一概不知。

吉东风波后，秦凤娇还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不属于你的东

西，千万别要，包括人们热衷打听的消息。她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修瑜伽功。

“书记这趟来，有什么指示？”这种话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学会的，是学着官场中人的口气说的，秦凤娇现在想改变，但面对少言少语的普天成，她真不知道该怎么改变。

大约是换了环境，普天成不那么深沉了，冲秦凤娇笑笑。这一笑有太多意味，既有对往事的不堪回首，又有对现实的无奈感叹。“好几年了，突然想起该来看看你。”他说。

秦凤娇也报以矜持的笑，这笑相对简单，没普天成那么多意味，只是在化解着她的尴尬。“能让书记惦着，是我的福分。”秦凤娇说。

“这些年，过得还好吧？”普天成的声音里有股沧桑。

“还行，比过去简单多了，也快乐多了。”秦凤娇倒显得乐观自信。

“那就好。”普天成喝口茶，他一路是准备了很多话的，但看到秦凤娇目前的样子，就知道那些话是多余的。包括此行，也是多余的。一个把自己从复杂中拯救出来甘于简单地活下去的女人，是不会再被

别人当做武器的。

两个人坐了有一个小时，秦凤娇自始至终没提过去的事，普天成也没提，过去好像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两人就瑜伽谈了一阵，然后就说起子水的天气。普天成倒是想问问她姐姐的，但秦凤娇好像连她姐姐也不愿提起，普天成只好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

一小时后，普天成觉得该告辞了，茶未淡，但他心里的很多恐惧和不安已淡了，甚至完全消失在这间茶坊里。他觉得来这么一趟也好，至少，从今天起，再也不会为那个叫化玉娇的女人心生不安。

他起身，冲秦凤娇伸过手去，“谢谢你请我喝茶。”

秦凤娇恋恋不舍地伸出手。两只手相握的一瞬，秦凤娇突然问：“他……还好吗？”

普天成明白秦凤娇在问谁，但他装糊涂，事实上他也只能装糊涂。他爽朗地笑了笑，“好，大家都好。”然后就疾步离开茶坊。

身后徒留下心怀期待的秦凤娇，黯然发着一种空茫的呆。

雨还在下，子水的街头，充斥着雨水的味道。